　　猫头鹰一言值千金

　　序

　　天地之道，万物之理，盘旋于无边的宇宙，憩息在一切的有与无、虚与实之间。"莎拉系列"丛书之三来自浩瀚的宇宙--莎拉导师所罗门栖身之地，带给你宇宙的秘密，人生的哲理。

　　等待你的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奇妙旅程，你将尝试以新颖的角度看待事物，重新认识幸福与快乐的奥妙。那么，期待新的感悟吧，期待与你永恒的自我重新建立联系。期待着，学会以无所畏惧的心态面临惊险与挑战。还有以下这些智慧：一切终将有圆满的结局；成事不在你，败事亦不在你；任何情形下，你都可以感觉美好，你可以称之为"好"，也可以称之为"坏"，但一切都是好的；每一次"意外"均有缘由；不幸的背后隐藏着幸福；你可以超越嫉妒、内疚达到欢乐；你可以面对死亡，仍感觉快乐；死亡并不存在；你的身体可以自然康复；你可以吸引来和谐美好的友谊，你生来即是为了幸福快乐；你可以实现你所有的愿望……

　　这是我们共同的创造。这一刻，我们彼此吸引，因为我们的意愿和由此导致的心灵的感应。举个例子，十多年来，埃丝特和我每年要去六十个城市开办研讨班，数以千计的人提出形形色色的问题--从这成千上万的问题中诞生了引人入胜的莎拉丛书。在莎拉系列之三抵达成千上万的读者手中之际，更多的问题将被激发出来……例如，旧金山一所公立学校的老师(学生把他的教室称做"伯格兰")去年将莎拉系列之一用作课本，他建议学生(约三十来个六年级学生)把他们的问题和有关莎拉系列续集的建议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们。如今，我们事务缠身，难以像以前那样一一答复了，但我们将他们每人的精彩问题和所罗门的回答编辑成册，赠送给每人，作为他们的毕业礼物。结果皆大欢喜!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尽管他们都未见到"莎拉系列"之三的提纲，但几乎所有关于续集的建议与我们书稿的内容都不谋而合!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意识到我们的精神原来呼吸与共，而往往，我们的问题未及成形，答案已经给出。

　　那么，好吧，你们提问，让这本书给出答案。多么完美的共同创造!无论你已经多么快乐，本书仍致力于提升你快乐的层次，而对于那些不及你快乐的人，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与他们分享本书，指导他们阅读，或者赠送给他们。

　　我们生活的时代，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有着更多的机会可以获得幸福。然而，在地球上几十亿人中，仍有相对少数的一群人，似乎有意识地自成一派，拒绝一切垂手可得的机会，抵御"世俗的欢乐"。就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并非生来就信奉或者被迫接受那些较为严厉苛刻的信仰，即便不完全认同，也多少可以理解他们对"世俗苦痛的选择"。然而，一旦我们开始聆听这样的声音--"我们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通过自己的选择，我们构建个人的经历。"我们会觉得困惑，在我们这个文明的世界里，为什么人们仍经受着那么多的恐惧、疾病、苦痛以及种种不快。换言之，在这个充满自由、成长和欢乐机遇的时代，为什么要让苦难和痛苦存在?

　　莎拉的精灵朋友所罗门教导说，一切不快乐的体验都是不自然的，所以，这本书讲的纯粹是如何回归本性快乐的自我--无论处于何种境地!这本书教给你关于如何顺应幸福，如何体验幸福，以及如何与他人分享你的幸福。

　　以下是所罗门对莎拉说的话的节录。这段话概括了本书奇妙的探索之旅，它带给你的是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我们的人生原本如此欢乐、圆满

　　莎拉．让幸福成为你的关键问题如何?"没什么比你感觉好更重要的了。"

　　人们总认为，事情必须如何，他们才可以高兴。如果他们发现自己缺乏能力、得不到赞同或者没有力量使事情如愿，则会郁郁寡欢、无可奈何地打发生活。

　　我希望你懂得，你的力量在于如何看待问题，使自己保持心情一愉快。如果你能做到这点，你就有力量实现所有的愿望。

　　你向往的一切都在努力朝你走来，但你必须能让它进来。没有良好的感觉，你就无法让向往的东西进来。只有感觉美好，才能让你想要的一切进来。

　　你生活的世界很大，莎拉，很多人对事物有着与你不同的愿望。你不能使别人都同意你的看法，你也不能强迫他们同意，更不能消灭那些与你意见不同的人。达到欢乐、力量的惟一途径是坚信，无论如何，你将保持良好的情绪。当你学会将注意力放在令人心情美好事物上时，你就掌握了人生的秘密……

　　一页一页翻过这本"莎拉系列"之三，我和埃丝特愈发地感悟出所罗门"人生秘密"之深奥，由此我们感觉到由衷的喜悦。当你们在这本精彩的书里，和我们一样发现字里行间隐藏的珍宝时，我们可以想像，喜悦之情将在你们的心中油然而生。

　　快乐是人生的目的；快乐扎根于自由；成长是其收获的果实。莎拉和她的朋友所罗门将为你实现人生之目的添上另一篇章。

　　那么，我们上路了，开始另一段旅程--另一段欢乐之旅。

　　您真诚的杰里·希克斯

　　内容提要

　　安妮特一家搬到莎拉所住的小镇上不久，塞斯就将安妮特介绍给了莎拉。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莎拉终于接受了安妮特，成为分享秘密的朋友。

　　在所罗门的帮助和指引下，莎拉、塞斯和安妮特对幸福和快乐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第一章

　　莎拉脸上浮现出甜美的笑容，想着就要见着塞斯-她平生最要好的朋友，知道夏季最近几周所发生的事情了。她抬头望着蔚蓝的天空，深深地呼吸着山上清新的空气-感觉生活很美好。

　　"真高兴就要开学了，"莎拉大声对自个儿说。可是，莎拉高兴的不是学校开学，而是有更多时间和她的朋友塞斯在一块儿了。

　　塞斯住在撒克小路那边，离莎拉家不远。莎拉家里有爸爸、妈妈和小弟弟贾森。莎拉和塞斯发现他们有很多共同爱好，比如，两个人都喜欢大自然、小动物，也都喜欢学习新东西。但在家里，他们的生活大不相同。倒不是说外在的怎么不一样，毕竟，他们住在同一地带。但莎拉似乎有足够的自由做她乐意做的事，塞斯的父母给他的自由似乎要少得多。他在家里管的事、干的活儿有一长串儿。莎拉觉得难以置信，塞斯家哪会有那么多事需要照料。认识塞斯后不久，莎拉很快断定，那些家务活多数是为了让他忙得没有空闲，而不是真有必要去

　　做。但是，塞斯从来不抱怨。他对待父母总是恭恭敬敬，从不违背他们的意愿。这其中的某种意味，让莎拉很喜欢。

　　不过，一开学，塞斯的父母好像就放松了对他的严格约束。几乎每天放学，塞斯都能找到空儿和莎拉玩耍。所以，当莎拉沿着乡间公路向学校一路走一路小跑地奔去时，心头漾起快乐的期待。

　　莎拉听见身后传来卡车的引擎声，就靠到了路边上，车子一过去，她又回到路的中间往前走。她来到塞斯家街道和她家街道相交接的弯角处，顺着马路的方向往撒克小路和塞斯家望去。"快点，塞斯，你在哪?"莎拉焦急地说。她急不可耐地要见他和他说话。

　　她停下脚步，等了会儿，手里空瘪的新书包垂下来，挨着脚面，书包也只有今天是空的，"塞斯，你在哪儿?"

　　莎拉看见一辆自卸货车从塞斯家的方向开过来，车开过时，卷起大团的灰尘，将她裹住。她眯起眼睛，手在脸前扇动着，好使空气清爽些。可是，仍没有塞斯的影子。

　　"噢，好吧，我会在学校赶上他的。"她安慰自己，拎起书包往回走，又回头看了最后一眼，希望看到塞斯顺着路向她跑过来;但是，没有塞斯。

　　莎拉到学校的路并不很长，时间一般过得飞快，因为她会边走边想自己的开心事儿。这些日子，谁看见她都会说，莎拉是个真心快乐的女孩子。这些人还会告诉你，以前她并不一直是这样，这中间有个令人惊奇的转变。但所有出现在莎拉生活里的人中，只有一位知道这奇特变化背后的秘密--这个人就是塞斯。

　　"早安，莎拉!"路过马特森先生的加油站时，莎拉听见他招呼她。早在她出生前，马特森先生就在经营这个加油站了。

　　"嘿，马特森先生，"莎拉微笑着答道，一边看着他替彼茨菲尔德先生擦拭汽车的挡风玻璃，仔细得连一只蚂蚁也不放过。莎拉喜欢马特森先生。每次路过他的加油站，他们差不多都要说个三言两语，开开心心地互相道个好。马特森先生也看到了莎拉奇妙的转变，不过他并不知究里。

　　莎拉在干道大桥上停住脚，望着桥下湍急的河水。她深深吸了口气，抬头看河边的树木，不觉微笑起来。她多么喜欢这地方啊。她一直喜欢这座古老的桥，桥下那可爱的河流，还有两岸那些美丽的参天古树。实际上，她是在这儿初次见到塞斯的。第一次见到她世上最要好的朋友，恰好就在自己世上最喜欢的地方，一切似乎再合适不过了。

　　莎拉不明白，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喜欢她所钟情的这个地方。但同时，她又很高兴能独享这块空间。莎拉继续往前走，想着这美妙的地方，一边微微地笑着。"很多事都如此，"她想，"从外面你其实看不出它们到底什么样。你得深入其中，才真正知道是怎么回事。"

　　很多年前，一辆大卡车为了避开一只闲逛的狗，失去控制后，撞上了干道大桥一侧的铁栏杆。卡车被拖到安全地点后，老栏杆则已面目全非。镇上人似乎从来也没有维修的打算，栏杆一直就保留着撞毁后的模样，弯弯曲曲地向河上伸出去老远。大多数人抱怨说难看，另一些人觉得，栏杆原本也不好看。但显然，没有谁认为值得花钱去修它，所以栏杆一直也没有被拉回去恢复原样。

　　有一天放学回家，走到这儿，莎拉注意到，柱杆仍牢牢地固定在桥上，绷在柱杆间的丝网伸出去像摇篮般悬在水面上。一开始，看着下面奔流的流水、听着浪涛的轰鸣，的确有点害怕，但莎拉随即肯定栏杆能够托住她，于是这很快就成了她爱待的地方。她常常会这样躺下来，让自己悬在河的上方，就好像睡在巨大的蜘蛛网织成的摇篮里，看着下面的流水，看水里漂流过去的东西。不知为什么，莎拉觉得这样悬在河面上比在任何地方的感觉都要好。

　　一个温暖的午后，当莎拉就这样幸福地悬在这儿时，塞斯一家开车搬进了莎拉住的小镇，车上满载着塞斯家全部的家当。莎拉几乎没注意到那辆吭哧吭哧的老卡车。关于那一刻，她惟一清楚记得的是，她和塞斯目光交接，她看见这个陌生而热切的男孩，和她差不多的年龄，那时正坐在卡车的后面。

　　今天，莎拉一路走来，倾听着脚底下落叶悦耳的咯吱音，回想起和她最好的朋友意义深远的初次相逢，身上荡漾起一股喜悦的暖流。和塞斯相识后短短的时间里，发生了那么多的事，以致他们的初次会面已恍若隔世。莎拉一路走，一路徽笑，为他们的友谊满心欢喜着。

　　尽管莎拉那时第一眼就喜欢上这个男孩，她还是决定不让他走进自己的生活，把事情都搅乱。所以，当莎拉发现塞斯一家搬进了撒克老宅时，她心里担忧极了。她不愿意任何人住得离她心爱的撒克小路那么近。

　　在莎拉家所住的山区小镇上，没有人对撒克小路格外感兴趣。除了莎拉外，别无他人。但这是因为小镇上没有人像莎拉那样了解撒克小路。莎拉觉得奇怪，大家就住在这附近，离那奇妙、美好的东西那么近，为什么竟会一无所知。但莎拉觉得这样也很好。她很高兴没别人分享她所知道的关于撒克小路的秘密。她希望一直就这样下去。

　　"嗯!"莎拉低声轻轻地感叹。关于塞斯的那些想法和感觉现在似乎很遥远了。因为，现在，和她本人一样，塞斯已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己成为撒克小路奇妙意义的一部分。她很高兴只有塞斯一人分享着她的秘密。

　　在塞斯家搬进小镇之前，很多年来，每个夏季以及放学后的无数时间，莎拉都在撤克小路四周环绕的茂林里探索林中小径、爬树攀高。莎拉最喜欢的莫过于从公路上急冲下来，悄悄地沿小路溜进林子里，在她僻静的临时小屋或城堡里快乐地消磨一两个钟头。小屋和城堡是她在林子里就地取材搭建的，从来都不坚固。一场雨或一次风暴就会使之倾塌，但没倒之前，那儿总是很好玩的。

　　莎拉不知道，塞斯和她一样，也喜欢有一个秘密的地方消磨时光。她也一直没注意到，很多个星期以来，他悄悄地溜进树林，在白杨树的高处造起一座奇妙的、俯瞰林中小溪的树屋。那一天，当塞斯把奇妙的树屋展示给她看，并宣布这是他们的"秘密地点"时，莎拉激动得无以复加。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莎拉想起那天塞斯第一次带她来看树屋。他说他有样特别的东西，在撒克小路那边，她一定得去看看。塞斯的话让她大吃一惊，因为她担心塞斯发现了她珍贵的秘密。她记得塞斯那样急切地带着她穿过树林，走过一条又一条的小径，领她进人林子深处，径直来到小河边。她还记得，她大大松了口气，意识到塞斯根本没发现她的秘密，而是花了几百个钟头建起一个奇妙的树屋，坐落在白杨树的高处，俯瞰着小河。

　　莎拉清楚地记得她对树屋的第一印象：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树的背面，齐齐整整地钉着排木板，构成了一架木梯，往上、往上、往上一直延伸到这棵大树的深处。从树屋延伸出去的是个平台，塞斯管它叫"发射平台"，因为可以从它上面跳下去，在小河的上空荡秋千。

　　直到现在，这么久之后，莎拉仍分明记得她初次看到发射平台时激动不已的心情：一根粗大绳子高高地系在树枝上，可以让他们从树屋上跳起来，远远地荡到小河的上空。天气好的话，几乎每天放学他们都来荡秋千，甚至有时天气不好也来。

　　在大树高处奇妙的树屋上吊着粗大的绳子荡秋千，使莎拉和塞斯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正是在这里，他们的隐秘所在，莎拉最终向塞斯和盘托出了撒克小路珍贵的秘密。

　　第二章

　　"莎拉，你要进来吗?"莎拉惊讶地看到校长迈尚德先生正为她开着教学楼的前门，等着她进来。她深深地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压根儿没意识到已经到了学校。

　　"哦，是啊，"莎拉咕哦着说，努力回过神来，"谢谢。"

　　走廊里挤满了学生，互相打着招呼，匆匆走动着。莎拉靠墙站着，搜索着人群，寻找塞斯。"嘿，莎拉，"一次又一次，她听见别的同学招呼着她。

　　那些整个夏天没见面的同学。

　　整整一天，莎拉从一个班到另一个班时，总留心着塞斯的身影。她那么的想见他。从上次说话到现在似乎已经很久远了。

　　这时，莎拉看见塞斯在走廊的人群里穿行。她加快脚步，想赶上他。但当她走近时，她看见塞斯跟一个她不认识的人在一起。她看着他们俩一边走，一边说着笑着。那是谁?莎拉寻思着。

　　真是怪事，莎拉居然不认识这人。通常情况下，在这个山区小镇，从莎拉开始上学的那天起，和她在一块儿的就是同一群学生，即使有新同学来了，大家也会马上知道是谁。人们彼此都认识。

　　莎拉慢慢地走着，不想赶上他们了。她看见他们在走廊上停住脚，似乎正在谈论什么有趣的话题。接着，那女孩子又笑起来，然后从塞斯身边走开。

　　莎拉觉得心揪紧了。她冲进洗手间，茫然地盯着镜子，任凉水冲着自己的手指。她用凉冰冰的手轻轻拍脸，又拿纸巾擦了擦脸。"我是怎么啦?"她责骂自己。铃响了，莎拉才想起差点要迟到了。于是，她抓起书包，匆忙跑进教室。

　　漫长的一个下午，她竭力集中精神听讲。放学后，莎拉拖着沉重的步子向树屋走去。她感觉很糟糕。实际上，她心情如此恶劣以致想干脆不去算了。树屋是那么一个快乐、开心的地方，无论如何，与她现在的心情不相称。但走开的念头似乎更令人沮丧。"我这是这么啦?"她责备自己。

　　莎拉转过小径的最后一个弯，树屋出现在眼前。我希望他已经到了，莎拉想道。但四周很安静。塞斯不在。于是，她将书包丢在树底下，爬上梯子，坐在平台上等待。

　　塞斯从灌木丛里哗啦哗啦地走来。"莎拉，你在上面吗?"他喊道，一边沿梯子往上爬。

　　"哎，在，"莎拉用欢快的音调答应着，努力掩饰她的不快。

　　塞斯爬上来，笨拙地挨着莎拉在凳子上坐下。

　　"噢，出什么事了?"莎拉开口问道。

　　"没什么。你怎么样?"塞斯答道。

　　"唔，你今天过得好吗?"莎拉也不知道自己想从塞斯那儿听到什么样的回答。她所知道的只是希望自己能感觉好一点，她希望塞斯能说点儿什么让她心里好受一些。

　　"噢，挺好的。你呢?"

　　"哦，还好，我想。"

　　看上去塞斯不打算主动说什么，所以莎拉决定要更直截了当一些。

　　"那么，自从我们上次聊天后，有新的事情发生了吗?"

　　"不，其实也没什么。"塞斯不安地解开鞋带，拽紧后又系了起来。"噢，想荡秋千吗?"

　　塞斯说，一边站起身，向河对岸望去。他没有看莎拉。

　　"不，不太想。你荡吧。"莎拉无精打采地说。

　　"不了，我想我得走了。明天见。"

　　塞斯爬下梯子。

　　莎拉坐下来，简直目瞪口呆。今天根本不应该是这样儿的。这本该是快乐的一天，他们互相交流各自的信息，重温在绳子上荡秋千的游戏。莎拉一直那么盼望这一天的来临。这到底是这么了?

　　莎拉看着塞斯的身影消失在林子里。她不记得有比这更难过的时候了。

　　第三章

　　第二天早上，莎拉醒来时心情不错。她惬意地伸了个长长的懒腰，在床上坐起来。接着，她想起了塞斯和学校里的那个陌生女孩。那种不快的紧张情绪立即再次涌来。她猛地又躺了回去，拿毯子裹住自己。她还无法起来面对这新的一天。她真想再回到梦乡，摆脱这糟糕的感觉。

　　妈妈来敲门了，接着她开门走进来。"莎拉，起来了吗?快七点半了！"

　　如果你直接就进来了，还犯得着敲门吗？莎拉想。她觉得十分恼火。她不想起床-永远也不想!

　　"知道啦，知道啦，"莎拉咕哝着。"就起来了。"

　　"还好吧，宝贝？"妈妈问。她很久没见着莎拉心情不好了。一向乐观、可爱的女儿大清早的情绪就这么恶劣，的确令人诧异。

　　"可真是好呢。"莎拉答道，语带讥讽。

　　莎拉的答话刺痛了妈妈，不过她决定不答腔，不想多计较。她轻轻地关上门。

　　莎拉坐在床边，心里更难过了，因为刚才跟妈妈说话太不友好。"呀，我是怎么了？"她嘀咕着，又重重地躺了回去，再次把白己裹在毛毯里。

　　"晚上见，"莎拉听见妈妈亮着嗓门说，"午餐放桌子上了。"莎拉听见后门关上，车库门吱吱嘎嘎地打开。然后，听见妈妈的车子开过，车胎在沙砾车道碾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泪水涌上莎拉的眼睛。我真是个坏女儿，她想，我是怎么了?

　　哦，再不赶快，我要迟到了。莎拉迅速穿上衣服，抓起纸袋，里面是她的午餐，匆匆出了门。她看了看表，"离第一遍铃响还有十分钟。嗯，要跑，还来得及，"她说，随即小跑起来，书包悠悠地晃荡着。跑着跑着，莎拉的心情开朗起来。

　　跑进教学楼前门时，正好听见第一遍铃响。"真不错。"莎拉绽开笑颜，夸了自己一句。没什么比危机关头的小小胜利更鼓舞人心了，她想。

　　第四章

　　"莎拉，等等！"莎拉听见塞斯在后面喊。她扭头往后看，塞斯正朝她跑过来。

　　"我有事要和你谈谈。"

　　莎拉的心突然揪紧了，她可不喜欢这种感觉。

　　"什么？"莎拉努力使声音显得平静、正常。

　　"嘿，多好的一天啊，不是吗？"塞斯支吾着。

　　莎拉能感觉到塞斯的尴尬。就仿佛他知道莎拉不乐意听他要说的话似的。莎拉很清楚他想说什么。塞斯的感觉没错：她不想听这话。她振作起精神，等着他下面的话。她有意保持沉默。她并不打算让他很容易就把话说出来。

　　"唔，我想……嗯，你知道我们……嗯，那个女孩子……"

　　这就是啦。现在，莎拉确信自己不想让塞斯再说下去了。

　　"啊……嗯……"

　　莎拉一言不发。她往前走去，将书包抱在胸前，下巴抵着书包，一边低头看着脚下的路。塞斯又结结巴巴地支吾了几句，接着脱口而出："莎拉，我想带安妮特看我们的树屋。"

　　噢，是啦，明白地说出来啦。塞斯有了新朋友。很显然，是个特殊的朋友，因为塞斯和莎拉彼此许诺过，他们决不向别的任何人提起树屋的事。

　　莎拉的心在狂跳，嘴巴发干。她使劲咽了口气。她不想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太特别，像她内心的感觉一样。

　　"怎么会这样？"

　　塞斯放慢了脚步。他没料到莎拉问得如此直截了当。他本以为她会问，"安妮特是谁？"那样，他就可以解释她是他班里新来的女生，隔着走道坐在他对面。但莎拉的问题需要他小心回答。塞斯知道说真话对莎拉不合适。"为什么我想带安妮特看我们的树屋？因为她是个了不起的女孩子，充满活力，非常有趣，她会和我们一样喜欢树屋。"塞斯不认为这是对莎拉最好的回答。他从不会对莎拉撒谎。但他也不想让她难过。真是左右为难。他怎么能既对莎拉诚实，又不使她难过，同时，还得到对自己很重要的东西呢？他突然想起来了。于是，心里一阵释然。他说："因为我记得刚来到镇子上时，对一个孩子来说有多难。后来，遇上了你，莎拉，你让世上的一切都改变了。我想你也可以使安妮特待在这儿的感觉好起来，就像那时你让我待在这里的感觉好起来一样。"

　　塞斯说得那么热切、那么真诚。莎拉如释重负，第一次抬起了眼睛。

　　"握，嗯，那么，我看……"

　　"好的，那么，明天放学我们在旗杆那儿等你。"塞斯跑上教学楼的台阶，又转过身，向莎拉喊道，"今晚我去不了那儿了。我有点儿事。明天，我们在旗杆那儿见。"

　　莎拉看着塞斯从她身边急冲冲奔走―这会儿，她才对刚才那一幕完全回过味来。

　　"塞斯，等等，什么……"

　　'塞斯蹦蹦跳跳地进了教学楼，大门在他身后砰地关起来。

　　"哦，哎呀。"莎拉自言自语地嘀咕，"塞斯怎么想的？所罗门怎么办？"

　　下午接下来的时间里，莎拉几乎无法专心听课。她脑子里想的全是塞斯、树屋和这个新来的女孩。她叫什么名字？安妮特？他们到底要拿所罗门怎么办？

　　塞斯忘了树屋是他、莎拉和所罗门平时会面的地方吗？当然不会。他怎么会忘记这样的事呢？那么，如果塞斯要带安妮特看树屋，也就意味着要让她分享关于所罗门的秘密了？

　　莎拉的老师关上灯，打开幻灯机。幻灯机投射出灯光，影像在教室前的银幕上舞动起来。莎拉头倚着墙，深深叹了口气，然后闭上眼睛，她该怎么办呢？

　　她想起，在了解塞斯之后，她开始觉得和他分享秘密是理所当然的。但她也记得当时那种冒风险的感觉，因为她担心一旦他知道了所罗门的秘密就会不喜欢她，不仅如此，她也曾担忧他会把事情全给他搞砸了。

　　你到底怎么跟人家解释呢？说你经常和一只会说话的猫头鹰聊天？猫头鹰的名字叫所罗门，他对你的事知道得一清二楚，对别的事也清清楚楚？莎拉确信，为着比这普通的事，别人也会把你锁起来，然后扔掉钥匙。所以，她觉得无比的欣慰，因为当她向塞斯吐露她和所罗门不寻常的关系时，塞斯毫无疑惧之色。

　　莎拉想像着安妮特对这一切的反应："哦，晦，安妮特。欢迎来我们的树屋。顺便提一下，那天，我穿过树林时遇见一只大猫头鹰，落在栅栏柱子上。猫头鹰对我说'嘿，莎拉，多好的天气呀，不是吗？'于是，我说'噢，是啊，天气真好。'后来，我那讨厌的小弟弟和他可恶的小伙伴开枪打了我的猫头鹰朋友，不过没关系，他又活过来了，没少一片羽毛。哦，该你在绳子上荡秋千了吧？"

　　和一只会说话的猫头鹰做朋友，他还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事说给别人听，大多数人会难以置信。这样的事你压根就别跟任何人说起。塞斯是怎么想的？他为什么要冒险告诉别人所罗门的事，然后，把一切都毁掉？

　　莎拉觉得筋疲力尽，把头伏在课桌上睡着了。转瞬间，她发现自己身处梦境，坐在树屋的高处，独自和所罗门待在一起。

　　"所罗门，塞斯到底怎么想的？他为什么不信守我们的诺言？"

　　噢，莎拉，我猜他在想你让他分享你的秘密时他有多开心。

　　"可是，所罗门……"

　　老师拉亮了教室里的灯，惊醒了打盹的莎拉，也打断了她和所罗门的谈话。她睁开眼睛，脑子里还回想着所罗门的话语：趣相投，莎拉。这儿一切都很美好。我们志趣相投，莎拉。这儿一切都很美好。

　　第五章

　　莎拉向树屋走去，心里忧虑不安。她不知道塞斯要做的事是什么，难道它这么重要，以致他连树屋也来不了。不过，她很高兴他不来。此刻，莎拉想和所罗门谈谈。塞斯似乎打定主意要把安妮特纳人他们的小圈子，而且，现在，莎拉知道所罗门也同意了。我还是喜欢原来那样。莎拉撅着嘴。无论如何，为什么一切总是在改变？过了明天，一切都不是原样了。

　　莎拉爬上梯子，扑通一声坐在树屋的地板上，抬眼往树的枝叶里看去。和往常一样，所罗门在树的高处，栖在树枝上。他在等莎拉爬上梯子，安安稳稳地坐好了。接着，像以往成百次那样，滑翔下来，落在莎拉的身边。

　　"嗨，莎拉，多美好的一天呀？"

　　莎拉看着所罗门，没有说话。她不觉得今天美好。她知道，所罗门其实明白她的感受。她也知道，所罗门从来不觉得有哪一天不美好，这一切只不过更清楚向莎拉表明，所罗门和她这会儿并无同感。

　　看看这辉煌灿烂的天空哪，莎拉。你见过这么美丽的天空吗？

　　莎拉下午一直没注意过天空。一次也没有。她向远处望去：厚厚的一团云遮住了黄昏的太阳，从树屋这里可以清楚地看见一条粉红蓝紫七彩相间的彩虹。

　　"真是特别漂亮，"她柔声说道情稍稍好了一点。"

　　我相信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天空，所罗门说。

　　莎拉赞同。这跟她以往见过的也不一样。

　　我想我们得称之为完美的日落，莎拉。因为我没见过比这更迷人的天空了。你呢？

　　"是呀，我想我同意你的看法，所罗门。"莎拉觉得怪怪的，所罗门这会儿对天空这么着迷，而她的心已经揪紧成一小团了。决烦恼，她想。看起来，他在帮我解决烦恼，她想。

　　我惊异的是天空竟会如此美丽，然而它又从来不是一般模样。它总是在变化着。你注意到了吗，莎拉？

　　"嗯，我想是呀。"

　　日复一日，我栖息在这裸树上，欣赏着这里的美景。光影、清风千变万化，阳光、云朵和蓝天的美景在眼前流转，这一切让我万分惊奇。栖息在这儿的这些天里，我还从来没看见过相同的景致。变化是美好的。

　　莎拉听着。她知道所罗门在给她说一个重要的道理。

　　是的，这一刻是完美的，但仍在变化着。我觉得这点非常有趣。噢莎拉，我想我得从更高处来领略这完美的黄昏。晚上愉快，可爱的姑娘。

　　所罗门张开强有力的双翼，飞上天空。莎拉看着他在空中转了个大圈子，然后朝着日落的方向飞去。阳光在厚厚的云朵后辉映出明亮的光芒，似乎给云朵镶上了一圈银色的光芒。莎拉凝视着，直到所罗门消失在视线之外。

　　"是的，是的，我明白了。变化是好事情。"莎拉轻声说道，"可我不一定非得喜欢呀。"

　　第六章

　　莎拉在学校的旗杆前等塞斯和安妮特。她焦急地扫视着一张又一张的脸，努力回想安妮特的模样。她还没仔细瞧上安妮特一眼呢，但记得她个儿挺高，比自己要高，非常的苗条。她头发的颜色和自己的差不多，但更长、更直些。

　　"莎拉吗？我是安妮特。塞斯经常和我说起你。"

　　莎拉看着眼前这个相当漂亮的女孩子。

　　"你好！"莎拉说，手指下意识地梳理着自己卷曲的长发。

　　"塞斯说你是他最要好的朋友，还说在这个小镇上，或者在这整个星球上，没有谁比你更值得我认识了。"

　　莎拉微笑了。听上去还不错。

　　"他太讨人喜欢了，莎拉。你只有夸他了，不是吗？"

　　莎拉觉得心里一紧。

　　"是啊，我想。"莎拉脸上现出红晕。

　　莎拉听见教学楼的大门砰地一声关上。她转过身，看见塞斯蹦蹦跳跳地奔下台阶，一次迈过两级台阶。他一定是激动极了。莎拉心想。

　　"嘿，我看你们俩已经见上面了。走吧？"

　　"好啊，"安妮特愉快而俏皮地说，"我都等不及要看你给我展示什么了不起的意外惊喜了。"

　　是啊，是啊，是啊，莎拉心里说。真了不起啊，你了不起，我也了不起。我们都见鬼的了不起。

　　塞斯领头走了。人行道不够宽，容不下他们三人并排走，所以塞斯走在头里，莎拉和安妮特跟在后面，两人并肩走着。就现在，我已经不开心了，莎拉心想。

　　"你们俩走前头，"塞斯说，一边走到路边的草里，侧身让她俩上前。"我跟在后面。"安妮特笑了。"你真是个绅士啊，塞斯·莫里斯。"

　　是啊，是啊，莎拉心里冷嘲热讽着。

　　"噢，个小镇上。莎拉，塞斯说你一直生活在这。"

　　"唔。"莎拉答道，几乎有点失礼。

　　塞斯看了莎拉。他惊讶她怎么这么慢待他们的新朋友。莎拉有点儿反常。一点不像她平时的样子。

　　莎拉觉得一阵尴尬。我是怎么了？她责备自己。我没理由对安妮特刻薄呀。我相信她是个挺好的人儿，不该受这样的对待。她深深地呼吸了一下，咽了口气，接着说道："唔，我一直住在这里。这是个好地方，我想。你觉得怎么样，就现在来看？"

　　"哦，还可以。跟我家里不一样，或者说以前的家。不过，我想我会适应的。"

　　安妮特看上去有点儿忧伤，她的神情似乎也变得恍惚起来。她的眼睛里有种遥远的感觉，仿佛在想着另外一个地方，远离这个小镇的地方。莎拉为她难过。离开熟悉的一切，一头扎进一个陌生的地方和一堆陌生的人里，一定很不容易。这一刻．莎拉意识到塞斯一定是有过相同的感受，才想告诉安妮特关于树屋的秘密的。如果是我先遇见她，或许我也想告诉她的莎拉努力劝慰自己。

　　"我一直住在大城市里，"安妮特接着说。"但我爸爸说城里不适合孩子成长。我不明白在大城市里长大有什么不好的。大城市里有大商场、宏伟的博物馆，还有美味的餐馆。对了，你们在哪儿吃饭呀？"

　　塞斯和莎拉看了看对方。多奇怪的问题啊。"我们在家里吃，"莎拉说。"噢，大多数时候。有时我们在彼特家的杂货店匆匆吃个汉堡包，学校也有午餐，如果你不怕难吃的话。"

　　"噢。"安妮特听上去很失望。

　　"哦，就要到了，"塞斯插话说。"我们这里没什么宏伟的博物馆，也没有美味的餐馆，不过，我敢说，这儿有你从来没见过的东西。但你得保证不跟别人说起。你知道，这就像是我们的秘密。就我们三个人。"

　　莎拉缩了一下。就我们三个人。这还得慢慢习惯呢。

　　安妮特笑起来，开朗了些。"是什么？我等不及了。告诉我吧！"

　　"不能告诉你。我们得带你去看。不远了。"

　　塞斯绕到她俩前头，冲下路，上了泥土小径。他们排成一列儿沿小径走着。莎拉无法不注意到塞斯的步子格外轻快、富有弹性。别抱那么高的希望，莎拉想。安妮特是城里的女孩。

　　"哒―哒！"塞斯大声说，一边指着那棵树。"就是这儿。你觉得怎么样？"

　　"我想带我看棵树你也太激动了点。我就这么觉得。城里也有树的，你知道。"安妮特取笑道。

　　"啊，可没有像这样的树，没有的，"塞斯说，领着安妮特绕到树的背面。

　　安妮特的嘴巴张大了，抬头望着大树的深处。

　　塞斯咧嘴笑了。他好久没为自己的手工作品这样自豪了，第一次向莎拉展示树屋时，他也曾满怀自豪之情，但那是好几个月前的事了。

　　"塞斯，梯子是你造的？"安妮特惊叹着，往后退了退，好更清楚地看看塞斯钉的那排木板，木板从树根处一直延伸上去，隐没在枝叶的深处。

　　"想上去吗？"

　　"哇，"安妮特倒吸了口气。"太想了！"

　　哦，太好了。她喜欢树屋，莎拉心想。

　　塞斯飞快地爬上直通向平台的梯子，安妮特紧随其后，脚步也是飞快。莎拉则慢吞吞地跟着他们。

　　塞斯向安妮特一一指出他这奇妙作品的所有不寻常之处。塞斯热情洋溢地解说着，莎拉不记得见过塞斯这么兴奋过：他带安妮特看他沿老树背面钉起的梯子，解释他是如何仔细地拿砂纸打磨每一块木板，以免木头上留下尖细的凸起；他向她展示他装的吊桶和滑轮装置，解释它多么好用，比起抱一堆东西爬梯子方便多了……莎拉听着，很想对所有这些了不起的作品生出赞美之心，但她怎么也没有塞斯第一次带她来看时那么高兴、那么自豪。她觉得沮丧。我以为他是为我们、．为我做的呢，她心里嘀咕着。

　　"还有，那边，"塞斯说，戏剧性地一指，"是一个发射平台！"

　　"发射平台？你是说……"安妮特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们就是那样在空中飞翔的，完全轻松自如！"

　　"好啊！"安妮特的声音顺着河回荡开来。

　　"莎拉，你先来吧？给安妮特看看怎么荡。"

　　莎拉吓了一跳。塞斯为新朋友激动不已，他几乎没顾上跟莎拉说话。她开始觉得自己像个隐形人了："不，你先来。"莎拉说，极力使声音显得开心。

　　"好的。我先来。就这样：你把脚放在这个环里。抓住绳子上的一个结。这个结可能刚好够你抓，"塞斯说，把他给自己打的那个结指给安妮特看。"然后把脚迈出去，你就荡起来了！"塞斯跳下平台，身子向河对岸飞过去。

　　"呢！"安妮特惊叹着，塞斯悠到了河对岸。"太妙了。噢，哇，我太喜欢了！嘿，这儿还真高呀。你们怎么发现这地方的？我喜欢！真喜欢！太喜欢了！"

　　塞斯着陆的动作比以往都漂亮，莎拉倒不觉得惊讶。他向安妮特喊道。"嗨，该你了。"

　　莎拉靠后坐下，看着，回想着她第一次荡在绳子上的情景，那次多笨拙、多吓人啊。她记得她和塞斯最初着陆时，总是笨手笨脚，一次又一次，跌进泥水里。她在心里暗暗笑起来，想像着安妮特头次着陆的情形。

　　塞斯爬上树，把粗绳子拉回来，拽上发射台，正当他再次开始解说如何操作时，安妮特一把抓过了绳子，跳离平台，向河对岸荡去，边荡还边把绳子缠绕在双腿上。她来回荡着，漂亮的长发在身后飞扬。突然，安妮特松开了攥绳子的手！

　　"小叫"莎拉尖叫起来。

　　可是，绳子紧紧地缠在了安妮特的腿上，她优雅地荡在空中，头朝下，两臂向前伸展开来，就好像飞翔一样。她飞过来飞过去，每次飞过，总是笑着、尖叫着。

　　莎拉惊讶地看着塞斯。

　　"她是个体操运动员。"塞斯平静地说。

　　莎拉压着嗓子说，"了不起。"

　　莎拉抬头望去，看见所罗门正栖在他们头顶高处的一根树枝上。所罗门朝莎拉眨了眨眼，仿佛向她保证，他并不准备跳到平台上开始说话。

　　一切都很好，莎拉，莎拉脑子里听见所罗门清晰、平静的话语。到时候，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介绍安妮特和我认识。跟你、还有塞斯一样，安妮特会喜欢和我交往的。她跟我们很像，莎拉。她是我们一类的。

　　"哦，那太好了,"莎拉大声说道。

　　"什么好啊？"安妮特问道。

　　莎拉吓了一跳。她没觉察安妮特已经顺着梯子，回到了平台上。

　　"莎拉，你看见她着陆了吗？"塞斯赞叹着，跟在安妮特后面爬了上来。"哇，安妮特，你怎么学会的？你能教教我们吗？哎呀，莎拉，你这辈子见过那么漂亮的动作吗？"

　　"没，从来没见过，"莎拉说，极力表现出热情来。她不想承认自己压根没看见。

　　"当然，我会教你们的。其实也不难主要是算准时间。我从记事起就在绳子上荡悠了。不过从来没在树上荡过，也从没在外面--面上荡过：我错过了这样的乐趣，自己还不知道呢。真是太开心了。哦，谢谢了，你们俩，让我分享你们的秘密！我太幸运了。我太高兴了。谢谢，太谢谢了！"

　　塞斯咧着嘴笑，莎拉深深吸了口气。从树屋上飞起来，是够新鲜的，安妮特真是激动坏了。莎拉可以看出塞斯的眼睛里闪烁起新的期待的光芒。

　　莎拉在头脑里听见所罗门的声音。别担心，莎拉。一切都会顺利进展的。放松自己好了，享受和新朋友相处的快乐。她会为你、为塞斯唤醒身上新的东西，就像你们从她身上唤醒新的东西一样。这将是美妙的再创造。你会看到的。

　　"莎拉，你不想荡秋千吗？"塞斯的问话吓了莎拉一跳。

　　"哦，啊，想呀。"莎拉轻声答道。

　　莎拉抓住绳子，把脚放进环套里；她紧紧地抓住自己的绳结，跳到了空中。她有些想学安妮特的样子，把绳子缠绕在腿上，然后松开胳膊，在空中飞翔。不过，她知道自己还不行。但学习这新把戏的念头的确令人兴奋。绳子来回摇荡着，莎拉竭力想像头朝下悬在半空看河水的滋味，那该多有意思。她微笑着，满心欢喜地期待学会新的东西。

　　接着，莎拉从绳子上跳了下来，干净利落地落在河岸上。

　　"嘿，多漂亮的着陆啊！"安妮特从发射平台上喊道，"干得好，莎拉！"

　　莎拉觉得欢欣鼓舞，身上漾起喜悦的暖流。赞美出自像安妮特这样的荡绳子专家，感觉自然格外好了。但大多数时候，感觉好本身就是好的。

　　好啦，莎拉。欢迎回来。莎拉听见所罗门的声音在脑子里响起。

　　"谢谢，"她悄声说道。"回来真好。"

　　第七章

　　莎拉在学校的壁柜前停下，打开自己的柜子，塞进外套和书包，拿出那本她正读得津津有味的书。

　　书是图书馆里借的，还有她装着午餐的纸袋。嗯--真香啊，她觉着。实际上，柜子里闻起来全都像是肉糕三明治的味道，那是妈妈早上给她做的。她把图书馆的书往胳膊下一夹，又眯眼细细瞧了瞧午餐袋里的东西。她很高兴地看到里面有一只红彤彤的大苹果，两个巧克力曲奇饼，还有一块包得好好的三明治。莎拉看午餐袋看得那么专注，也没留神自己往哪儿走，于是就轻轻撞上了谁的肩膀。她吓了一跳，抬起头来，嘴里道着歉，正好迎上安妮特快乐的眼睛。

　　"嗨，莎拉，你好吗?"

　　"挺好的。不好意思撞着了你。就是块肉糕三明治，我想自己也欢喜过头了。"

　　"什么?"

　　"一块肉糕三明治。我的午饭。你怎么吃?"

　　"我正往自助食堂去。"

　　"哦，那太糟了，"莎拉说，半开玩笑半当真。莎拉知道今天是星期二，而就莎拉所知，每逢周二学校午餐供应的热食是汤。"蔬菜牛肉营养汤"，门厅招牌上的午餐菜单骄傲地宣告着。但这些年来，所有吃过这道汤的学生都称之为"沼泽炖汤"。其实汤的味道也许并不太坏，但它看上去可不敢恭维。这怪里怪气的汤里主要是些长长的、细丝状的蔬菜，煮过了头，搅和在一起，也辨不出是些啥玩意。一到"蔬菜牛肉营养汤"这天，莎拉和大部分学生都想法子避开食堂。．

　　"哎，为什么不跟我一块儿吃呢!"莎拉还没细想，就脱口了出来。"况且，我从来也吃不完。我正打算出去坐在树下看书。想去吗?"

　　"哦，我不想吃你的午餐，莎拉。我就去看看蔬菜牛肉营养汤好啦。听上去也还不错。"

　　"不好。你相信我。吃这道汤的人连饭菜跟树皮都分不开，就像吉米，他没有不吃的东西，要么就是些饿死鬼。相信我，安妮特。你不会喜欢吃的。"

　　安妮特笑了。"莎拉，你可真有意思。好啊，如果你真的不介意。"

　　莎拉情不自禁地喜欢安妮特，她也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她想喜欢她，但她又想不喜欢她。我真是精神分裂，莎拉想。哦，好啦。

　　莎拉在自动售货机前停下，投进一个二十五分的硬币。她拉了下控制杆，一只胀鼓鼓的薯条袋从槽子里滑了下来。"薯条配什么都好吃，你说是吗?"她又从口袋里掏出两枚二十五美分的硬币，买了两罐桔汁汽水。"这里可选的不多，"她对安妮特说，"不过，呵，只要二十五美分。"

　　莎拉和安妮特在学校的草坪上找了块有阳光的地方。莎拉摸了摸草，确定清晨的露水已经干透，接着，重重地坐了下去。她撕开纸袋，铺在她们中间，权且当作纸餐桌，然后打开肉糕三明治。

　　"哎呀，真香啊。"安妮特说，一边看着莎拉小心地打开包三明治的纸。

　　莎拉将三明治切成了两半。莎拉自己拿了块，又连着纸，将另一半递给安妮特，很细心地不让手指碰到那半边三明治。安妮特微笑了，她没法不注意到莎拉有多细心周到。

　　两个女孩子同时咬了一大口，一边用力咀嚼一边注视着对方。

　　"哦，莎拉，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你怎么舍得分一半给我?真是好吃极了!!!"三明治的味道的确鲜美，莎拉也认可，但她确实认为安妮特的反应有点儿过头。"我很高兴你喜欢，安妮特。可只不过是块肉糕三明治呀。"

　　"嗯，不管怎样，反正好吃。"

　　安妮特又咬了-小口，咀嚼起来，慢慢品味了很久、很久。莎拉确信从没见过谁像安妮特这样，那么认真地品味一块三明治，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她没伸手去取薯条，也没喝～口汽水，她完全专注于那块三明治，直到吃得一点儿不剩。

　　接着，女孩子们吃完了薯条，喝光了汽水。莎拉看了看苹果，明白实在没办法把苹果切成两半．于是就把手伸进纸袋，取出那两个巧克力曲奇饼。曲奇饼是莎拉和她妈妈头天晚上做的。她们做了两大炉，足够家里人看电视时享用，还可以存几块在冰箱里留作下周的午餐和点心。莎拉把一块曲奇饼分给安妮特。安妮特毫不推让。她一口咬下去，闭上眼睛，赞叹着。"噢，莎拉，太--好吃了!"

　　莎拉笑了。这姑娘到底怎么回事?难道她从没吃过肉糕三明治?难道她从没吃过巧克力曲奇饼?

　　莎拉喜欢巧克力曲奇饼。莎拉其实喜欢所有的甜饼干，但她不像安妮特喜欢曲奇饼那么个喜欢法，远没有那么喜欢。

　　铃响了，两个人都吃了一惊。"嗬，这一个小时真短，"莎拉说。"你开心时时光总是飞逝。"

　　"莎拉，太谢谢你和我分享午餐了。真好吃。"

　　"没什么，"莎拉说，一边站起来，拂去腿上的碎屑。"我乐意呀。"

　　"噢，我差点忘了。"安妮特说道，"今晚，我去不了树屋了。爸爸说他有事要我们一放学就去做，所以，我得直接回家。"

　　"噢，好的。那么，星期一见。"

　　"好的，再见。"

　　莎拉看着安妮特向教学楼奔去。她内心感觉多么奇特、复杂啊。安妮特真让人难以琢磨。她那么漂亮，又聪明，人又那么好，从大城市来，却会为肉糕三明治和巧克力曲奇饼高兴得不得了。

　　噢，好啦，莎拉耸了耸肩，进了教学楼。

　　第八章

　　莎拉睁开眼，躺在床上有一会儿没动，心里纳闷是什么吵醒了她。闹钟没响。她翻过身子看了看。七点四十五分。噢，对了，今天星期六，她想起来了。她听见妈妈在厨房里弄出丁丁当当的动静。莎拉的妈妈有个不算太微妙的法子唤她起床，若是她认为莎拉该起床了，就会弄出些不大不小的声响，让她不太可能接着睡下去。然后，当莎拉出现在厨房里时，她总是装出惊讶的模样。

　　"哦，早上好，莎拉!睡得好吗?"

　　"还行吧。"莎拉叹着气，还没完全醒过来。

　　"我过一会去便利店。你跟我一道去吗?"

　　"嗯，好吧。"莎拉同意了。她不是很乐意陪妈妈去，但她知道待会儿食品杂货会装得大包小包的，妈妈需要她帮点忙。而且，她还可以为下周家里吃什么出谋划策，这也蛮有意思的。日复一日，长年累月地做饭，有时候，她妈妈似乎腻味得没了主意，所以总是从莎拉那里寻找灵感，问他们想再尝试点什么新鲜的。当然，莎拉有她爱吃的东西。大多数时候，她的喜好会被采纳。

　　莎拉和母亲在便利店里慢条斯理地逛着，一排排地挨个走过来。"哦，莎拉，我忘了洋葱。你跑回去给我拿两个来，好吗，宝贝?黄色的，别太大。噢，还有一夸脱的冰淇淋。香草的。我们做个馅饼。"

　　莎拉回到果蔬区。她知道在哪儿。在莎拉的记忆里，黄色洋葱一直就放在同一个货架的同一个地方。她选了两个中等大小的洋葱，然后往冷冻食品通道走。莎拉将两个洋葱在手里来来回回地抛着玩，假装在玩杂耍。她从冷冻食品区一角转过来时，眼睛只顾盯着往下落的洋葱，全然没看自己往哪走，于是就撞在了谁的手推车上，两个洋葱同时落在了地下。莎拉跑着去捡洋葱，洋葱已滚到了几英尺远处。

　　"太抱歉了!"她叫道。"我该看着路的。"

　　"莎拉!"这声音很惊讶。

　　莎拉站起来，安妮特就站在那儿，面前的购物推车堆得满满的。

　　"嗨，安妮特，你怎么样?"莎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两天来，这是她第二次撞上安妮特了，而且两次都是因为太专心于吃的了。她一定觉得我疯了，莎拉心想。

　　"挺好的，"安妮特说，一边转过手推车，从莎拉身边走开，"学校见。"

　　真奇怪，莎拉想。不明白她怎么这么着急。

　　安妮特顺着过道匆匆走了，莎拉注意到她购物推车堆得快装不下了，里面有好多罐装食品，纸盒装的冷冻快餐--就是放进微波炉加热的那种，最上面是一大袋巧克力曲奇饼。

　　莎拉找到了她妈妈，把冰淇淋和稍许碰坏皮的洋葱放进推车里。她们在熟食区站住，买了些奶酪和几个炖牛肉卷，然后朝便利店前面的收银台走去。莎拉想快点。她希望能瞧见安妮特，或许还能见着她妈妈。

　　我看她不愿意我碰上她妈妈，莎拉琢磨着，她匆匆跑掉也许正是这个原因。

　　莎拉和母亲来到收银台前，可并没有安妮特的影子。莎拉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对这些感兴趣。这其中有点窥探的意味。我不该管别人的事，莎拉想，很明显，安妮特不想让我问东问西的。那么，管好自己的事情得了。就这么办吧。

　　第九章

　　"你相信鬼吗?"安妮特几乎是脱口而出。

　　莎拉和塞斯两人惊讶地抬起头望着她。

　　"噢，唔，我想，"莎拉说，"我是说，我从来没真的见过，但我想我还是相信真的有鬼。你呢?"

　　"你觉得呢，塞斯，你相信有鬼吗?"

　　塞斯不知怎么恰当地回答安妮特的问题。从她认真的神情来看，他感觉到安妮特不是在开玩笑。"你说的'相信'该怎么理解?"塞斯支吾道。

　　"你说的'怎么理解'又该怎么理解呢?"安妮特毫不客气地答道。"我想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

　　塞斯看得出她有些气恼，不过他的确有重要的一点要说明："呃，我是说，很多人相信这个或那个，但只是因为别人告诉他们如何如何的。我爷爷说过，不论什么，只有你花足够的时间去跟别人说，要不了多久，人家就开始相信了，也不管是真是假。我爷爷说，人很容易上当受骗，就跟绵羊一样，你说什么，他们会信什么。我可不想那个样子。所以，很久以前，我就决定不把任何人的话当真。所以呢，我不会相信任何东西，除非我用自己的经历证实了。"

　　塞斯的话说得清楚而坚定，莎拉一直望着他。显然，他对此有明确的看法，莎拉心想。

　　"所以，既然我从没有和鬼打交道的亲身经历，我就不能凭亲身的经历肯定地说我相信鬼存在。但我确实认为鬼可能存在。我是说，我遇见过别的怪异的事……"

　　塞斯的声音变弱，然后打住了，意识到自己要触及某些话题了，但和安妮特谈论这些话题的时机实际上还不够成熟。莎拉敏锐地抬起头来。她希望塞斯不要跟安妮特谈起所罗门。安妮特注意到莎拉突如其来的兴趣。"嗳，怎么啦，莎拉?你相信鬼吗?"

　　"嗯，"莎拉支吾着，"我想我信。"她记得，贾森和比利开枪打死了所罗门，但那个晚上，所罗门又来到她的卧室拜访她。那个晚上，她也没有把所罗门真的想成鬼魂，见到所罗门时她高兴坏了。但现在回想起来，她意识到大多数人会认为他们见到的是鬼魂，如果他们见着所罗门的话。不过，当然了。她现在还不想告诉安妮特关于所罗门的事。

　　莎拉和塞斯望了望对方。两人心里明白，如果说有什么可以划为鬼一类的话，那所罗门最合适不过了，但两人都迟疑着，拿不准该不该向新朋友吐露这个特殊的秘密。莎拉希望他们能抛开这个问题，到绳子上荡秋千去。

　　"那么，你相信鬼吗?"塞斯问道，目光定定地注视着安妮特神色严肃的脸。

　　安妮特看看塞斯，又看看莎拉，然后转过眼睛来望望塞斯，又看了看莎拉。

　　莎拉和塞斯安静地坐着，都期待着安妮特的回答。

　　"不，我只是想知道你们信还是不信。"安妮特答道，忽然又说，"嗨，我们荡秋千吧。"这一次，她没像往常那样，先准备准备，仔细估摸好时机，然后完美地起跳，而是匆匆抓起绳子，一下子跳离了平台，仿佛迫不及待地要离开这里一样。

　　"哎，怎么回事?"莎拉一等安妮特荡远了就问。

　　"我觉得我们应该告诉安妮特所罗门的事。"塞斯激动地说。

　　"不，塞斯，不可以!我认为不能告诉她。你保证，塞斯，你不会告诉她的。"

　　安妮特回头看着他们，向他们挥手。

　　"莎拉，你肯定吗?我是说，我觉得……"

　　"好吗，塞斯，你向我保证?"

　　"好吧。"

　　第十章

　　第二天早上，莎拉走在去学校的路上，思绪不时回到安妮特的身上。她那只管自家事的决定似乎已忘到了脑后。突然，她看见赛斯正在前面走着，离她约莫一个街区远一点儿的距离。

　　"哎，赛斯！"她喊道，"等等我！"真不知道自己喊什么，莎拉心想。离得太远了，他听不到的。

　　可是赛斯站住了，转过身来挥了挥手，接着又迎着莎拉走过来。莎拉朝他跑过去。

　　"嗨，赛斯，"莎拉气喘吁吁地说，"你见过安妮特的妈妈吗？"

　　"没，"赛斯答道，顿了顿，又不自在地加了句，"我不能说见过。"

　　"噢，我只是在想……"莎拉觉得有点儿内疚，想起本来说是只管自家事来着，可还是违背了自己立下的诺言。

　　他们穿过了干道大桥，在人行横道前站住，等着过街。一辆黑色、锃亮的大轿车从他们面前开过。

　　"那不是安妮特爸爸的车吗？"莎拉问道。"我听别人在比特的杂货店说起，那辆车可贵啦。哇！这车可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

　　那辆黑色大轿车车身长长的、造型优美，车身上装着许多块踱铬金属装饰板，闪烁着光泽。轿车沿街道往小学那边开过去了。很难看清坐在车里的人，因为车玻璃的颜色非常深。但莎拉觉得她可以看出开车的是个男人，一个很小的人儿坐在前面，后排位上也坐了个人。大概是安妮特。

　　"你不觉得奇怪吗,我们从没见过她妈妈？"

　　"不，没什么奇怪的。"

　　"我是说他们搬来也有一个多月了。我在便利店见到安妮特了，推着满满一车的……"

　　"莎拉，我这才想起来，我上学忘了样东西。你先走吧。我一会儿赶上你。"赛斯突然转过身，往他家的方向跑去。

　　莎拉看见他拼足了力气跑得飞快。"赛斯，等等！"她喊道。但赛斯连头也不回。

　　莎拉不相信赛斯真的忘带了什么。好像是她说了什么让他不高兴的话。她问起安妮特的妈妈为什么会让他心烦意乱？真是怪异。

　　莎拉一整天没见到赛斯。真奇怪，课间竟没碰到他，甚至一次也没遇上。似乎他有意躲开她。这没道理，不过早上他那奇怪的行为也没道理。

　　放学后，莎拉觉得想吃那种条块糖。去树屋的路上，她顺便进了彼特的杂货店。给大家每人买一块，她想，一边伸手往书包深处掏钱，她似乎总能在书包的边角上掏出一把硬币来。

　　"我觉得太可怜了，那两个可爱的小姑娘没有了妈妈，"莎拉听见冷饮柜那儿有个女人议论着，"这还不是世上最凄惨的事吗？"

　　莎拉的耳朵竖起来了。他们在说谁呢？

　　接下来，她就知道了。他们在说安妮特和她妹妹。安妮特的妈妈死了！莎拉的心跳得快起来。

　　"嗳，那真是可怜啊。我还不知道呢。"莎拉听见另一个人说。

　　"我想知道的人不多。但是赛姆.莫里斯，去年新搬来的那个，就住在老撒克区一带。他是威尔森霍姆牧场新来的工头，和我丈夫一块工作。反正是他告诉我丈夫的，说斯塔利先生和女儿们搬进河上游那栋新宅子时，他还带着儿子们帮忙来着。我估摸着，搬家花了他们一个星期还另加几个晚上的功夫。他说他一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多家具，那么些箱子。不过，赛姆说他乐意帮忙，说他们人可真好。还说头一天他们就告诉了他斯坦利太太不在世上。真是可怜得很呐。"

　　莎拉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安妮特的妈妈死了。赛斯知道。他为什么不告诉她？为什么对他最好的朋友还保密？莎拉把糖块丢在柜台上，一溜烟跑出了杂货店。

　　我再也不要理他了！安妮特做他新的好朋友得了。他唯一的朋友，我才不管呐。永远不跟他说话了！也不去理她！

　　莎拉往家走去，眼睛茫然望着前方。路过撒克小路时，她连看都没往那个方向看。今天她绝不会去树屋。

　　"莎拉,"赛斯朝她喊着。"莎拉，你往哪儿去呀?你不想和我们荡秋千吗？"

　　莎拉目不斜视。她知道赛斯知道她听得见，但她打死也不想和赛斯或安妮特说话了。她撒腿就跑，一口气跑回了家。

　　第十一章

　　莎拉烦躁不安地坐在床沿边。她漂亮的卧室似乎显得憋闷，仿佛空气不足似的。她打开窗，坐在朝向后院的窗台上，窗台很宽大。后院浓荫覆盖，树叶油光发亮。她的目光落在那架老轮胎秋千上，那是她爸爸几年前做的。拿根绳子传在老卡车轮子上，就成了一架很不错的秋千。如果你不介意和别人紧紧贴着的话，足够坐下两个人了。自从赛斯造了那个树屋后，莎拉就没荡过这架秋千了。和赛斯挂在树屋上的绳子和秋千比起来，老轮胎秋千可就黯然失色了，那份刺激实在不可同日而语。可是，今天，老轮胎秋千看上去像是个被淡忘的老朋友，也正如同莎拉此刻心中的感受。尽管妈妈一贯不许她爬窗户，她仍从窗子上滑下来，钻进来了老轮胎里，轮胎荡不了多高，因为只系在一根绳子上，总不停地打转。不过，来回荡的同时又滴溜溜地转着倒也有趣，有点催眠的感觉。莎拉闭上眼睛，好强化催眠效果。她转呀转，荡呀荡。

　　莎拉。

　　莎拉听见所罗门的声音清楚地从上面传来。

　　她抬头往树里望去，果然，所罗门落在那里，风儿轻轻拂起他的羽毛。

　　"哦，你好，所罗门。没想到在这里见着你。"

　　没想到你会在这里，莎拉。你很久没荡这架老秋千了。

　　"我知道。"莎拉轻声说。"我就是想荡荡。"

　　所罗门安静地蹲在那里。莎拉来回转悠着。

　　他们在树屋等你呢，所罗门说。

　　"我才不管哪。"莎拉从秋千上轻轻地转过来。

　　所罗门没作声。如果莎拉要不想开口的话，他从不强迫她说话。

　　"所罗门，赛斯为什么不告诉我他知道安妮特的妈妈死了？我是说，他又不是不知道我对安妮特妈妈的事感兴趣。我明明白白地问他见过她妈妈没有。他跟我撒谎，所罗门。我真不敢相信。我觉得我们是好朋友啊。"

　　赛斯对这事也矛盾得很，莎拉。安妮特叫他别告诉任何人，还特别嘱咐别告诉你。

　　"那么说，他更在乎不伤害她的感情，而不是我的？真不错啊！"

　　哦，莎拉，我想你可以这么理解。不过，你也可以认为，他觉得你们俩的友谊更坚实些，他觉得，比起安妮特来，就现在而言，你的生活更安稳。换句话说，他可能认为安妮特目前要面对的东西很多。

　　一颗泪珠滚下莎拉的脸庞，她拿袖子擦了擦脸。"恩，那安妮特为什么不想让我知道？"

　　哎，莎拉，我想，这是因为她发觉人们一旦知道，那么对待她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她不想让别人为她难过。她像你，骄傲、活力四射，打心眼里想开开心心地生活。

　　莎拉用力咽了口气。她为自己的情绪尴尬。强烈的嫉妒心似乎一次又一次占据了她的心头，让她挺不好受的。这原本就够糟的了。可是，现在，她感觉到嫉妒中还混杂着一种同样令人难受的情绪，这是因为嫉妒而产生的内疚之情。这会儿，为可怜的安妮特，她的心里又升腾起一股真切的悲哀，夹杂着更深的内疚。

　　又一颗泪珠滚下了莎拉的脸颊，想到讨人喜欢的安妮特一个人买冷冻食品，吃店里买来的巧克力曲奇饼。

　　你看，莎拉，这正是安妮特不让赛斯告诉你的原因。她已经重新开始感受生活的美好了。可是，每当一位新朋友得知她母亲去世了，她就不得不透过别人的眼光，重新回到过去，再次经历那种悲伤。你知道，她当然想回避这一切。

　　"是的。"莎拉擦了擦鼻子，抬起头看着所罗门。"所罗门，我不明白我这是怎么了。我难过极了。"

　　所罗门安静地听着，等着莎拉把意思说清楚了。

　　"我是说。好像自打安妮特来了，我就不开心。我是说，这不是她的错什么的，我就是……"

　　呵，莎拉，我肯定你很快会开心起来的。你本性那么开朗、乐观。不过，花一点点时间，从负面的情绪中吸取点教益、明白些事理也是值得的。

　　莎拉擦擦鼻子，望着所罗门。从他那里，她感受到了熟悉的平和安宁之情。他已经多次帮她摆脱了烦恼。

　　记住，一种强烈的感情或情绪要告诉你的是，首先，是你想着的东西对你真的重要，非常重要。感情越强烈，就越重要。其次，你的情绪要告诉你的是，这一刻，你究竟与你说渴望的重要东西相不相称。

　　莎拉知道所罗门说的"相称"是什么意思。关于这点，他们谈过很多次。她记得所罗门是如何解释"吸引定律"的，还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道理。

　　换句话说，莎拉，如果你体会到令你不快的强烈情绪，比如说害怕、气愤或者嫉妒、内疚、负罪等等，这些感情意味着你正想着对你非常重要的东西--但你心里的想法和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不相称。

　　莎拉聆听着。

　　然而，当你体会到让你开心的强烈情绪时，比如爱，或者感激、快乐、渴望……这些感情意味着你正想着对你非常重要的东西--而且，这个时候，你心里的想法和你真正想要的东西是相称的。

　　负面情绪并非坏事，莎拉。它帮你认识如何对待内心的想法。打个比方，你敏感的手指头告诉你炉子烫手，你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好。敏锐的感觉保护你的手指不被烫伤。负面情绪是类似的指示器。它让你知道继续执着于令人不快的想法，对你实际上并没好处。

　　莎拉伸脚够到地面，从秋千上滑下来。她坐在地上，两手托着脸。"哦，所罗门，这些我都明白。你跟我说过的，都说过上千次了。"

　　所罗门微笑了。唔，可没有上千次，莎拉。

　　"噢，所罗门。赛斯一定觉得我很恶劣。我该怎么办呢？"

　　实际上也不要怎么办。什么都没发生，也没什么要弥补的。你和赛斯的友谊日久天长，并没发生什么削弱你们友谊的事，完全没有。我希望你们三个成为最亲密的朋友。

　　莎拉又擦了擦鼻子，抬头看着所罗门。"可是，所罗门，我不是喜欢像以前那样。我不想……"

　　我记得以前你也是这样看待我们的友谊的，莎拉。你不想让赛斯知道我们俩的事。

　　莎拉抬起头望着所罗门，再一次去擦鼻子。她记起来了。

　　可是，莎拉，你看结果多美好啊。据我看，赛斯分享我们的友谊，你从没感到过不开心。

　　莎拉不说话了。所罗门说得对。赛斯喜欢所罗门，所罗门喜欢赛斯，对此，莎拉没什么不高兴的。她喜欢看他俩相互交流、一块相处。她喜欢看到他们为彼此带来快乐。她和他俩的友情也都更加深厚，因为他们之间相互了解了。

　　莎拉，很久以来，你都是个内心充满阳光的姑娘。

　　"是啊！"

　　你能想象吗？现在你跟你妈妈说："噢，既然我乐观了这么多年来，现在我决定伤心几年，好让更多的人开朗乐观？"

　　莎拉笑出声来。"不能，所罗门，那也太傻了。"

　　你说傻，因为你明白别人不开心并非因为你分享了额外的快乐。你知道你的快乐与别人的无关。

　　莎拉微笑起来，"我懂了。"

　　莎拉，永远记住，这世上有足够的爱。赛斯欣赏安妮特，但绝不会因此减少对你的欣赏。实际上，真说起来，倒会更看重你。至于你这两位亲爱的朋友，尽量去找找他们的美好感觉吧。

　　莎拉深深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觉得心里舒畅多了。"好的，所罗门，我会记着的。谢谢你。"

　　所罗门张开翅膀飞走了。

　　第十二章

　　第二天放学后，莎拉高高地坐在树屋里，等着赛斯和安妮特来。她不停地挪动地方，好使自己在一点。她有些不安。她仍在为昨天的行为发窘，也不知他们来了自己该说些什么。

　　她一直在努力发现关于赛斯和安妮特的美好的感觉，可她的思绪总是回到安妮特和她的家庭上。她无法想象自己亲爱的妈妈若是不在世了会是怎样的一番情形。单是想象就够令人难过的了。

　　"嚯！"她在心里感叹着。"这些想法可让人心情不好，我不该去想它。"

　　"上面有人吗？"

　　莎拉听到安妮特在下面喊。

　　"有，我在这儿呢，"莎拉跳了起来，一边对着下面喊，一边下意识地拽拽上衣，抚平上面的皱痕。她心跳得厉害，仿佛干什么坏事被当场抓住一般。

　　莎拉看见安妮特将一个踱锡铁盒子放进树底下的桶里。接着，她将外套塞进去包住盒子，自己顺着树梯飞快爬了上来。

　　"盒子里是什么？"

　　"哦，是我从家里带来的几样东西。我想拿给你看看。"

　　"噢。要等赛斯一起吗？他立刻马上到的。"

　　"他今天不来，"安妮特答道，"我早些时候见到他，他说明天来和我们聚。"

　　莎拉觉得心里又一阵难受。他也许记恨我，她想。

　　"你是赛斯平生最要好的朋友，莎拉！"安妮特说得很清楚。

　　莎拉吃了一惊，望着安妮特，安妮特仿佛知道她心里想什么。

　　"他说一整天都在留意你的身影，可不知怎的，就是没看见你，他让我一定告诉你他明天来。"

　　"好的，谢谢。"莎拉说。

　　她好受多了。

　　安妮特解开赛斯系的绳子，把树底的桶拉到了平台上。

　　"让我来。"莎拉说，站起来去系绳子。安妮特从桶里拿出外套，在平台上像毯子一样铺展开来，接着，她小心翼翼地把镀锡铁盒子放在外套的中央。

　　"多漂亮啊。"莎拉轻声说道。一边挨着安妮特跪下来。好看得清楚些。

　　安妮特拽了拽脖子上挂的项链，拉起项链上坠的一个精巧的小盒子，莎拉从没注意过她项链上悬着这个小盒子。她打开盒子，从里面拿出一把很小的钥匙，然后把小钥匙插进踱锡铁盒子上小小的锁里。

　　莎拉坐在那里，等待着，仿佛无价的珍宝即将展现在自己眼前。安妮特的动作从容不迫，似乎操练了很多次。她把插进锁孔的小钥匙旋了一下，盒盖一下就弹开了。莎拉尖叫了一声，惊讶中，身体本能向后弹开。

　　莎拉觉得难堪，人家开盒子像举行仪式一般郑重，自己表现得似乎有失敬重，不过安妮特好像没在意。她似乎已从身边以及自身的一切超脱开来，心思完全专注在这精致的盒子里的东西上。莎拉退后坐下，深深吸了口气，有意让自己放松。

　　安妮特小巧的手指拨弄着盒子里的东西。"这是我妈妈。"安妮特把一张光面照片递给莎拉。

　　莎拉伸手接过照片，没去看安妮特的脸，也不清楚自己是否真的想看这张照片。她真不知该怎么恰如其分地面对这一切，而且，她尤其不想做错什么，或者说错什么。

　　"那是我，她身边那个。"安妮特说，打破了令人尴尬的沉默。

　　莎拉看着照片。这是张磨旧了的照片，破颇烂烂的，卷了角，一条大裂缝从正中间穿过。照片上是一位衣着考究的夫人和一个小姑娘，两人的脸都难以看清，因为照片是从远处拍的，所以照片上的人显得很小。照片上还印着字，字很大，笔迹是幼童的--"我和妈咪"。

　　"这是我和妈妈照的第一张照片。字是我写的，我那时大约四岁。"安妮特笑起来。她从莎拉手里拿过照片，放回盒子里。莎拉还是什么也没说。

　　"这张是我们大约一年后拍的。爸爸说，不管到哪儿去，妈妈总让他随声带上相机四处拍照。不过，他说他几乎没带过。他总是说人们话太多的时间回忆，而不是充分享受眼前的生活。不过，我觉得他现在有点遗憾没留下更多的照片。"

　　莎拉看着照片。还是看不起夫人和小女孩的脸，照片上有个大喷泉，池沿上坐着那个妇人，小女孩似乎正绕着池沿行走。

　　"爸爸说我喜欢那个喷泉。喷泉在我们家旁边的公园里。他说我总站在池沿上，沿着喷泉跑，一圈、一圈地跑个不停。不管让我玩多久，离开时，我总得哭。

　　"这是我们全家。"安妮特说，又拿给莎拉一张照片。

　　"哇，"莎拉脱口而出。"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照片。"

　　"爸爸说妈妈坚持至少要照一张全家福。爸爸照相向来离得老远，照片上的人脸从来都看不清楚。以前妈妈就说，照片上就算是别人也无妨，反正没人看得清。可是，爸爸说照片应该讲述更深沉的故事。它告诉你的应该是发生的事，而不是里面涉及的人。"

　　"妈咪喜欢这张照片。"安妮特说，递给莎拉另一张照片。

　　莎拉看着照片里那些漂亮的脸庞。安妮特的妈妈很美。漂亮的深色长发--和安妮特的一样，深褐色的大眼睛。安妮特的爸爸也很英俊。她的小妹妹活脱脱一个小安妮特，也是个漂亮小姑娘。"安妮特，你们真是漂亮的一家子呀。"

　　莎拉猛地住了口，后悔这么说。她觉得悲哀，这么漂亮的一家子再也不能在一起了。眼泪涌上莎拉的眼睛，她调转开目光，免得安妮特看见。

　　"噢，那是我们唯一一张在照相馆里照的相片，大概也是惟一一张能看清每张脸的照片。哦，除了这一张。"安妮特从盒子里拉出一份简报，上面有一张小女孩的照片，大约三岁的模样。

　　照片上还有一只大狗。整张照片是这奇怪的一对的脸部特写镜头，狗在舔小女孩的脸。

　　安妮特笑起来。"可惜我记不起了。妈妈说那天我们在公园里散步，我在吃蛋卷冰淇淋，弄得满脸都是。这只大狗径直走到我前面，来舔我的脸。妈妈说正好有家报纸的摄影记者坐在旁边的长椅上，在吃他的午餐，看见这一幕，于是就拍了下来。第二天报纸就登出来了。妈妈说她都羞坏了。无论如何，最后总算有人给她的小女儿来了张脸部特写，还有只正在舔食的大狗。"

　　莎拉读了标题：小丫头不愿洗脸，狗儿来舔干净。两人都放声笑起来。

　　"她说但愿没有熟人看见。爸爸倒很喜欢。他把能买到的每一份报纸都买回家来，然后送给他认识的每一个人。他说照片应该讲故事，这张照片讲的就是个好故事。他还说，一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

　　安妮特翻检着盒子里的东西，拿出一张又一张的照片，平心静气地描述着每一张。莎拉慢慢放松了，不时问道："这是谁？在哪儿照的？哇，这是你们家呀？"

　　最后，安妮特关上了盒子，又用小钥匙锁了起来。两个女孩坐在那里望着盒子。莎拉感觉自己仿佛在看一场电影，真希望没有终场。

　　"你说，要是你爸爸来拍一张我们俩坐在这里的照片，会是什么样子？"

　　"哎哊，"安妮特笑起来，"首先，他得站得离我们远远的，或许得高高地站在那上面的树枝上。然后，他得尽量把树屋都照进去，包括那个桶和滑轮，还有荡秋千的绳子。最后，我想啊，我俩看上去一定像坐在平台上的两个小斑点。"

　　莎拉也笑了。想象这样一张照片的确有趣。

　　"然后，标题是--"安妮特顿了顿，凝视着莎拉的眼睛，"于是，可以重新快乐起来。"

　　莎拉浑身一阵战栗。她从未意识到现在一直束缚她的拘谨感荡然无存。她坐在那里，感觉无比的轻松快乐。

　　"莎拉，我想让你明白，对于这一切，我真的没什么了。"

　　安妮特看了看表。"哦，我得走了，"她叫道，"没想到我们待了这么久。莎拉，我们明天接着聊。"

　　"好的。

　　莎拉望着安妮特沿小道匆匆离去的背影，她觉得有这样的新朋友真幸福。

　　第十三章

　　第二天放学后，两个女孩高高地坐在树屋上面。莎拉觉得奇怪，塞斯又告诉安妮特他来不了树屋了。尽管他不来莎拉觉得心里有点不舒坦，但还是很高兴有机会和安妮特继续谈心。

　　"瞧，那树顶上站着的不是你爸爸吗?他要把我们都拍成小不点呢?"莎拉逗着乐，想唤回昨日的氛围。

　　安妮特笑起来。"哪里呀，我看那直升机上的才是他呢。树顶离得太近了。"

　　两人安静地坐下来。莎拉希望她们能直接回到昨天道别时的那种状态，但二十四小时过去了，两个人都从昨天那种透明、快乐的状态中脱离出来

　　了。

　　安妮特打破了沉默。"也许有一天，我会为此写本书。"

　　"关于某个深爱的人……"莎拉话没说完便打住了她无法说出那个字眼。

　　"某个深爱的人死了会怎么样，"安妮特替莎拉把话说完。"但我不写这个，我写的书要帮助别人，也就是他们身边的人，和他们相处时能更自在一些．"

　　莎拉没听错吧?她的书不是帮助那些承受丧亲之痛的人，而是要帮助他们身边的熟人?

　　"莎拉．一段时间过去后，我认为．最艰难的是你身边的人，是他们听说后该怎么行事。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而且，说实话，他们说什么并不是很要紧，因为无论说什么，都让人不舒服：如果他们不知道，你觉得他们应该知道；如果他们知道了，你又想他们不知道就好了。要是他们试图安慰你，你嫌他们黏黏糊糊；他们要不来安慰你，又显得没心肠：他们真是左右为难。所以，我想写本书，或许能帮他们应付这种局面。"

　　莎拉往后靠着树干，注视着她的新朋友。安妮特，多么可爱的一个人儿啊，她真不敢相信。

　　她觉得这是她平生听到的最无私的话

　　"哦，莎拉，别那样看着我．好像我多么高尚似的。不是这么回事。"

　　莎拉眨了眨眼睛．坐直身子，望着安妮特，揣摩着她的意思。莎拉摸不着头脑了。

　　"我最好的朋友卡罗莱娜说：'我很高兴是你妈妈而不是我妈妈。…莎拉皱起眉头。

　　"当时，我觉得最刻薄的话莫过于此。不过，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哦，也许她不说更好．是．哎呀，她能不这么认为吗。说出你真实的感受究竟又有什么错呢?那样的感受不是最自然的吗?

　　卡罗莱娜并没做错什么。她说这话毫无恶意。最主要的是，她处于一种尴尬境地，因为无论她说什么都无法使我好受一些。

　　"还有一次，我在杂货店听到一个女士跟别人说，那些有钱的人家父母去了，一个还不算太糟，他们请得起人帮忙，要是穷人家摊上这事，那可真是悲剧，因为小孩子得不到妥善照料了。"

　　莎拉眯起眼睛，叉皱皱眉头。

　　"我明白，"安妮特微笑着。"她把购物推车放在一边，自己走开了一会儿，趁这工夫，我捏扁了她的面包，把她的西红柿戳出了小窟窿。"

　　莎拉笑出声来。"那也太便宜她了。"

　　"不对，莎拉，我不是这意思!人们并非有意刻薄，只不过不知道说什么罢了。他们不知道说什么是因为无论说什么都起不了作用。别人帮不了你。我妈妈，她说……"

　　安妮特突然打住话头，好像是什么原本不愿说的话。接着，她又说道："我想其实我有两个愿望，首先，对于那些因为深爱的人离世而悲伤的人，我希望他们明白他们还会快乐

　　起来的，而且，这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其次，对于他们身边的那些人，我希望他们别紧张，放下心来等待那个时刻好了。对于死这事大家都过于忧虑了。"

　　莎拉猛地抬起头，直愣愣地盯着安妮特的脸。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话简直像是从所罗门嘴里说出来的。安妮特从来没见过所罗门，竟然也明白这点。

　　"妈妈去世后不久，姨妈给我带来一只漂亮的、毛茸茸的小白猫。爸爸不高兴她给我带只猫来。我看他是真的生气了。姨妈在客厅地板当中把小猫放下来，小猫径直就跳上我妈妈最爱坐的椅子上--她喜欢在那儿靠着窗做针线活。小猫在坐垫上蜷缩起身子，脑袋靠在爪子上，好像在说：'对啦，这就是我待的地方了。'

　　"爸爸把小猫推下椅子，那笨猫就跳上另一张椅子．再跳到另一张上，再跳到沙发上。屋里每件家具她都上去了。我记得追着她满屋跑。她还到处嗅，把房间嗅了个遍。等闹完了，她又直接跳回了我妈妈的那张椅子，

　　"我把她拎起来，放在腿上，她就拿毛糙糙的舌头舔我的脸，然后呜呜地叫、我记得自己高兴极了。我记得自己笑呀笑呀，真是开心。

　　"我听见爸爸在另一个房间里责备姨妈。他说：'一千只猫也带不回来她妈妈!'

　　"我姨妈说：'我没想把她妈妈带回来--我是想让安妮特回来。'

　　"我记得当时我在心里想：是啊，我回来…

　　莎拉浑身一阵战栗。安妮特说的这些话真让她难以置信。她知道，毫无疑问．现在是她和安妮特分享关于所罗门的秘密的时候了。她等不及要找到塞斯，告诉他自己改变主意了。她要把一切都告诉安妮特最要紧的是，莎拉要让安妮特会见她的朋友--所罗门。

　　第十四章

　　莎拉迫不及待地离开学校。她希望去树屋的路上能遇见塞斯，好告诉他自己的新决定，她要把所罗门的事告诉安妮特了。可是塞斯和安妮特已经到那里了，实际上，正等着她呢。

　　"嗨．伙伴们。"莎拉一边往树屋上爬．一边气喘吁吁地招呼着。

　　"嗨，莎拉。"塞斯咧嘴笑着，见着莎拉他很开心。

　　三人坐下来，有点发窘地注视着彼此。突然，安妮特脱口说道："我妈妈说我应该……"下面又没声了。她低下头，抚弄着脖子七挂的小盒。

　　莎拉和塞斯看着对方。"到底怎么……?"

　　"她曾经告诉我，你们跟很多孩子不一样，你们理解死亡。她还说过，你们有一个不在世的朋友，你们不在世的朋友也认识我。"

　　莎拉和塞斯面面相觑。两人都不知说什么。

　　"唔，"莎拉开口说道。"我们俩的朋友也不是真的死了，我是说，他是死过，可现在不是。"

　　安妮特眯起眼睛看着莎拉，认真琢磨着刚才那话的意思。"他以前死了，现在没有?"

　　"瞧，是这么回事，"塞斯帮着解释，"所罗门--他叫这名字，他以前是活的，后来，莎拉的弟弟和他朋友开枪打死了他。"

　　这下，安妮特的眼睛瞪圆了。"开枪打死了他?两个男孩子开枪打死了这个叫所罗门的人?"

　　"哦，不是这样的，安妮特，所罗门不是个人，他是只猫头鹰。"

　　"你们不在世的朋友是只猫头鹰?"

　　莎拉和塞斯望着彼此。真是一团糟。"噢。他现在不是死的。可他是只猫头鹰，一只会说话的猫头鹰。"

　　安妮特用力吸了口气，身子向后靠在树干上。"哦，我明白了。"

　　莎拉和塞斯安静地坐着，看看彼此，又瞧瞧安妮特。这事可真有点麻烦。如果安妮特不相信我们怎么办?她要是认为我们脑子有问题怎么办?最糟糕的是，要是她把我们告诉她的事说给别人听怎么办?要是没把所罗门的事告诉安妮特就好了．莎拉心想。可现在不说也晚了。

　　"这只叫所罗门的猫头鹰死了现在又活了，你们这是说的什么意思啊?"

　　莎拉深深吸了口气。"嗯，说来话长了，是这么回事。"她说道，显得有点迟疑，一边心不在焉地把套衫袖子往上捋了捋，好像要摆出干什么活的架势。塞斯挨着莎拉坐下，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他曲起长腿，身子向前倾着，仿佛急着要听什么有趣的故事一般。莎拉感觉到他在身边，心头一阵温暖。她知道这一次，她有人陪伴。那一次她是单独一人向塞斯解释所罗门的事的，这一回不同了，向他们的新朋友谈起这怪事．她不再感到那么孤立无援了。

　　自从莎拉和她亲爱的朋友所罗门相遇，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一下子简直不知从何说起。但莎拉从所罗门那里学了很多东西，她觉得也许根本不必从头说起。事实上，要真的从头说起，她也不敢保证就真能说清楚。

　　塞斯看得出莎拉正绞尽脑汁地找头绪，但他觉得这故事最好还是由莎拉来讲，因为，刚开始时，所罗门毕竟是莎拉的朋友。

　　莎拉记得是在一个下雪天发现所罗门的，他正落在撒克小路的一根栅栏柱上。然后，他就开口和她说话了，很自然的模样，好像猫头鹰和小姑娘说话是天经地义的。她记得自己诧异极了。莎拉又想到所罗门有多么聪明，对她问的每一个问题都能做出回答。她还记得所罗门怎么教她飞行，怎么领着她和塞斯环绕着他们的山区小镇做奇妙的夜空飞行莎拉的脑子都转晕了。她真不知从哪里讲起。她想一下子告诉安妮特所有关于所罗门的事。可是，最好从哪里开始讲呢?

　　莎拉．莎拉脑子里听见所罗门的声音。我就是我，怎么解释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安妮特会接受我的存在的，就像你和塞斯一样。不必烦神。开始讲吧。

　　塞斯看到莎拉平静下来，他也放松了，身子又倚靠到树干上。他感觉一切顺利，也感觉到莎拉的灵感源源而来。

　　"噢，安妮特，我想我还是从解释所罗门是谁开始吧。"

　　"他是只猫头鹰，对吗?"安妮特立即插话道。

　　塞斯和莎拉对视了一下．都笑起来。

　　"嗯，是的．他是猫头鹰，可是，噢，安妮特，他可不仅仅是只猫头鹰!所罗门说我们都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所认为的。"她小心地审视着安妮特的脸，看有没有流露出吃惊或怀疑的神情．

　　"接着讲呀。"安妮特催促着。

　　"他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时，也就是，活在可以看见、可以感觉的躯体里时，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它要老得多，而且永远不死--这一部分实际上始终在这里伴随着我们。所罗门说有人把这一部分叫做灵魂，但所罗门把它叫做内在生命。"

　　安妮特静静地坐着。

　　"所罗门说我们的内在生命永远活着。有时候．它以肉体的形式表现自己。他说，这不是什么活着或死去的事情，因为死亡并不存在。只不过是这个内在生命有时进入肉体，有时候又不在肉体里--但没什么不同，它永远活着，永远是快乐的。"

　　"往下说啊。"安妮特催促道，

　　"我们就像是那个更老的内在生命的延伸。当我们真心快乐时，这就意味着，我们这时让更多的内在生命在身体里流动。而当我们感觉不好时，比如说，在我们害怕或者气愤什么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让真正的自我焕发出生命来。"

　　一颗泪珠从安妮特的眼里滚出，顺着脸颊落下。

　　莎拉看着安妮特．拿不准该不该继续往下讲。

　　"莎拉，我妈妈说的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有一次，我梦见妈妈，她对我说，如果我愿意，她会和我说话的，但只有当我快乐时才行。她说我只有开心时才能听见她的声音。醒来后，我哭啊．哭啊，哭得很伤心：我是想，既然她都不在了．我怎么能够快乐呢：所以，我认为我再也不能和她说话了。

　　"后来。姨妈给我们送来那只小猫，小猫用她毛糙糙的舌头舔我的脸，一遍一遍地舔。我开心地笑起来．这时候．我听见了妈妈的声音。她说：'多漂亮的猫啊，安妮特，你叫她莎拉吧．'

　　"我高兴极了。因为我终于理解妈妈的意思了。我是说，那个时候，想到她死了，想到所有那一切时，我依然真心难过。可是，那一刻，我意识到，如果一只小猫和我玩，就可以使我忘掉忧伤、听到妈妈的话语，那么一定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帮我听见妈妈的声音。"

　　莎拉和塞斯惊奇地昕着：莎拉真想拥抱她、亲吻她。她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好担心的。她想要告诉妮特的东西，安妮特已经通过她自身的经历懂得了。

　　三个人围坐成一个小小的圈子，彼此默默凝视着，眼睛里饱含着幸福的泪水，

　　出于对彼此、对快乐的领悟。莎拉伸出手臂，一只胳膊搂住安妮特，另一只拥着塞斯。安妮特和塞斯也都伸出胳膊，搂着彼此。他们坐在那里，拥得紧紧的，心儿在快乐地歌唱。

　　我想该我出场了，所罗门说，他正栖在大树最上面的枝丫上。再没有比这更感人、更美好的时候了。所罗门展翅滑翔下来，从他这三位没有羽毛的朋友的头顶上掠过．动作轻快、优雅，正好落在三人小圈子的正当中。

　　还有地方吗?他问道。

　　"所罗门!"莎拉尖声叫起来，"你来了，我们太高兴了。"

　　呵，没羽毛的朋友们，真高兴能出来见人．

　　你好，安妮特，很高兴正式和你见面。

　　安妮特的嘴巴张大了。她看看莎拉，看看塞斯，又看看所罗门，最后又望着莎拉。她的嘴翕动着，可就是说不出话来。

　　莎拉和塞斯坐着，笑容满面。他们知道安妮特的感受，因为他们自己第一次听所罗门说话，也不是很久以前的事，两人都还记忆犹新。

　　"哎呀，"莎拉开口道，"俗话说得好：猫头鹰一言值千金①（①西方人认为猫头鹰是一种聪明智慧的鸟），别人没什么好说的了。"

　　塞斯和安妮特笑得止不住。

　　嗅．孩子们，我得走了。所罗门说，我西班牙语课要迟到了。我明天来。如果你们乐意，我们明天再聊。Hastalavista．②（②西班牙语，意为"再见"。）一眨眼的功夫，所罗门就飞走了。

　　莎拉和塞斯放声笑起来。

　　"他不仅会说话，难道还会说外语?"安妮特一边说一边笑，笑得连眼泪都出来了。

　　"看来是的，"莎拉答道，仍笑个不停，"只要所罗门在，就总有无穷乐趣。呵，永远完美，又永远变化着。"

　　三个人静静地坐在平台上。

　　"想荡秋千吗？"塞斯最后说。

　　"不想。"莎拉说。

　　"不想。"安妮特回答。

　　第十五章

　　莎拉、塞斯和安妮特坐在树屋的地板上等所罗门来。

　　"我们可以边荡秋千边等。"塞斯建议道。

　　"不，我不急。"莎拉说。

　　"我也不急。"安妮特附和道。

　　莎拉心里千头万绪。昨天夜里，她几乎没怎么睡着，今天在学校里，也基本上没注意老师讲什么。她想到一个问题，等不及地要问安妮特。

　　"你说你妈妈跟你说起过我们？"

　　"是啊。"

　　莎拉希望她继续往下说。

　　"她会到我的梦里来。不是每晚都来，只是有些夜晚。哦，他来了！"安妮特跳起来，指着天空。

　　莎拉和塞斯也跳起来。

　　"他个人真大！"安妮特叫道，看着所罗门在树屋的上空兜着圈子。

　　莎拉和塞斯彼此对视了一下，都咧嘴笑了。所罗门很久没这么郑重其事出场了。莎拉望望安妮特，然后看着所罗门一圈一圈地盘旋着，慢慢下降，逐渐靠近了树屋。她又感觉到那熟悉的兴奋和期待之情。

　　接着，扑通一声，所罗门落在了栏杆上。噢，大家好，我亲爱的没羽毛的朋友们……

　　安妮特高兴得尖叫起来。

　　今天怎么样，莎拉小姐?所罗门深深地注视着莎拉的眼睛。

　　"太好了!''莎拉开心极了。

　　我一眼就看出来啦。塞斯，你呢?

　　"挺好的，所罗门。非常好。"

　　真的，是不错。噢，安妮特，你加入进来，我们都很高兴。你今天好吗?

　　"我也很好，所罗门。真高兴让我加入你们的圈子。我真是太幸运了。真的，我觉得太幸运了。"

　　我们都觉得幸运，安妮特。聚在一起真好、我们是一种人，你知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呀!

　　安妮特笑起来。

　　莎拉，你说，自从我们聚在一起，你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所罗门问道。

　　安妮特和塞斯笑了。

　　莎拉看着所罗门。为什么问她这么个大问题？所罗门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向安妮特解释明白呢，就像他先向自己，后来又向塞斯解释的那样？她希望所罗门教安妮特怎么飞翔，就像初次见面时，他教自己或者教塞斯的那样。

　　她眯起眼睛，努力给这个大问题一个答案。莎拉从所罗门那儿知道的重要的事好像太多了。自从和所罗门相识以来，她生活里发生了那么多的事。在他的帮助下，莎拉和塞斯经历了许许多多。好像一下子真没办法从这么多往事中筛选出一件最重要的。

　　"所罗门，我不……"

　　莎拉，所罗门打断了她的话，我给你一个提示。要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事，你可以看自己对它的情感，情感如果非常、非常强烈，这事就最为重要。所以，如果你记得你最强烈的情感，你就可以由此发现最重要的事。

　　"你指好的情感，还是坏的呢?"莎拉问道。真有意思。她喜欢以这样的方式从所罗门那里学东西。

　　我是说，不论好坏。当情感非常强烈时，不管感觉是好是坏，它总意味着这事非常重要。但更多的时候，你更容易记住令人不快的强烈情绪。这些情绪往往告诉你有重要事情发生了，就像最先做出反应的指示器。

　　"那么，你是说如果我记得我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事，或者，感受过的最恶劣的情绪．那么，我就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事了?"

　　对。"噢，所罗门，你这么说，我就好回答了。因为这辈子，我最难受的时候是贾森和比利开枪打死你的时候。你流出血来，然后，闭上了眼睛。我想你是死了。"

　　安妮特蹙着眉，胳膊紧紧地抱住自己。

　　莎拉，我那时是死了，所罗门一本正经地说。至少在你们凡夫俗子看来。你爸爸把我那堆皱巴巴、生了蛀虫的羽毛埋在了后院里。你不记得了吗?

　　莎拉爆发出一阵大笑。所罗门对死亡公然大不敬，莎拉倒是始料未及。坐在这里．谈论着他自己的死亡，而与此同时，他仍生龙活虎的，这番情形令死亡这个严肃的话题失去了痛苦的意味．

　　真的，我们可以愉快地谈论死亡．比起你们三人来，在这点上，我可更有先见之明。

　　莎拉、塞斯和安妮特都拼命地笑。

　　"所罗门，你看问题的观点的确奇怪。"

　　我，看问题的观点奇怪？我认为你们凡夫俗子的观点才奇怪呢。

　　想一想吧。当进入这些奇妙的肉体时，你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不过是里面暂停的房客而已。而且，即使是现在，你们也都明白，自己不会永远居住在里面。大家都相信有一天自己会死去，因为没人见过有谁不死。可是，你们仍坚持为死亡忧虑，竭力抗拒死亡的降临。死亡是美丽、正常，而且奇妙的，可你们拒绝这样看待它。反过来，你们坚持认为死亡是令人厌恶、可恨的东西。你们把死亡看作一种刑罚。所以，当你们在社会里发现令人憎恨的坏人时，你们就判他"死刑"。怪不得在这个问题上你们弄得稀里糊涂。

　　三个人默默地盯着所罗门。他说得对。他们没见过谁不承认自己畏惧死亡的。这是个沉重、令人不安的话题。

　　很多人过于畏惧死亡，以致无法让自己好好地活着。那就太不幸了，因为死亡根本就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生命、更多的生命。

　　"我真想什么都懂，就像你一样，所罗门。"莎拉说。

　　噢，莎拉，你已经懂得了。我在这儿，只是帮你更清楚地记起来。你一次会记起一件事，到时候，所有的都会想起来。在记起来你们是谁的问题上，你们三人都干得很出色。

　　好啦，我得走了。孩子们，你们荡秋千玩吧。

　　再见！所罗门矫健地飞上天空，消失在远处。

　　安妮特注视着两个新伙伴，她觉得没有比这更开心的时候了。"我妈妈说对了，"她说，"你们的确懂得死亡。"

　　"是啊，"莎拉说，"只是我们得不停地记起来我们懂。"

　　第十六章

　　莎拉将上衣放在干道大桥顶端的水泥柱上，爬进她的"吊巢"，沐浴在周六午后温暖的阳光里。她喜欢这个地方，喜欢这条河。没有谁比莎拉更爱这条河了。她喜欢小河的春天：春天里，小河涨水，河水几乎漫过河堤，浪涛涌上来，拍打着圆木搭起的渡桥，她喜欢从桥上飞奔而过。她喜欢小河的冬天：河水从岸边慢慢向中央封冻，最后，冻结起整个河面，冰冷的水在白雪覆盖的冰层下静静流动。她也喜欢小河的夏天：河水渐渐暖和起来，可以让你卷起裤脚，在水浅的地方涉水而过。同样，她喜欢小河的秋天，就像现在这个时节：缤纷的落叶如彩色的小筏子，顺流而下，不知漂向何处。莎拉经常假装自己是个小人儿，就像她临睡前听的那些童话故事里的人物，就像她最喜欢的那个小拇指姑娘，乘着这些小小的树叶筏子，在山区小镇和下游的大洋之间，发现某些未知的美妙世界。莎拉将下巴靠在膝盖上，幻想着这样的航行，微笑起来。

　　妈妈该称心了。她心里暗暗发笑，想起妈妈因为她迷恋小河愁得经常唠叨。一想起妈妈无由来的担忧，莎拉全然没心情想她的小河了。

　　父母都是些自寻烦恼的人，她想，成天担忧这个，操心那个，可实际上，哪有什么事值得担心的呢。

　　莎拉记得那次和小河的亲密接触，想起这奇迹般的经历，她的心里总是感慨万千。那次，她滑下了圆木渡桥，或者，说得更准确点，是被一只热情有加的大狗给撞下去的。掉进水里的短短一段时间里，她历经了种种心理变化，最初是纯粹的恐惧，接下来，她感觉到某种

　　听天由命的无奈，意识到自己可能要淹死了。然后，她仰面浮了起来，顺水而下漂了好几英里，漂流的途中，小河的美丽令她万分惊奇，最后，转危为安，她意识到无论怎样，一切都无需烦恼。莎拉知道那次奇异的河中历险多少改变了她，她从此开始懂得生命无需烦恼。

　　"莎拉!莎拉!莎拉!"

　　弟弟的喊声让她猛地一惊。

　　"你听说塞缪尔·莫里斯差点在河里淹死吗?莎拉!莎拉!你听说了吗?"贾森一边往她这边跑一边叫着。

　　莎拉从她的"吊巢"里爬了出来，望着弟弟慌里慌张地向她跑来，一边还用手按着头上的帽子。

　　"塞缪尔?"莎拉压着嗓子问。"塞缪尔·莫里斯是谁?哦，不，"她倒吸了口气，明白过来。那是塞斯的小弟弟呀。

　　"你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他在哪儿?他要紧吗?"莎拉的问题连珠炮似的，贾森一个还没答完，另一个又紧接着来了。

　　"他们在彼特家的杂货店里正说着呢。"

　　"哎，说给我听听!"莎拉气恼地叫道，一把抓住贾森的手腕，紧紧地盯着他的脸。"他们说什么?"

　　"我不知道!"贾森也叫起来，使劲拽回胳膊，戒心十足的模样，"哎唷，莎拉，你怎么回事?"

　　"对不起，贾森，我没想拽你来着。我是说……"莎拉没了声音。她不打算向弟弟解释她和塞斯--也就是塞缪尔的大哥哥--的奇妙友谊。她解释不清楚，就算解释上一百年。况且，无论如何，现在也不是解释这个的时候。"得了，告诉我你听说的事吧。"

　　贾森显得很固执。他不喜欢莎拉经常这样对他发号施令，但他喜欢掌握某些莎拉想知道的消息。这使他感觉良好。

　　"好啦，贾森，你听说什么了?告诉我吧!"

　　"人家说，那个笨得要命的小家伙做了只小筏子，想顺着小溪漂流，可是，在小溪的人河口，筏子翻了，他掉进水里，水流很急。噢，还说到他哥哥把他从水里拉上来，正巧赶得及时。"

　　塞斯!莎拉心里念叨着。"他……他们没事吧?"

　　"我不知道，莎拉。我就知道这些。"贾森往家里跑去。

　　莎拉站在桥的当中，不知道该做什么。是不是去塞斯家，径直敲他家的门?这似乎太鲁莽了。她从没到塞斯家里去过。要么，我就从他家门口路过，看看有什么动静。她转过街角，朝塞斯家走去。

　　街道和往常看上去没什么不同。莎拉没看见任何人，周围没有车辆，也没有人。和平常一样，塞斯家看上去很安静，没有一点令人不安的迹象。

　　莎拉的心怦怦地跳得厉害。她想找到塞斯，确定平安无事，好放下心来，可又不知去哪儿找。周末她很少见到塞斯。她不知怎么办。莎拉又朝杂货店跑去。也许他们还在谈论这件事。也许，那里有人知道怎么回事。

　　莎拉冲进杂货店的前门。这是幢年久失修的老房子，扑面而来的是熟悉的气味，药品、香水的气味混杂着平底锅煎烤汉堡牛排和洋葱的味道。她看见三五个人坐在冷饮柜那儿，正热切地聊着什么事。莎拉躲在书报架后面，免得别人看见，一边尽量向他们靠近，竖起耳朵来听。

　　"真蠢呐，这帮孩子们。他们就是不明白河水急，危险着哪。他们把河当成游乐场了，专门给他们玩呢。"莎拉听见一个上年纪的妇人抱怨着。

　　"哎，现在的孩子们，你知道，可不就这样。他们把什么都当做游戏。如今，你是没办法让他们干正事喽。"彼特一边说，一边拿着块脏兮兮、油腻腻的抹布擦柜台。

　　莎拉一边听一边皱眉头。这帮爱发牢骚的老家伙们，她心里嘀咕着，怎么回事?说说怎么回事呀。

　　"噢，那孩子也不是头一个差点淹死在河里的。汉德森家的女孩儿也差点淹死，不是吗?叫什么名字来着，莎拉，对吗?我听说她掉进河里，差点没了命。该有人管管这事了，别让那帮孩子们在河上玩耍了。应该禁止他们去玩。"

　　莎拉在书报架后面蜷缩起来。她的心怦怦地狂跳起来，她简直担心别人会听见自己的心跳。她想跑开藏起来，但没地方可逃。要让别人看见自己藏在这里还不如死了好呢。

　　"她妈妈跟我说，她说了无数次，叫女儿别靠近那条河，可就是没用。现在，我还看见她时不时地悬在河面上玩。哎，我说啊，要是我的孩子，他们可休想去河里玩。我给他们一大堆的活儿做，让他们忙得顾不上河不河的。要是他们不听话，呃，照我说，他们非得听话不可。"一个大块头的女人说。

　　莎拉从她藏身的地方往外看。要是我是你的孩子，我马上做只筏子漂走，离你越远越好，莎拉心想，离开你们这群人。你们什么也不懂，又刻薄又讨厌。

　　前门砰地一声开了，进来三个男人。

　　"他们没事，"莎拉听见其中一个说，"大孩子让块带刺的铁丝网刮伤了，不过，看起来还不太厉害。大概没问题，如果路上血不流光的话。"

　　莎拉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塞斯!她心里喊道，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她觉得自己马上要崩溃了。

　　"那孩子真是好水性。我是说，要让我跳下去，我还真犯犹豫呢。水流凶险着呢。"

　　"医生给他缝合了吗?"

　　"医生出城去了。只好开车送他们去福勒维尔的医院。"

　　医院!塞斯去医院了!莎拉再也待不下去了。她从书报架后面跑出来，飞快地冲出门去。根本没人注意到她。她沿大街跑着，泪流满面。她觉得没有比这更难受的时刻了。

　　她跑过了十道大桥，又顺着河边小径、还有她和塞斯的秘密小道一路飞奔，然后，沿着塞斯搭的奇妙树梯上了树屋。莎拉现在待在他们的秘地，知道他受了伤，或许吓得半死，自己却见不到他，也没法安慰他、帮助他。莎拉觉得这大概是天底下最悲惨的事了。她用手捂着脸，哭啊，哭啊，哭得伤心透了。

　　"所罗门。所罗门。你在哪儿，所罗门?我需要你。我需要你帮助塞斯。所罗门，你在哪里?"

　　所罗门正绕着树屋的上空飞翔。莎拉睁开眼睛，眯起眼瞅着天空，但泪水遮住了视线，她几乎看不清什么。她在衣袖上擦了擦脸，擤了擤鼻子，好使呼吸顺畅些。可她还是觉得头脑发闷，鼻子一点也不通气。她很久没哭得这么厉害，哭成这个样子了。真是难受极了。

　　可是，看见所罗门在她的上空盘旋，她立即觉得欣慰了。

　　莎拉从这只神奇的猫头鹰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强有力的"吸引定律"了。所有的定律一起也没它重要，所罗门曾经说过，"吸引定律"规定，"同类的东西互相吸引。"

　　莎拉知道，无论如何，她现在的心情与所罗门所代表的幸福安乐毫不相配。所以，她自然也明白，在她感觉如此恶劣之时，所罗门是无法帮助她的，甚至无法和她在一起--因为所罗门是幸福之师。

　　莎拉将身子坐直了些。她扯下扎着马尾辫的橡皮筋，用牙齿咬住橡皮筋，拿手指梳理一下头发，然后，重新用橡皮筋扎了个马尾辫。接着，她在袖子上擦了把脸，深深吸了口气，努力寻找快乐的想法，就像所罗门以前反复教她的那样。莎拉知道要找回安乐状态，她必须抛开这些痛苦的念头，代之以快乐的思想。可是，做起来并不容易。如果你平生最要好的朋友遭遇不幸的话，更是如此。

　　莎拉望着所罗门在天空盘旋。他用力振动巨大的双翼，越飞越高，接着，又轻盈地从高空滑翔下来，越飞越近。所罗门的盘旋具有镇静效应，单单看着他飞翔，莎拉就已经觉得好受多了，心里几乎平和起来。这时，所罗门轻轻地降落在平台上，落在了她的身边。

　　不必烦恼，亲爱的莎拉。所罗门开口说道。

　　"所罗门，你能来，谢谢你。塞缪尔掉进河里，塞斯把他救了起来，不过，我想塞斯受伤了，塞缪尔怎么样了我还不知道。"

　　所罗门听着莎拉解释。

　　接着，莎拉打住了，想起来用不着向所罗门解释这些。因为莎拉知道，所罗门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肯定知道塞斯的事。因为莎拉、塞斯和所罗门三个是最要好的朋友。

　　看来你受了杂货店那帮人的感染，也苦恼起来。莎拉，你忘了幸福是充裕的吗?

　　莎拉看着所罗门。"哦，对呀，我想是忘了。"她轻声说，有些难为情。

　　莎拉，别对自己太严厉。正常的人都会这样，看到眼前的事，就相应地为自己的心情定下调子。当你爱的人经历某些你不愿他经历的苦难时，心里难过是正常的。不过，莎拉，你得记住，你是无条件给予爱的人。而懂得并享有无条件的爱的人，无论什么情况，都能够感觉快乐。

　　莎拉微笑起来，想起他们三个曾花了很多时问讨论无条件的爱。他们曾谈到，当一切顺利时，保持良好心境、对人或事心怀爱意是很容易的；可是，不如意时，仍能让爱充满心间，这才是对无条件爱的真正的考验。

　　塞斯和他弟弟都没事，莎拉。我看铁丝网划的伤口很快会愈合的。不过，忧心忡忡的城镇、恐慌忧虑的父母们倒是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唔，这类伤口更折磨人。

　　莎拉完全明白所罗门的意思。藏在杂货店书报架的背后时，她已经亲自领教过了。

　　这件事你能帮上大忙，莎拉。

　　"你说什么呢?"

　　你不会去夸大渲染负面感受的，毫无疑问，你是惟一这样的一个人。你将是塞斯生命中值得信赖、可以依靠的人，你完全懂得他的幸福。

　　莎拉感到一阵强烈的内疚涌上心头，因为她把塞斯的幸福忘到脑后去了，轻易就被恐惧和痛苦的激流冲昏了头脑。

　　不要为你的担忧沮丧，莎拉。你担忧只不过表明你非常爱你的朋友。不过，你很快就镇静下来了。实际上，如果不是刚才信心动摇，你也不会理解得这么透彻了。因为你保持沉着的愿望现在更加强烈。

　　莎拉心里舒畅多了!

　　莎拉，别去关注塞斯的伤口，这样，才能体现出对朋友的爱。

　　"可是，所罗门，那他不会觉得我对他不闻不问吗?"

　　莎拉，我不是让你忽视你的朋友，只不过是不要给予他负面的关注。去关心塞斯吧，但只需关注他这次经历中让你感觉好的方面。

　　我相信这会大有好处的，莎拉。不必烦恼，可爱的姑娘。以后再聊。

　　所罗门扇动强有力的翅膀，腾空而起，不见了踪影。

　　莎拉深深地呼吸着。所罗门给了她很多需要思考的东西。她寻思着什么时候可以见到塞斯，又琢磨着该跟他说些什么。今天见不到他，她倒觉得松了口气，因为她需要时间来想想这一切，并且学习如何只怀抱积极的想法。

　　第十七章

　　一整天，莎拉课间在拥挤的走廊里穿行时，一直在寻找塞斯。希望他没事。莎拉想道，心里很是忧伤。

　　她沿着教学楼的楼梯，从四楼走到三楼、二楼，再转一个弯，就是通向一楼的楼梯，正在此时，她看见塞斯慢慢地走下楼来。她慢下脚步，隔着几级台阶跟在他身后，一边细细打量着他。塞斯的背包笨拙地斜挎在右肩上。有那么一会儿，莎拉寻思着他为什么不背着背包，像他平时那样。接着，她注意到他左臂上包扎着厚厚的绷带，从肩膀上下来，一直到指尖，看上去整条胳膊都给裹住了。

　　莎拉哽住了，从绷带的大小上她断定塞斯的左臂一定伤得厉害。接着，他转身走出了高大的前门。莎拉惊得叫出了声，她看见另一块纱布几乎覆盖了塞斯的左半边脸。她准备开口喊他，想去安慰他。或许，是想让他来安慰自己?不过，她还是打住了。

　　莎拉觉得膝盖发软，似乎马上就要跌倒了，她扶住楼梯的栏杆，让自己稳了稳神。她记起了所罗门睿智、明晰的话语。你不会去夸大渲染负面感受的，毫无疑问，你是惟一这样一个人。你将是塞斯生命中值得信赖、可以依靠的人，你完全懂得他的幸福。

　　莎拉最不希望的就是让塞斯看见自己有多惊慌。莎拉庆幸这一整天没碰上塞斯。她真的需要更多的时间让自己稳住神。他半个身子都被难看的绷带缠住了，她究竟怎么可以做到点呢--不去渲染他负面的体验，充当他可以依赖的朋友?她如何能够假装一切如旧?

　　所罗门，莎拉心里呼唤着，我需要你的帮助。我需要你帮我从塞斯的绷带上看到好的一面。

　　莎拉，那些了不起的绷带正帮助伤口愈合呢。在绷带下面，是聪明的幸福细胞。这些细胞正以比平常更有效的方式召唤力量的源泉，来促进愈合过程。人的身体是奇妙的，莎拉。它灵活、健壮．具有复原力。想一想吧，等绷带拆除后，塞斯又会活蹦乱跳的了。

　　莎拉微笑起来。所罗门总有办法让她心情好起来。

　　"谢谢，所罗门!"

　　"嗨，塞斯，等等!"

　　塞斯走得并不快，但他已经穿过了半个停车场。莎拉跑着赶上他。

　　"嗨!"莎拉说，追上了塞斯。

　　"嗨!"塞斯说，眼睛朝别的地方望去。

　　"我听说，你水性可棒了，那么急的水流一点也奈何不了你。"莎拉说，希望突出这点，在塞斯最近这次不寻常的经历中，她所能想到的最好的一点就是这个了。

　　塞斯没说话。

　　"多亏你反应快、动作敏捷才救了塞缪尔的命!"

　　塞斯还是没说话。

　　"还有，卡莱尔太太的假发掉进香蕉布丁里，在搅拌机里缠成一团，他们只好把布丁全扔了。"莎拉咧嘴笑起来。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说起这个，但她高兴地注意到塞斯也微笑起来。

　　塞斯笑出了声。"莎拉，真有这事吗?还是你编的?"

　　"真的，我保证，真有这事!塞斯．你知道我从来不对你撒谎。在重要的事情上，诸如布丁什么的，我怎么都不会撒谎的。"

　　"哦，是呀。"塞斯笑起来。"嗯，好吧。那很好。"

　　"见着你真好，塞斯。我挺想你的。"

　　"是啊，我也挺想你的，莎拉。我想得过几天，我才能在树上荡秋千。今天晚上，我去不了树屋了，因为……"他顿住了，不愿解释说自己得去医生的诊所换绷带。

　　"没什么大不了的，"莎拉插嘴说，"我们过两天补上。我有很多、很多的事要跟你说，不过也没什么十万火急的。再见，塞斯。"

　　塞斯转过街角，向家里走去。莎拉觉得自己仿佛成功地跑完了一场障碍赛，其中任何一

　　样都会让她跌跤，可她没有。她微微笑起来。对刚才的一切感觉良好。这并非一场十全十美的对话，她心里明白。可是，她毕竟成功地避免了渲染那些被称作负面体验的情绪。她想振奋塞斯的精神。她希望自己达到了这个目的。

　　干得好，莎拉。莎拉在脑子里听见所罗门的声音。

　　"谢谢，"莎拉轻声说道，"谢谢你的帮助。"

　　第十八章

　　莎拉往树屋走去，感觉怪怪的，因为知道塞斯去不了树屋了。安妮特说她可能也去不了，好像是她爸爸想让她见见新来的女管家，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

　　莎拉决定路过彼特家的杂货店时顺便买块糖。她站在摆糖的柜台前，犹豫着不知买哪一种。她选出一块，马上变了主意，放回去，拿起另一块。可是，紧接着又换了主意，于是又放了回去。为着自己的犹豫不决，莎拉轻声笑了起来。这么多年来，莎拉吃了不下几百条糖块，总也吃不够。可今天，似乎没有哪块糖吸引她。

　　"嗯，你们看上去都不错，"她自言自语道，挑了块杏仁好时巧克力糖。她站在柜台前，等彼特过来收钱。

　　彼特在冷饮柜那边，正和那些高高地坐在旋转吧台凳上的人们聊天。他似乎没注意到莎

　　拉等在那里，仍继续讲他的，一边心不在焉地抹着柜台。

　　"呃，小的快好了，"莎拉听见一位穿白衣的妇人说道。"不过，那个大的，他要落下些惹眼的伤疤了。真让人遗憾，那孩子长得可帅气了。哎，这些孩子呀，他们就是不听话。"

　　莎拉把糖块丢在柜台上，走出了杂货店。她对任何一种糖都完全失去了兴趣。她走到了树屋，觉得倦怠得很。

　　她高高地坐在树屋上，背靠着树，双腿蜷起来，抵着胸口，下巴靠在膝盖上。这是个温暖的秋天，风哗啦啦地穿过树林，落叶四处飘零，四周一片寂静，惟有风声和落叶声。莎拉深深地吸了口气。

　　噢，所罗门，你在哪儿都没关系。今天，只有你和我，就像从前。莎拉伸直了身子平躺在树屋的地板上，眼睛往老树的深处望去。不时有一阵阵的大风吹过，大风来时，金黄的落叶纷纷扬扬地在她周围飘落。莎拉想，不知落叶多久会覆盖她的身体。她想像着，塞斯爬上树梯，发现她的身子一动不动，完全埋在落叶下面。想像着这样的场景，她不禁微笑起来。真希望他在这里，她想，突然问觉得非常的孤独。哦，所罗门，人为什么要留下伤疤呢?

　　她听见头顶上的树叶间传来一阵很响的簌簌声最重要的是，他们每个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完美状态，而且，明确地、不间断地索取所需的一切，以求保持各自永恒的完美状态。实际上，莎拉，你的身体感觉到生命活力，正是因为这些细胞在永无止境地索取着。

　　"哇!可是，所罗门，如果细胞们知道自己是谁，而且知道各自的完美状态一那么，人为什么还会生病，或者，还会留下伤疤呢?"

　　这只不过是因为人们有时候让自己处于烦恼、害怕、生气的心境中，这些不良情绪会阻碍活力--活力正是细胞索取的--在身体里自由流动。焦躁、忧虑会在身体里造成凝滞状态，这样，活力就无法自由自在地在身体里流动。

　　你看，莎拉，不管是谁，甚至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细胞索取东西，要求总会被满足。所以，当身体受了伤，离伤口最近的细胞会准确得知恢复原状所需的物质，然后，他们就提出请求。于是，活力立即开始流动，身体的其他部分和功能也开始做出反应。各种各样助于康复的营养物质在身体里输送起来，身体的自然愈合随即开始了。当寄居在这个身体里的人心情愉快、心怀渴望或者感恩时，康复就顺利进展。但如果这个人悲伤、气恼或者恐惧，康复就受到阻碍，或者遭到抵抗。

　　随即飘下些树叶，紧接着，所罗门扑通一声落在了树屋的地板上，正好落在她身边。莎拉坐起来，笑出了声，一边拂去落在头发上的叶子。

　　人都有伤疤吗，莎拉?

　　"我不知道，有吗?"

　　嗯，莎拉，这可不一定。有人有，有人没有。这实际上取决于个人的抵抗程度，取决于他能否让身体的自然属性保持完美状态。你看，身体是由无数的细胞构成的，每个细胞都力求完美，力争在完美的群体里找到自己完美的位置。

　　"所罗门，这些细胞思考吗?我是说，听你说起来，它们就像小人儿似的。"

　　他们各自有不同的意图，他们意识事物的方式和你不同，但和你一样，他们是有意识的，他们也会思考。他们具有理解力，还有很强的认知能力。

　　"嗯……可是，我想，当你遇上事故时，并不是很容易能有好心情或者心怀感激的。"

　　我赞同。这个时候是更难一些。但即便如此，努力一下，大家都能做到，尤其是如果你知道身体可以自然康复的话。不过，莎拉，大多数人关注的并非自身的情形，他们并不关注自己究竟是促成或者是在阻碍愈合过程，以及由此取得的效果，相反，他们总是在留意别人的情况，他们的错误正在这里。如果他们看见别人没有康复，他们就断定入受了伤就是这般模样，而不去想想这人有没有让康复的活力自由流动。大多数人不了解他们自己身体里的痊愈力量。所以，他们没有强壮、精力充沛的感觉，总是提心吊胆、脆弱不堪。因为周围有那么多的例子证明我们有痊愈的力量，这样想真是奇怪。

　　"那么，你是说如果塞斯心情愉快，他就不会留下伤疤了?"

　　正是这样，莎拉。他的身体记得受伤前是个什么样子。所以，如果不受阻碍，它会让自己恢复原来的完美状态。

　　"可是，所罗门，看看我的伤疤。"莎拉拉起裤腿，露出小腿前侧一条狭长的伤疤。"我站在树枝上，树枝断了。我掉下树来，划伤了腿，就留下了这么条大疤痕。为什么会有这么难看的伤疤?"

　　那天你还记得什么?

　　"噢，我的裤子撕坏了，腿流了很多血。妈妈气得要命，因为她不让我上树。她把我的裤子扔掉，说裤子不是弄坏了来补的。后来，她在我腿上涂满了火辣辣的红药水，痛死我了。她说药水可以杀菌。然后，她在我腿上缠了绷带。缠了一圈又一圈。看上去好像我整条腿都受伤了一样。"

　　还有呢?

　　"嗯，那是个星期六，我们家去了福勒维尔的游泳池，他们不许我下水。我记得天非常的热，绷带全粘在了伤口上。妈妈取下纱布时，我痛坏了。很长时间，我甚至都不能洗澡。还有……"

　　说这些就够了，莎拉。回忆起这一切，你当时是觉得开心、渴望、感激，还是感到生气、失望和悲伤呢?

　　"嗯，很难说。掉下树来，我对自己也很气恼。我当时应该小心的。而且，我生气是因为我知道这下子麻烦大了，撕坏了裤子，从树上掉下来，还有首先就不应该爬树。"

　　莎拉深深地叹了口气。单是说起这事，就仿佛又回到了那令人沮丧的一天。

　　莎拉，一般情况下，我并不鼓励你花那么多时间去回忆让你感觉不快的事，但既然你问起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让身体自然康复的事，你就必须弄懂究竟是什么阻碍了愈合过程，这点非常重要。

　　"噢，所罗门，你是说如果一个人心情愉快，他的伤口也会自然愈合，甚至不留伤疤吗?"

　　是这样的。

　　莎拉坐在那里，揉着腿上的伤疤，没有说话。伤疤在腿上已经两年了。很难想像这里没有伤疤了。

　　快乐，莎拉，是对所有好时光的回应。

　　莎拉继续心不在焉地揉她的腿，一边努力回想她从树上摔下来的那天。那天，有一家子人从城里来莎拉家做客，他们一起吃午饭。这家人每年都要来～两次。莎拉从不希望他们来。他们一来，家里就得做待客的准备，莎拉就得干额外的家务活，另外，买东西、做吃的，也得费不少时间。她的父母总是和朋友们玩得开心，可她一点也不喜欢这家的孩子。这家有两个孩子，男孩和她弟弟一般年纪，女孩子叫凯，比莎拉大一岁。凯是城里的女孩，穿得非常漂亮，而且，在莎拉看来，凯很是傲慢。她总是不停地拿她的都市生活和莎拉家的乡村生活进行对比，认为都市生活完美、理想，而乡下的生活自然是不上档次的。莎拉觉得凯有些无礼的话是故意说的，但她一直竭力表现得彬彬有礼。可是，凯又说，莎拉家所在的小镇居然没有大超市，逢年过节时连像样的食品都买不到，真是太不幸了。这个时候，莎拉一下子忍无可忍了。她记得自己转身就走，跑进了后院，打定主意怎么不像城里人、怎么不淑女就怎么做。愤怒之中，她爬上了树，希望从此别再看见这个讨厌的女孩子。

　　莎拉，回想一下，不难看出，从树上掉下来这件事情其实和你那时的情绪完全相称，不是吗?

　　"呀，是啊，"莎拉笑起来，"这很清楚。"

　　所以，考虑到你当时的情绪，还有你从树上摔下之前身体内的抵抗程度，不难理解你摔下来之后，身体内的抗拒力变得更大，不是吗?因为那个时候，你痛得厉害，裤子撕坏了，而且，你妈妈又很生气。

　　尽管所罗门仍在解释，莎拉内心的声音都暂时盖过了所罗门的话语。莎拉似乎仍清晰地看见凯一脸幸灾乐祸的神情，低头看着她躺在草地上，动弹不得。"仿佛凯一整天贬低我们家的刻薄话句句都是真的。我就是最好的例子，躺在地上，就在她面前。"

　　所罗门不言语了，他知道莎拉完全懂了。

　　莎拉抬头看着所罗门，叹了一大口气。"噢，怪不得我们会留下疤痕。让幸福之流流动并不容易。"

　　所罗门笑了。哎，莎拉，会越来越容易的，但的确需要练习。

　　"好的，所罗门，看来我得走了。谢谢。"

　　不用谢，莎拉。

　　"所罗门，"莎拉匆匆地说道，想赶在他飞走之前把话说完。"塞斯是不是心情不好，是不是因为这样他救塞缪尔时才会受伤?"

　　实际上，莎拉，塞缪尔掉下河时，塞斯的状态非常好。因为那天下午他感觉很好--显然，他与他的指导系统沟通良好，所以，他得到了启示．回家时选择了那条路。不说别的，沟通不好的人根本就发现不了塞缪尔。

　　"可是，所罗门，我不懂了。如果塞斯与他的指导系统沟通良好，那他怎么会伤得那么厉害?"

　　莎拉，别受杂货店里那群人影响，而做出负面的结论。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一切进展顺利。

　　"可是，所罗门，难道塞斯不受伤就救不了塞缪尔吗?"

　　当然可以，莎拉。这是可能的。但你不能认定这中间有什么严重的错误。有时候，表面的挫折掩盖的是奇妙的机遇。只有等你明白了幸福真的无穷无尽时，你才能发现生命的珍宝无处不在。

　　"那么，好吧，所罗门。你不会错的，我只是觉得……"

　　莎拉，你记得那次吗，你被那毛茸茸的狗伙伴撞下圆木掉进河里?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莎拉，你认为别人对这次意外怎么看?你被撞下河，顺流漂了好儿英里，你觉得他们为这事高兴吗?

　　"不，所罗门。他们觉得糟透了。他们认为我太蠢了，怎么会到那圆木上去，还有，他们认为我压根不该靠近那条河。"

　　你自己认为呢，莎拉?你掉下河去觉得难过吗?

　　莎拉绽放出笑颜，一下子豁然开朗。"不，所罗门，我一点不难过。"

　　为什么不呢?对这件非同寻常的事，为什么你的感受和别人不一样呢?

　　"因为，那天，从河里出来后，我不再害怕那条河，也不因为会被淹死而后怕，相反，我觉得自己非常有力量。以前，别人为了吓唬我总是说这条河如何如何，这么一来，反倒证明他们说的都不是真的。不管别人怎么想，我觉得自己很安全。所罗门，那一次，我知道了那条河并不危险。我想，那也是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自己内在生命的幸福美好。所罗

　　门，无论如何，我不愿失去那次的经历。每一分每一秒都不愿失去。"

　　那么，你是说，有时候，当你从外面看待某件事时，或许你不能真正认识它的内在价值?

　　莎拉微笑了。所罗门真是睿智，他什么都懂。只有置身其中的人才能真正领会它的全部价值，或者它的理由，是这个意思吗?

　　莎拉，就像你的经历一样，塞斯的经历对他具有重大价值。在未来的很多年里，这价值还将继续得到体现。莎拉，无论最初的情形如何，也无论表面情形如何，幸福之流永不枯竭。

　　莎拉绽开笑容。她感觉好极了。"谢谢你，所罗门。太谢谢你了!"

　　第十九章

　　莎拉迫不及待地想在树屋里再次与塞斯和安妮特会面。她对幸福有了崭新的理解，急不可耐地要与人分享。同时，她正热切期待着塞斯的迅速康复。她等不及地要告诉塞斯关于他体内细胞的事，告诉他细胞们完全知道如何应付，还有，他会很快恢复成原来那个塞斯，马上又可以在绳子上荡秋千了。此刻，莎拉正经历着全新的体验，充满活力，洋溢着激情。

　　从一个个的教室经过时，莎拉留意着塞斯和安妮特的身影，一边在心里设想与他们的对话。她感到兴奋不已，她要把自己所领会的一切都告诉他们，比如，事情有时看上去一团糟，但实际上没有什么不好的等等。

　　莎拉看见安妮特向她走来。便到走廊的边上等她。安妮特看上去不太开心。

　　"怎么啦?"莎拉脱口而出，话音刚落，就后悔不该一上来语气就这么消极。

　　"哦，莎拉。我刚才见到塞斯了。他说他爸妈禁止他去树屋了，还不许他到河边去。哎呀，莎拉，我们该怎么办呢?"

　　莎拉站在那里，震惊不已。她简直无法相信安妮特的话。

　　别这么早做定论，莎拉。莎拉在脑子里听见所罗门的声音。你有过很多比这更糟糕的经历，但问题最终都解决了。别气馁，别做出负面的推断。

　　安妮特看上去似乎要哭了。虽然安妮特的坏消息仍让莎拉心慌意乱，所罗门的话却多少让她宽慰了些，因为莎拉知道他是正确的。

　　"安妮特，别着急，"莎拉试图安慰她的朋友。"以前我们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但最后一切都好起来了。"

　　"我想是吧。"安妮特无精打采地说。

　　"真的，没关系的，安妮特。树屋所在的土地是属于威尔森霍姆先生的，我想半个城镇都是他的。不管怎么说吧，当他发现我们在他的树上荡秋千时，他简直气疯了，他准备让人把河边的树全砍了。"

　　"你开玩笑吧?"安妮特说，"那么些美丽的树？太糟糕了。"

　　"真的，不过，这正是我要说的。他最后并没有把树砍掉，他改变了主意。所罗门说我们可以按我们的意愿改变任何事情，要做的只是改变自己的想法。"

　　铃响了，两个人都吓了一跳。一时间，两人都觉得难以丢开这么个引人人胜的重要话题回到枯燥的课堂里去。莎拉想跟安妮特讲讲那件事的始末。她怎么样把威尔森霍姆太太的小猫从树的高处救下来，目睹了这令人称奇的营救行动后，威尔森霍姆太太又怎么劝服了她丈夫，让他相信莎拉和塞斯在树上很安全。还有更多真实的例子，一开始似乎什么都不对头，但在所罗门的指引下，她和塞斯又怎么改变了自己的想法，然后相应地改变了自己的感受，由此，带来了奇妙的结局。她还想告诉安妮特，那一次，塞斯家要被迫离开这个城镇了，因为他爸爸丢掉了五金店的工作，后来，威尔森霍姆先生给了他一份新的工作，让他做牧场的工头，她和塞斯当时是怎么欣喜若狂来着。还有，一开始塞斯的爸爸拒绝接受这份新工作，她和塞斯难过极了，后来，他爸爸看清了整个情况后，又怎么改变了主意。在莎拉认识塞斯后短短的一段时间里，很多次经历都证明最初看似危机的事态下其实掩藏着幸福。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莎拉努力安慰安妮特，"放学后，我们在树屋见。"

　　"我希望所罗门能帮我们度过这个难关，莎拉。"

　　"没事的，"莎拉重申道，"你看着吧。"

　　"哦，希望如此，"安妮特说，向后朝她教室的方向走去。

　　我也希望如此，莎拉轻声说道，意识到自己其实可没她说的那么有信心。

　　第二十章

　　莎拉往树屋去的路上，心里的火气越来越大。她一直在想所罗门说的话：人体内的细胞可以自愈；心情愉快时，人体内的抗拒力减弱，身体的康复就会加快。塞斯的父母太蠢了，莎拉想道。他们不帮塞斯开心起来，反倒惩罚他，不让他做自己最喜欢的事。他们在阻碍他康复!

　　"莎拉，等等!"莎拉听见后面传来塞斯的喊声。

　　她觉得不太好意思，塞斯来得不巧，正好撞上她想法最消极的时候，说不准，这是她平生最消极的想法。她试图立即改变情绪，可她脸上的神情泄露了她的心情。

　　"莎拉，怎么啦?看上去，就像你的猫被轧死了十次似的。"

　　莎拉笑起来。"没事。我的猫命大着呢。"

　　"我想，安妮特已经告诉你了：我被暂时流放了。"塞斯努力说得有趣些。

　　"是呀，我听说了。"

　　"莎拉，别担心。比这糟糕的事情我们也经历过。都会过去的。无论如何，缠着这些绷带，我也没法在绳子上荡什么花样。"

　　莎拉看着塞斯，深深地注视着他的眼睛，想肯定他是不是真像他说的那么轻松。不过，看起来他并不烦恼，反倒显得平静、自信。

　　"我知道。你说得对，塞斯。一切都会好起来。我知道会的。"

　　"莎拉，你和安妮特去那里玩吧。再见。"

　　莎拉放下心来。她真高兴，塞斯没有生父母的气，看起来，他没有让身体处于阻碍伤口快速愈合的抵抗状态。

　　莎拉冲下大路，上了通向树屋的小径，塞斯则沿着大路继续往家走去。可塞斯不来树屋，就是让人感觉不对劲，莎拉觉得很忧伤。

　　她转过小径的最后一道弯，来到小溪边，瞧见安妮特站在树屋的平台上，抬头望着树梢。莎拉把东西放在树底下，自己沿树梯爬上了平台。好像什么都不对劲似的，塞斯应该在这里的!

　　一切就仿佛是昨天的事情：她和塞斯在属于他俩的树屋上快乐地荡秋千，分享着甜美的友谊和激动人心的秘密。可现在，一眨眼的功夫，塞斯就被从树屋上驱逐出去了，甚至被迫离开了所罗门。站在这里的却是新来的女孩。当初，塞斯邀请安妮特加人他们的小圈子时，莎拉本来就不乐意，可现在，安妮特似乎取代了塞斯。塞斯走了，安妮特倒在这里。

　　"嗨，安妮特。"莎拉蔫蔫地打着招呼，听到自己的声音，莎拉觉得应该表现得开心些才对。

　　"嗨,莎拉。"安妮特应了一声，声音听起来一点不比莎拉开心。

　　"噢，咱们都到了。"安妮特说。

　　"是啊。"莎拉说。

　　所罗门高高地栖在河对岸的树梢上，望着两个女孩子安顿停当了。等她们坐稳了，他就飞过河来，轻盈地落在平台上。扑通！喂，大家好！我亲爱的无所畏惧的、友好的、爱好自由的、没有羽毛的女性朋友们！

　　两人都笑起来。"所罗门，你总这么快乐吗?"

　　噢，是的，安妮特，我想是的。忧伤让人无法接受呵。

　　莎拉看着所罗门。所罗门自始至终贯彻着他的哲学，不停地寻找让自己开心的事，这点她实在佩服。她希望自己能更像所罗门一些。

　　"无法接受?"安妮特说道，"听起来，快乐成了你的选择?"

　　始终是我的选择。

　　所罗门的回答让安妮特撅起了小嘴，莎拉望着她撅嘴的模样，还有她脸上热切的神情，不由得想起她和所罗门也曾有过多次类似的对话。莎拉不费劲就能猜出安妮特下面要说什么，因为这样的话她自己也说过很多次:

　　"可是，所罗门，有时候，有些事情你没办法控制，那让你心情好不起来！"

　　我知道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安妮特，事实并非如此。有一天，你终究会明白，你能够随时把握你的感觉。

　　莎拉知道，在这一点上，所罗门是正确的，因为她已经亲身体验多次了，她可以改变她的关注点，并由此改变内心的感受。可是，听着安妮特和所罗门的对话，莎拉不禁想到安妮特的妈妈.想到她的死。这是多么令人伤心的事啊。在这件事上，怎么能够转移关注的焦点使自己好受起来呢。

　　"可是，所罗门……"安妮特反驳着。

　　莎拉蜷起双腿，下巴靠在膝盖上。她闭上了眼睛，鼓起勇气准备承受那些令人心碎的话语，安妮特肯定要说起她妈妈的死了。

　　"可是，所罗门，"安妮特接着说道，"我们在这奇妙的树屋上荡秋千，可是造树屋的人-塞斯。我们的好伙伴，却再也不能来和我们一起玩，莎拉和我怎么能开心得起来呢?"

　　莎拉睁开眼睛，诧异地瞪眼看着安妮特。她指的可怕的无法控制的事件竟然是塞斯来不了树屋，而不是她母亲的死！

　　所罗门微笑着，深深地凝视着莎拉的眼睛，欢喜地看着她醒悟过来。

　　安妮特似乎己经将丧母之痛抛到了身后，莎拉虽不清楚具体情形，但她可以肯定这点。所罗门曾花了很多时间和莎拉谈论转移关注点的事，他说过，无论发生什么，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催发生机活力的事物上去，心情就会好起来.这法子非常有效。但对这点，莎拉从没像现在这样理解得那么透彻。

　　她背靠着树坐在那里.专注地聆听所罗门给安妮特解说。曾经很多次，他也如此这般解释给莎拉听，比如，无论发生什么事，不能中断和幸福之流的联系。还有，如何能够控制你的感受-那是因为你可以控制你关注的焦点。

　　所罗门开始说了:一切发生的都是美好的。

　　莎拉和安妮特都直直地盯着所罗门。两人都没说话，他的确抓住了她们的注意力。

　　你们称之为"美好"的事当然是好的，因为当你关注它时，你感觉美好。于是，更多的"美好"自然随之而来。你们称之为"坏"的事其实也是好的，因为当你注意到它时，你会更清晰地意识到你所想要的。这个时候，你就生出了对美好的向往。这一向往诞生之际，美好即向你涌来。因为，在新生的愿望里，需求总是得到回应。你只需学会如何让它进入。这就是答案：顺应它，让它进来。

　　莎拉微笑着倾听所罗门的解释。她觉得，没有什么比听所罗门解释事序物理更有意思的了。他曾经告诉过她，言语并不能教给人什么，教你的是人生经验，若能将两者相结合，那就再理想不过了。所罗门用语言解释给她听，自己的人生经验又可以佐证，这个时候莎拉最满意了。她记得所罗门告诉过她，当你经历你所不喜欢的事物时，你才更清楚地知道什么是你喜欢的。所罗门换了一种方式说给安妮特听，不过，莎拉也一样喜欢：当你生出新的愿望后，愿望总会得到回应。你只要学会如何顺应它。

　　我把这称为，顺应的艺术，所罗门接着说道，让它进来的艺术。

　　"让什么进来？"安妮特问道。

　　所有你认为美好的东西:澄明、生命的活力、幸福、健康、平衡、关注点、充裕、塞斯回到树屋等等……

　　"那么，你是说，坏事发生时也是好的，就像不许塞斯到树屋来，因为这使我们更加向往我们原本拥有的东西，是吗?"

　　正是如此!

　　"嗯，如果没有不许塞斯来树屋这件事，岂不是更好吗?"

　　呃，看起来是的，但其实并非如此，因为两者一比较，你会比任何时候都看得更清楚，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没有这种比较，你就不会重新去关注它，因此丧失了其中的乐趣。而且，你会丧失动力，不再期盼更大的完善。

　　安妮特仍是将信将疑的样子。"我不明白，所罗门……"

　　瞧，姑娘们，美妙人生的精华为你们筹划出新的愿望。你们就像开拓者，站在思想的最前沿。进军的方向将由你们自己决定，然后，所有的宇宙力量都将助你们一臂之力。

　　莎拉一边听一边微笑。她记得这些所罗门都跟她解释过，他还把宇宙力量叫作"宇宙的精灵"。

　　所罗门看看莎拉。你管它叫宇宙的精灵好了。

　　莎拉咯咯笑起来。所罗门能洞察她的内心，她喜欢这点。

　　"我还是不明白，"安妮特嘀咕着，"我觉得……

　　就眼前的事情来说，所罗门问，如果你直接和宇宙的精灵对话，你会对它们说，希望它们做什么?

　　"我们希望塞斯回树屋来!"安妮特拖着哭腔说。

　　好的。所罗门答道。

　　"可是，所罗门。这不是让我们又回到当初了吗，我是说，我们原来就……"

　　你说得对，安妮特。所以，现在我问你，你还会要求别的什么吗?

　　"我们希望塞斯的身体康复。"莎拉加了一句。

　　"对.可是，所罗门。"安妮特又争辩说，"我们还是回到了当初。比方说，受伤的意义是什么，为了可以康复，或者，为什么要被赶出去，是为了可以回来。我不明白！"

　　莎拉皱起眉头。安妮特说得有道理。

　　噢，孩子们，你们为什么不想一想呢。第一步，你们要看看，除了回到当初外，是否还有新的愿望：你们现在想要什么，比以前更想？同时，我认为，我得从更广阔的视角来思考这一切。说完这话，所罗门展开有力的双翼，飞走了。

　　两人坐在那里面面相觑。

　　"谢谢，所罗门，你帮了我们很多。"安妮特打趣道。

　　"是啊。"莎拉微笑着说。

　　"我们现在想要什么?"安妮特把所罗门的话重复了一遍。

　　"我想让塞斯回来!"莎拉开口道。

　　"我想让他完全康复。"安妮特又说。

　　"而且没有伤疤。"莎拉说，"我想让他的父母别管他，给他自由做他想做的事。"

　　"对，"安妮特补充说，"我想让大人们别把我们当孩子对待。我是说，我们懂得比他们认为的多得多。"

　　"对，"莎拉又说，"还有，更信任我们一些。"

　　"多听听我们的想法。"

　　"别老对我们呼来喝去的。"

　　"给我们白由!"

　　莎拉和安妮特坐着注视着对方。

　　"嗯，我想我们确实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了。我是说，这些以前我都想到过，但从没像

　　现在这么清晰。"安妮特说。

　　"我知道，"莎拉说。"太好了。"

　　所罗门从河对岸飞过来，在女孩子们身边落下来。

　　哎，姑娘们，我看见树屋上升起不少火箭，看来，你们的愿望攀上了一个光明的高峰。我承认，第一步你们做得很出色。

　　莎拉和安妮特露出了笑容。

　　现在，孩子们，让我们做第三步。

　　"第三步?"安妮特说。"第二步呢?"

　　第二步不是你们的任务，安妮特。第二步是宇宙精灵们要做的。是这么回事：第一步，你们请求。第二步，宇宙精灵们回应。第三步，你们必须处于接收状态，准备接受你们索求的东西。

　　你们看，孩子们，时空的奇异对比使愿望在你们身体里迅速滋生。愿望一旦产生，即使你不用言语说出来，宇宙的精灵也可以听到，他们会立即行动起来.对你的愿望做出回应。

　　"所罗门，他们总是做出回应吗?"

　　是的，安妮特，从无例外。

　　"所罗门，好像不是这样。我的意思是，有很多东西，很多人想要但并没得到。"

　　呃，安妮特，如果是这样的话，只会因为一个原因。他们没有使自己处于接收状态，以便接受渴望的东西。

　　有时候，得费点功夫学会让你要的东西进来，不过，一般说来，也没有你想像的那么难。不断地寻找使你感觉好的想法，直到你发现为止。然后，继续寻找使你感觉更好的想法。最终，你会进入状态，让你想要的东西进来了。

　　"可是，所罗门，要是我们不停地找啊找，可就是找不到，那该怎么办呢？"

　　那样的话，到绳子上荡秋千好了，想想别的事。最重要的是让它进来，所以，如果你对一件事感觉不好的话，另选一个轻松些的好了。

　　记住，除非你肯定自己处于接收状态，否则的话，别试图主动做什么。玩得开心。所罗门说。他突然从平台上飞了起来，飞走不见了。

　　"我看我们荡秋千吧，"安妮特轻声说。

　　"好吧。"莎拉平静地答应了。

　　想想就她们自己在树林里快乐地荡秋千，而塞斯却不能和她们一块玩，两人其实都开心不起来。

　　"我想闷闷不乐也帮不了塞斯。"

　　"嗯，是啊。你先来吧?"莎拉说，解下绳子，递给安妮特。

　　"好的，"安妮特说，将脚放进绳子末端的环套里。她抓住绳子，抬脚离开了平台，悄无声息地荡过了河面。她没有把身子倒悬过来，只是安静地荡过来、荡过去。莎拉在平台上看着，纳闷安妮特为什么不玩她平时的那些花样。

　　突然，安妮特激动地从绳环里抽出脚，跳上了河堤。"莎拉。莎拉!"安妮特在下面喊道。

　　"我想到一个主意!你想学头朝下倒着飞吗?"

　　莎拉立刻来了兴趣。"好哇！"她热切地回答。

　　"好，不过你得下来。"

　　"下来？"莎拉有些失望。"我想从这上面往下飞。"

　　"我知道，你会的.不过你得从下面开始。"

　　莎拉爬下树梯。安妮特卷起了裤腿。

　　"你在干什么?"莎拉问。

　　"我们必须蹚水下到河里去。莎拉.我是在体操馆里学会悬在绳子上的。你先得练习把身子悬起来，这样，挂在绳子上才不难受，然后，你才能倒挂着从树上跳下来。你必须先学最基本的，莎拉，然后才可以从树上飞起来。"

　　"哦，"莎拉觉得失望，但她相信安妮特是正确的。"安妮特，我觉得蹚水下河可不是好主意。有些地方河水比你想像的深多了，而且水流比看上去的要急。"

　　安妮特往河里望去。"我想你说得对，莎拉。"

　　莎拉很高兴，安妮特信任她对河水的判断，可现在她们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安妮特抱怨道，"在那上面，倒挂着危险，可在这下面，倒挂着也危险。"

　　"好吧，我们知道不想要什么，"安妮特缓缓地说道，仿佛在练习她刚从所罗门那儿学来的话。"头一次玩绳子把戏，我们不想让你摔断脖子，也不想被冲到下游去。我们想要的是，"她大声说，"另一根绳子。莎拉，你知道这里，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还系着别的绳子吗?"

　　莎拉眯起眼睛，努力思索着。"对啦，"莎拉高兴地说。"我家后院里还系着根绳子。下面吊着个老汽车轮胎，不过我们可以把它解下来。"

　　"走，"安妮特开心地说。"去看看你的绳子。"

　　两人收拾起东西，几乎一路跑到了莎拉家的后院。"哎，在这儿，"莎拉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一边将东西丢在草坪上，立即就去拽系着轮胎的绳结。"你看呢？我们能把轮胎解下来吗?"

　　"哦，莎拉，别去麻烦了，这根绳子不够粗。我们要的绳子要比这粗多了，要不你身子挂不住。这不行。我们得另找一根。"

　　莎拉太失望了，她恨不得现在就倒挂在绳子上。

　　"我看可以问问体操馆的老师，看能不能在学校的体操馆里系根绳子。我想塞斯在树屋上系的绳子肯定是从体操馆找来。"

　　"哎唷，好了吧，"安妮特讥讽道，"那你等一年后吧，等你爸妈填完上千份许可书，等学校里买好保险，购回保护网，请来职业助手，那时你可以荡绳子玩了。"

　　"噢，什么是行不通的，什么是我们不想要的，弄清楚这个肯定容易些。我看，可以试试所罗门说的。我们谈谈新的愿望吧。"

　　"我们想要一根绳子，现在就要！"安妮特笑着说。

　　"我们想要一根又粗又长的绳子。"莎拉开玩笑地附和道。

　　"我们想要一根又粗又长、光滑柔软的绳子。"安妮特补充说。

　　"我们想把绳子系在树上，要么……"

　　"要么系在桥上……"

　　"要么从天上……"

　　两人放声笑起来。

　　"呵，对了。天上得有只巨大的吊钩。"安妮特说。

　　"大吊钩!"莎拉叫道。"我知道哪里有大吊钩。我知道哪里有系着大绳子的大吊钩。在谷仓里面。在威尔森霍姆家的谷仓里。我想起来了！那一次，替威尔森霍姆太太救她的小猫，我去搬梯子时看见过。"

　　"谷仓在哪里，莎拉？我们去吧！"

　　"太有趣了，"莎拉说。"我是说，我们真是按所罗门的话去做了：首先，弄清楚了我们不想要什么，诸如从绳子上掉下来摔断脖子，或者被河水冲到下游去啦等等，这样一来，我

　　们就愈发清楚自己确实想要什么。想得越多，心里就越明白，最后，我们竟然能找到完全适合训练的绳子。现在，要做的就是保证让它进来。

　　"嗯，我们好像是让它进来了，对吗?我是说，你能想起来谷仓里有绳子，这不是很神奇吗？"

　　"可是，不打招呼就到威尔森霍姆家的谷仓去。想起来好像很是不妥。可是，要去问可

　　不可以去呢，让人觉得心里也不舒服。"

　　"那现在怎么办呢?"

　　"我觉得现在行动可能太仓促了点。天有些晚了。我们明天在树屋见面吧。先问问所罗门吧。"

　　"好吧，明天见。"

　　第二十一章

　　莎拉整整一夜都在想系在威尔森霍姆家谷仓里的那根绳子，她等不及地想倒挂在绳子上。刚开始时，惟一令她振奋的念头就是，头朝下倒挂在绳子上在空中飞翔，两臂向前伸展开来，就像她看安妮特做的那样。可现在，她把这些抛到了脑后，心心念念不忘地想着的就是进威尔森霍姆家的谷仓，学习安妮特准备教她的那些技艺，还有，学会"最基本的"，就像安妮特说的。第二天，放学后，莎拉和安妮特来到树屋，刚在平台上坐下来，所罗门就飞到了她们身边。嘿，你们好，小雀儿们。看得出有崭新、明朗的愿望给孵出来了。

　　莎拉和安妮特笑起来。

　　"哦，所罗门。太高兴见到你了!"安妮特开口道，"我们是孵出了新的愿望，可是，现在不知道怎么实现它。"

　　噢，这实际上不是你们的事，安妮特。其实，我认为你们已经完成了最重要的任务：你们催生了新的愿望。

　　"可是，所罗门，我们什么也没做！还有很多需要做的事，这样……"

　　噢，安妮特，你说得对，还有很多事会一一展现，但最重要的已经发生了。你们使一个明确的愿望诞生了。现在，你们要做的就是顺应它。

　　"所罗门，你说得太容易了。'顺应它，让它进来'，可是，难道我们不要做点什么吗?"

　　一旦新的愿望孵化出来，接下来，你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顺应你的愿望。你知道，如果一想到它，就有好的感觉，那么你就是在顺应它了。当然，你什么都不想，也可以顺应某些东西。实际上，只有当感觉恶劣时，你才是在拒绝顺应美好的事物进入。

　　我要是你们，凡是我能想到的事，只要做起来感觉好，我都会去做。

　　"那么说.你不会跑遍整个城镇，去找根可以悬在上面的绳子了。"

　　唔，也许会的，如果很有趣的话。不过，要是没意思，我就找别的事做了。我注意到一旦愿望生发出来，你若是开心，一切就水到渠成。你实际上只需一路走来。道路在你的眼前不断延伸。我记得莎拉见过一两回这样的情形。

　　莎拉听到自己的名字，微微吓了一跳。所罗门说话的当儿，她深深地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想着她和塞斯种种奇迹般的经历。那么多看似没有出路的情形，却总有令人欢喜的结局，这一切都因为他们总是寻找让他们感觉美好的事，而不是竭力做成什么。那些问题比找根倒挂身体的绳子可大多了。

　　"所罗门，"莎拉说，"是不是愿望越重要，起的作用就越大呢?"

　　实际上，莎拉，愿望总是起作用的，不管它重要还是不重要。但我注意到，愿望越强烈，你就会付出更大的努力，使自己感觉好起来。感觉越好，愿望就会更快地发挥作用-因为感觉越好，你就会更好地回应你的愿望。

　　想想你渴望的东西，还有为什么渴望，这是个很奏效的法子，能帮你迅速进入顺应状态。

　　安妮特细细斟酌着字眼.缓缓说道:"我们想找一根粗大、结实、悬挂着的绳子，因为我想教莎拉怎么安全地倒挂在绳子上。"

　　很好，安妮特，所罗门微笑着说。

　　"我想找一根粗大、结实、安全、悬挂着的绳子-因为我想学会倒悬在绳子上，因为

　　我想像安妮特那样悬在绳子上飞。"莎拉热切地补充说。

　　"而且，因为在绳子上可以玩很多有趣的花样，我很久没玩过了。"安妮特又说。

　　莎拉又说："而且，因为我想学会所有好玩的花样，还有，因为我想在塞斯回来时悬在绳子上飞。"

　　莎拉和安妮特笑容满面，两人兴致勃勃，兴奋得呼吸急促起来。

　　所罗门也现出笑意。噢，姑娘们，你们真是在练习顺应的艺术。显然，你们也意识到，只是想想渴望的事，感觉就够开心的了，实际上，并不是非得立刻做你想做的事，才可以开心起来。

　　"是啊，所罗门，想想就够开心的了，做起来会更有意思的。"

　　当然会更有意思，莎拉。我赞同。现在就很有意思了。现在。我该去欣赏黄昏的天空了。我们聊得很开心，我亲爱的、没有羽毛的、坏伴们①。（①原文为fiends，作"恶魔"、"小淘气鬼"解，与fiend，音、形相似，所罗门灰谐风趣。故意不说"friends"，这里译为"坏伴"。）

　　"他说的是'坏伴们'?"安妮特笑道。所罗门飞上了天空。

　　"是的，没错，"莎拉也笑起来，"他太风趣了。"

　　莎拉和安妮特各自荡了一回秋千。莎拉先荡的。她干净漂亮地落在了河堤上，然后，背靠着树站在那里看安妮特飞翔，看她出色的技巧，认真得连一个细节都不放过。一时间，她觉得有些焦急起来。她迫不及待地想倒悬在绳子上飞翔。哦，哦，她想，我是在拒绝让它进来呢。她觉出这焦躁的情绪感觉并不好。"嗯，用不了多久我也会像那样飞起来的！"莎拉大声说道，心里不愉快的感觉减轻了。"看她飞得多漂亮呀，"莎拉说。"她多好啊，愿意毫无保留地教我。"说完这话，她心里不愉快的情绪完全消失了。莎拉感觉好极了。

　　和往常一样，安妮特漂亮地落在了地面上。两人收拾起东西。顺小路曲折行来。从树屋到铺路面的街道其实并不太远，但小路蜿蜒曲折，常给人柳暗花明的感觉，一路走来就好似意趣横生的探险之旅。她们兴高采烈地走着，一路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小径两边林木茂密，绿阴遮掩.哪里要跳过根原木，哪里要从灌木丛底下钻过，两人心里都了如指掌。

　　她们从树阴深处冒出来，上了路面，明亮的光线刺得两人眯起了眼睛。

　　"当心!"安妮特叫道，两人尖叫着停住了脚步，差点撞上一个弯着腰走路的人，这人刚好走到小道与大路的接口处。

　　"威尔森霍姆太太!"莎拉叫道，"你没事吧?"

　　"哦，没事，莎拉，"威尔森霍姆太太笑道。"没关系的。今天天气太好了，所以我决定步行去市场。可我每回都比预想的买得多，购物袋的底刚才给压掉下来了。哦，天哪，我把东西撒了一地。"

　　莎拉和安妮特帮她把散落的罐头、瓶子和橘子捡了起来。东西那么多，袋子又不结实，不坏才怪呢。

　　用我们的书包吧，"莎拉建议道。"把一部分东西放进我们的书包里，应该装得下的。"

　　"好主意。"安妮特表示赞同。

　　莎拉和安妮特小心地把散落的食品杂货放进书包里，威尔森霍姆太太在旁边看着。

　　"哎呀，今大，你们俩真是帮了我大忙。莎拉，好像你经常来帮我的忙。我想我没见过你这位朋友。"

　　"哦，对不起。"莎拉说."威尔森霍姆太太，这是安妮特，我的朋友。安妮特，这是威尔森霍姆太太。"

　　安妮特礼貌地笑了笑，望着莎拉。两人心里早乐开了花，可表面上还得沉住气，显出彬彬有礼的模样。所罗门刚告诉过她们，一切会水到渠成-有些时候，似乎顺其自然就行了-可这也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莎拉和安妮特将书包背起来，三人一起沿着乡村公路走。莎拉微笑着，想着过路人一定觉得奇怪这三人怎么凑到一块了，不过一路上没碰上谁。

　　"你们的书包真不错，"威尔森霍姆太太说，"真是个了不起的发明。我们小时候，可没有这玩意，不过，那时候，我们也不用拖一大车书回家。哦，天哪，很吧。真不好意思麻烦你们。"

　　"哦，不沉，太太，不沉的。这种背包就是来背重东西的。我们很高兴能帮上你的忙。"

　　"多漂亮的地方啊。"安妮特说。威尔森霍姆太太打开大门，奇怪的三人组合就沿庭院的小径往宅子里走去。"真漂亮啊，"安妮特又赞叹道，"跟公园似的。太漂亮了。"安妮特没想到自己原来如此怀念以前在城里的生活，怀念那精心料理的草坪和花园。莎拉家所在的这个山区小镇，人们比较讲求实际，很少见到修剪得齐齐整整的草坪。大多数人家只锄锄野草，偶尔用刈草机刈回草，或者把马、山羊放出来啃一啃了事。而且，大多数时候，这里只有野花，自生自灭，没有谁照料。安妮特如饥似渴地欣赏着威尔森霍姆太太美丽的庭院，目光不肯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她恨不得能一下子把所有美景尽收眼底。

　　威尔森霍姆太太眉开眼笑。自家的花园和草坪一直是她的骄傲，安妮特真心喜欢它们，她自然高兴不过了。"噢，我很高兴你喜欢我的花园，安妮特。这里的人好像并不是很喜欢。不过，我想我也不是特地为了谁种花，不是吗?把你们的书包放在走廊上好了，就这儿吧。好了，跟我来吧。我带你们好好参观参观。"

　　莎拉心里暗自笑着。安妮特和威尔森霍姆太太真是很合得来，她想。

　　"姑娘们，到后面看看去。我带你们去看我的睡莲池塘，还有香草园。"

　　-莎拉想道。我还不知道她有睡莲池塘和香草园呢。莎拉心里一阵悲哀，意识到自己对威尔森霍姆太太美丽的庭院其实并不太感兴趣。看到安妮特的兴趣让威尔森霍姆太太变得那么开心，莎拉希望自己能更用心一点。

　　安妮特听着，走着，一边指点着，不时发出惊喜的叫声，赞叹着美丽的花草。莎拉一路跟着，对花花草草的没多大兴趣，甚至压根儿没兴趣。不过，看着她们俩如此欢喜，莎拉心里也欢喜着。

　　"那边是什么?"安妮特问，指着远处宅院后面的地方。

　　"噢，我最终说服了我丈夫，在那里建了个游泳池，"威尔森霍姆太太说，"好些年了，我一直想建个游泳池。在水里放松放松，或者游上一回，没什么比这更美的了。重力一下子从疲惫的筋骨上卸去了，你们知道吗？噢，看来你们不知道。不过真是这样的。在水里，你几乎没有重量了。你们知道，像你们那么大时，我游泳可棒啦。"

　　"你参加过比赛吗?"安妮特急切地问。

　　"哎呀，参加过。"威尔森霍姆太太答道。

　　"太好了。你得过奖品吗？"

　　"得过。说真的，还不少呢。现在我都记不清放在哪儿了。不过，我有满满一箱子的奖品，不知放在什么地方。我最后见着那只箱子，是在谷仓的阁楼上。你游泳游得棒吗，安妮特？"

　　"不，太太，游泳我不行。体操我拿手。我很小时就开始练了。不过，我倒愿意参加游泳比赛。"

　　谷仓！莎拉心里喊起来。谷仓在哪里？安妮特还在跟威尔森霍姆太太礼貌地聊着游泳的话题，聊啊聊的没完，莎拉突然惊慌起来，她意识到谷仓已经不在了。

　　"威尔森霍姆太太！"莎拉脱口而出，"谷仓哪里去啦?"

　　"哦，那个老谷仓呀。威尔森霍姆先生把它拆了，莎拉。游泳池就是在那上面建起来的。"

　　莎拉和安妮特面面相觑。两人都觉得好像一扇门在面前砰地关上了。

　　"哦。"莎拉轻声说。

　　"噢，我想我们该走了，"安妮特说，"谢谢您带我们参观庭院，威尔森霍姆太太。真是太美了。我很高兴能看个遍。"

　　"嗯，你随时来玩。安妮特。你也来，莎拉。我的园子随时对你们开放。"

　　"谢谢。"安妮特答道。

　　莎拉微笑着，点了点头。她失望极了，什么话也没说。两人顺着院子里的小道出了大门。

　　"哎，我看就这样了，"莎拉说。

　　"明天树屋见?"安妮特问。

　　"好的，明天见。"

　　第二十二章

　　莎拉静静地坐在树屋里等着安妮特，还有所罗门。她知道塞斯不会来的：莎拉觉得难过，自己已经习惯了不再期待他的到来。她从来不愿意习惯塞斯的缺席。天哪．我的情绪不是很糟吗，莎拉想道。

　　"你在上面吗？"莎拉听见安妮特的声音从下面传来。

　　"在，上来吧。"莎拉答道。

　　安妮特爬上树梯，舒展开身子躺在莎拉的对面。两人都没说话。

　　莎拉仰面躺着，和安妮特头挨着头。"唔，安妮特，看起来你和我一样心情恶劣。"

　　"真希望我的心情没看上去的那么糟，"安妮特说，一边笑了起来，"莎拉，我们是怎么回事？这不像我们呀？"

　　"嗯，我想我们太肯定了，以为能找到可以练习的绳子了……就好像--一切都在配合我们。就如所罗门说的那样。好像接下来，就可以问，'哦，威尔森霍姆太太，我们可以用你谷仓里的那根大绳子吗，我们想练习体操特技？'不，不行，姑娘们。为了确保你们明白这点，我打算把整个谷仓都拆掉！"

　　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所罗门滑翔下来，落在树屋的地板上。哈罗，姑娘们！

　　两人坐了起来。"嗨，所罗门。""嗨，所罗门。"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从来没有什么要难为你们。任何时候，所有的一切都在帮助你们。

　　"刚开始的时候，事情的确像是在帮助我们的。我是说，我刚刚想起威尔森霍姆家的谷仓里有绳子，我们就遇上了威尔森霍姆太太，真是不可思议。可是，后来……"

　　事情总是朝有利于你们的方向进展，孩子们―如果你顺应它的话。所有你们渴求的事都会得到回应。创造的奇妙方程式只包括三部分：一、请求。二、宇宙应答。三、你们必须处于接收状态。你们必须和索求的东西协调共鸣，否则，你们无法让它进来。

　　孩子们，你们看，如果根据眼前的情况，你们就断定事情不是朝有利于你们的方向发展--那么，从这一刻起，你们就是在拒绝它进入了。

　　"可是，所罗门，整个该死的谷仓都没了！"莎拉脱口说道，接着，自己就笑了。安妮特也笑起来。

　　所罗门露出笑容。如果谷仓是幸福流动的惟一通道，莎拉，那你的确有理由气恼。但既然幸福有无数的通道可以畅行，因为谷仓这扇门闭上了而感到难过，那你其实是将其他的门也关上了。

　　宇宙不仅有能力回应你一切的愿望，你所有的愿望也处于宇宙的运筹之中。记住，任何时候你产生了负面的情绪，你就是在拒绝它的进入，你就不在接收状态下。你知道吗，不处于接收状态是阻碍你实现心愿的惟一因素？

　　"哇！"安妮特叫道，"太神奇了！"

　　是呵，安妮特。关注负面情绪的提示是很有价值的。换句话说，当你感觉情绪不好时，停下来，轻声对自己说："现在，我的情绪不对。负面的情绪会阻碍我接收我想要的东西"然后，对自己笑一笑，找出让你进入接收状态的念头。

　　"那么，所罗门，你是说，只要我们不去做阻碍我们进入接收状态的事情，我们想要的一切都会实现？"

　　对，的确如此，安妮特。你请求--宇宙回应--然后，你要做的只是接收。

　　"那似乎简单得很呀。"

　　"噢哟。"莎拉答道。她们感觉好多了。

　　"哦，莎拉，我们约好吧，以后互相提醒，好、让它进来。我想始终处于接收状态。"

　　"好，我也想这样。"

　　"噢，我也是。"

　　两人互相看了看。刚才，她们脱离了接收状态--两人都意识到了。

　　"又是负面情绪。"莎拉说。

　　"太快了！"安妮特说，"刚刚才决定要一直处于接收状态，我们立即就脱离了接收状态，哎呀，这又是负面情绪。""太难了。"莎拉笑起来，"我这也是负面情绪噢！"

　　两人对视了一下。

　　"所罗门，处于接收状态，你说得容易。"安妮特说，"可做起来不容易。"

　　"又是负面情绪。"两人异口同声地说。

　　"唔，好处是，我们可以知道是否处于接收状态。这就好了。如果我们感觉到不在接收状态下，我们可以随之进行调节，恢复到接收状态。"莎拉说。

　　"一定有很多话题可以帮助我们处于接收状态。当处于接收状态时，无论我们想要什么都会实现的。"

　　孩子们，想一想这多美妙呀：美好的事物--所有你可以想得到的好东西--都在进入你的生活。你所要做的只是让它们进来。

　　"我很高兴是这样。"安妮特说。

　　"呵，我也一样。"莎拉说。

　　保持一种嬉乐精神。所罗门建议道，意识到自己处于接收状态是很有意思的：观察别人是否如此也很有趣。很容易看出一个人是否处于接收状态好啦，我走了。再见。

　　安妮特和莎拉望着所罗门从树屋的地板上起飞，然后飞上了高空。"你认为所罗门始终可以看见我们吗？"安妮特轻声问道。

　　"是的。我想他看得见。"

　　"这不会让你不安吗？我是说，如果他什么都看得见的话……"

　　"噢，刚开始时，我觉得不安。不过，过了一阵子，我意识到所罗门是爱我的。无论我做什么，也无论我心情如何，他对我的感情似乎从不会改变。所以，现在，我不再担忧他会怎么看我，我只是感到开心，因为我知道他爱我。他也爱你，你知道的。"

　　安妮特微笑起来。"是的，我知道。"

　　第二十三章

　　快过去一个月了，莎拉和安妮特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关注她们的情绪。两人做得都不错，使自己保持在接收状态中。

　　"莎拉，听说昨天你的猫给车子轧死了。"安妮特逗莎拉。

　　"噢，这也许是天大的好事呢，"莎拉开玩笑道，"我听说现在特流行压扁的猫。"

　　"我还看见彼特家的杂货店昨天晚上着火了，都烧光啦。"

　　"噢，是吧，那也许再好不过了，"莎拉答道，"反正，我的糖吃得太多了。"

　　"我听说你的小弟弟离家出走了。"

　　"噢，是真的！宇宙真是让我心想事成。"莎拉答道，"我总算称心如意了。"

　　安妮特笑起来。"说真的，莎拉。我们已经做得不错了，你觉得呢？"

　　莎拉表示同意。找到让人心情好的想法其实并不难，她没想到，没费多大功夫，自己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何况心情好又如此之重要呢。

　　当莎拉发觉自己在思念塞斯时，她就立即调转思绪，去回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或者想像未来的美好时光。当她发觉自己在担忧塞斯的伤口愈合不好时，或者，为他父母禁止他来树屋而烦恼时，她就努力提醒自己美好的一切都会实现。而且，既然莎拉、塞斯和安妮特都在请求，既然宇宙在回应请求，那么，他们最终在树屋团聚只是个时间问题。

　　"我们来玩游戏吧。"安妮特兴致勃勃地说。"好啊。"莎拉赞同，不知道安妮特想的是什么游戏。

　　安妮特笑着说："哦，莎拉，我太爱你了。你真够朋友。你没有不答应的，是吗？"

　　莎拉露出笑容。看着安妮特兴致勃勃的样子，她可以肯定安妮特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何况，莎拉信任安妮特--莎拉绝不相信安妮特会提出什么让人感觉不好的建议。"什么游戏？"

　　"偷听的游戏。"

　　"什么？"

　　"偷听游戏。"

　　"我从来没听说过，"莎拉笑起来，"你自己编的吧？"

　　"是呀，"安妮特咧嘴笑厂，"不过，听我说，你不觉得有趣吗？我们在小镇上到处走走，假装在干自己的事，你知道，其实不是的。我们的目的是听听别人都在说些什么。"

　　莎拉看着安妮特。莎拉一直竭力不去管别人的闲事，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这游戏似乎很怪。

　　"我们也可以叫它'接收状态游戏'。我们去听听，看别人是否处于接收状态，准备好接收他们渴望的东西。"

　　莎拉脸色开朗起来，现在她明白安妮特的意思了。"那么，我们实际上不是真的去打探别人的私事，其实是收集接收的例子？"

　　"对啦！你认为我们应该去哪里？"安妮特问。

　　"彼特家的杂货店是个人手的好地方。店里的冷饮柜那边总有人和彼特聊天。我们可以站在书报架的后面，他们看不见我们。"莎拉和安妮特顺着树梯从树屋上下来。"那一定有趣极了，"莎拉说。

　　杂货店的门铃丁当丁当地响起来，门在她们身后呕当一声关起来。两人都吓了一跳，仿佛偷偷摸摸进来被别人逮着了一样。

　　"你们好，孩子们！"彼特说，一边继续往收银台旁边的货架上放一条条的糖，"今天想买点什么？"

　　"哦，不买什么，这会儿还没有什么想买的，"莎拉立即说道，"我们就想看看。"

　　"看看连环漫画，"安妮特紧接着补充说"我们想看看连环漫画。"

　　"噢，你们知道漫画书在哪里。"彼特说，一边打开另一盒糖，没怎么去注意两个女孩子。

　　莎拉和安妮特溜到书报架的后面。"我怎么觉得鬼鬼祟祟的？"莎拉悄声对安妮特说。

　　安妮特笑起来，用手掩着嘴。"因为，你本来就鬼鬼祟祟的。"

　　两人都笑了。

　　"这里面一个人也没有，"莎拉说，"我还没见过店里这么空荡荡的呢。"

　　门铃又当嘟当嘟地响了，三位女士走进来。

　　"我们要个火车座。"其中一个说道。

　　火车座在杂货店的后面，挨着一面墙排开。莎拉和安妮特从书报架后面往外瞧。"坐那里！坐那里！"莎拉屏着气悄声说道，满心希望她们坐近些，好让她和安妮特能听见她们说话。果然，一个大块头的女人挤进了头排座位。

　　"对啦！"莎拉得胜了似的叫道。

　　"嘘！"安妮特提醒她，"我们是地下活动。"

　　"我的背痛死了，"大块头的女人说。"真不知道怎么办。大夫说找不出痛得这么厉害的原因。X光片上什么也看不出来。"

　　莎拉看见安妮特从口袋里拿出个笔记本。她往本子上写，"#l，关注的是她不想要的。"

　　"噢，也许不等你知道，它就好起来了，"一个清亮的声音说道。"有些时候，毛病来得快去得也快。"

　　安妮特又写道，"#2，努力劝说＃l，使之回到接收状态。"

　　"不大可能，"大块头女人说。"我不记得背有不痛的时候了。看来，我不得不习惯了。止痛药也不起作用。说真的，我看那医生压根不知自己在忙什么。"

　　安妮特记下来，"#l似乎不想进人接收状态。"莎拉一边看，一边捂着嘴笑。

　　女侍者走到桌前问她们要什么。莎拉和安妮特看了对方一眼。让她们高兴的是已经有很好的例证了。

　　女侍者从桌前走开，莎拉和安妮特听见另一个人开日说话。"伊丽莎白，你告诉埃米丽你意外的喜事了吗？"

　　莎拉看见安妮特记着："#3改变了话题。感觉好一些。"

　　"还没有，我正要说呢，"清亮的声音开心地说道。"我找到份工作，正准备搬到城里。"

　　"城里？"第一个女人说。"你一个人搬进城里不害怕吗？"

　　"害怕？怕什么呀？"清亮的声音说道，不过，声音稍许低沉了些。

　　"噢，你知道，住在城里多危险呐。你没看过新闻吗？城里总出些可怕的事。哦，我真替你担心，但愿你没事。"

　　"哦，别担心，"莉兹说。

　　"我不会有事的："但她的话语间流露出担忧实际上，仅仅几分钟的间隔，她听起来仿佛判若两人。

　　莎拉看安妮特写："#l占上风。＃2现在脱离接收状态。"

　　"莉兹从来不会有问题，"第三个女人说。"莉兹，你总是干得很出色，不管你在哪里，也不管你做什么。你遇上过什么糟糕的事吗？没有。"她回答了自己的问题。"从来没有过！莉兹，你总是吉星高照，这点没理由改变啊。这是个好机会，该你得的。我真为你高兴，我知道你会过得非常开心的。我真的为你骄傲！"

　　莎拉和安妮特注视着对方。"哇！多么良好的接收状态呵。"这一连串积极、乐观的话语让两人赞叹不已，以至于这会儿都忘记了自己原来是躲在那儿的：两人都站起身来，想看看究竟是谁说得这么好。

　　"找到你们要的连环漫画了吗，孩子们？"彼特从冷饮柜后面喊道。

　　"噢，"莎拉说，"我是说，没，没找到想要的。"两人从杂货店里匆匆跑掉了。

　　"我们在这里等着，莎拉。"

　　"等什么？"

　　"你不想仔细瞧她们一眼吗？看我们能不能判断出哪些话是哪个人说的？"

　　"哦，对，好啊。"莎拉答道。

　　两人在银行前的长椅上坐下--这是小镇惟一的一家银行，坐在那里等三位女士吃完饭出来。杂货店的门铃又当嘟当嘟地响起来，三个女人走了出来。她们在杂货店门前又站了一小会，互相说了几句话，然后就各自走了。这回，莎拉和安妮特没听见她们说什么。

　　其中一人转身向莎拉和安妮特这边走来。她细长的个子，开朗的神情，穿着件印有鲜艳花朵图案的漂亮连衣裙，肩上还挎着个精致的小包。她沿着街道走过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轻盈地飘过来。从莎拉和安妮特身边经过时，她招呼着她俩："晦，孩子们，多好的天气呀，不是吗？"

　　"是呀，夫人。"莎拉和安妮特异口同声地答道。

　　"我看也是，"这位女士说道。"我们真幸运，不是吗？"

　　"当然哆。"安妮特说。

　　莎拉看着安妮特在本子上又记下一条。"#3,仍在接收状态中。想把好情绪感染给别人。"

　　"哦，见鬼的，"莎拉和安妮特听见街对面一辆车里传来抱怨声。她们毫不惊讶地发现是那位从杂货店出来的大块头女人。她正站在车边，车门敞开着。她的袖子似乎给门锁挂住了，正狼狈地拽着袖子。"哦，衣服拽坏了。真是好啊。"

　　莎拉和安妮特咯咯地轻声笑起来。安妮特在本子上记下。"#1情形未好转，仍未进入接收状态。"

　　"小心！"有人叫起来。莎拉和安妮特抬起头，看见一辆空的购物推车滑过停车场，径直向一号的车子撞过去。她愣在方向盘后面，束手无策地呆坐在那里。她用手捂着自己的脸，叫道："哦，不，我丈夫会杀了我的。"

　　莎拉一意识到怎么回事，立即向购物推车奔去。她拦截住了小推车，刚好赶在它撞上那女人的汽车前。那女人仍紧张地坐在那里，等待着不可避免的撞击，可撞击没有发生，她放下捂着脸的手，看见莎拉站在车窗前微笑着。

　　"嗨，"莎拉轻声说，"这小推车差点撞上你。"

　　"嘿，女士，看来今天是你的幸运日。"有人从人行道上对她喊道，他看见了事情的全过程。

　　"我才不信呢。"这女人尖刻地说，"我从来就没什么幸运日。"

　　"没有什么？"莎拉问，以为在跟她说话呢。

　　"幸运日。我表妹--我刚跟她一起吃了午饭--说她总是很幸运。哦，她每天都是幸运日。可我就不一样。我没什么幸运日。"

　　莎拉怯怯地说道，"那么幸运时刻呢？也许可以从刚才那一刻算起。"

　　妇人看着莎拉可爱的脸庞，感到自己的紧张情绪消失了，她绽放出柔和的笑颜。"亲爱的，也许你说得对。谢谢你，我果然逢上了幸运时刻。"

　　"好吧，祝你今天偷快，再见，"女人说道，一边转动钥匙，发动引擎。车里的收音机传出一阵嗦亮的歌声。"噢，你知道吗，"那女人看着莎拉说道。"这是我最爱听的歌。"

　　"嘿，"莎拉笑起来。"接连两个幸运时刻。看来，你好运连连哦。"

　　妇人也笑起来："噢，也许你说得对。让我们祈求好运吧。"

　　莎拉把两只手的食指与中指都交叉起来，举得高高的给那女人看。

　　那女人笑出声来。

　　"我叫莎拉，"莎拉说，就像她妈妈教的那样，伸出手来，和那女人握了握手。

　　"我叫埃米丽，"妇人说道。"本来，我自己也有名片的。噢，这张实际上是我丈夫的，不过，我的名字也写在上面了。"

　　莎拉接过精致的名片，看名片时，惊讶得差点失手让它落下去："家庭修理厂＃l"。

　　哦，安妮特，你不会相信的！莎拉心里想。

　　第二十四章

　　安妮特告诉莎拉这几天她来不了树屋了，因为她和家人要进城去看望她姑妈。所以，莎拉放学后不慌下忙地往家吧走去。她决定顺便在彼特家的杂货店买块糖。

　　莎拉付了糖钱，打开门，准备离开杂货店，威尔森霍姆太太正好走了进来。

　　"哦，你好，莎拉，"威尔森霍姆太太说，"真高兴遇上你"

　　莎拉笑起来，想起上次她们相逢的场景，那一回她和安妮特差点在小径上迎面撞上威尔森霍姆太太：威尔森霍姆太太知道莎拉笑什么，自己也笑了起来。"这回好多了，是吗，亲爱的？"

　　"是啊。"莎拉说，脸上仍带着笑意。

　　"莎拉，我注意到你们似乎不太喜欢我的新游泳池。我跟你说啊，等游泳池建好了，你，还有你要好的朋友们都来游泳，我欢迎都来不及呐。小镇上没别人来，你懂吗？但我喜欢你，还有那个可爱的女孩子，叫安妮特，对吗？当然，还有你的朋友塞斯你们三人都受欢迎。除非你们自己不愿来，当然锣。你喜欢游泳，是吗，莎拉？"

　　"哦，是的，夫人。您太好了，我很高兴您在建游泳池。我想用起来会很好的，我只是……"莎拉没了声音。

　　"怎么啦，亲爱的？"

　　"我只是太惊讶了，谷仓没有了。"

　　"哦，那个摇摇欲坠的玩意。它都比得上那些山丘的年纪了，差不多跟我一样老了。"

　　莎拉笑起来，威尔森霍姆太太的确很有趣。

　　"莎拉，进来和我坐坐，喝杯汽水吧。我不喜欢一个人坐着。你喜欢喝什么？"威尔森霍姆太太朝杂货店后面的一张桌子走去，也不等莎拉l可答，就断定莎拉会跟来的。

　　莎拉跟在威尔森霍姆太太的身后，两人走到杂货店后面，挑了个宽敞的火车座很快坐了下来。威尔森霍姆太太要了份浮着冰淇淋的根汁汽水。"老彼特做的冰淇淋根汁汽水仍是天下一绝，"威尔森霍姆太太说，"你要来一份吗？"

　　"好的，谢谢。"莎拉微笑着。既然说是天下一绝，那自然得尝尝了。

　　"好了，莎拉，告诉我，那个老谷仓为什么对你那么重要？"

　　莎拉觉得威尔森霍姆太太现在像个老朋友了。一个大人能如此在意她的兴趣，莎拉感到非常温暖。

　　"噢，"莎拉开口说道，"安妮特会荡……"莎拉一句话没说完就打住了。突然，她意识到，跟林子的主人说这事似乎不太明智，难道要告诉她，说他们三人在她的树上荡秋千，其中一个还会用膝盖缠住绳子，倒挂着身子，悬在河面上？如果这事让威尔森霍姆太太起了提防心，那该怎么办？如果他们三人被赶出树屋，那又怎么办？

　　"继续说呀，莎拉。你的朋友，安妮特，会什么呀？"

　　"呢，"莎拉支吾着，努力想着该怎么谈起这个敏感的话题。"安妮特是个体操运动员。她的体操非常棒。她会……她说了，要教我一些特技动作，叮刚开始我们需要一根粗大结实的绳子。于是，我想起来，在你的谷仓里见到过这样的绳子。我们本来想问问你可不可以在你那里练习，方便的时候。可是，谷仓已经不在了。我想，就是这么回事。"

　　"噢，莎拉，这个问题似乎很容易解决呀。我们不是非要有谷仓才能挂绳子，对吗？有这么多棵树呢。亲爱的，你听我说，我去问问威尔森霍姆先生那根大绳子哪里去了，然后，我们找个地方把它挂起来。我敢保证，你的朋友，塞斯，会在你们的树屋边上找个好地方。"

　　威尔森霍姆太太说到这里，莎拉心里吃了一惊。除了他们三人―莎拉、安妮特和塞斯外，听别人说起树屋感觉总是怪怪的。女侍者拿来了冰淇淋根汁汽水。莎拉立即就着麦管吮吸起饮料来，竭力隐藏自己的不安情绪―只因为威尔森霍姆太太不经意间提起了树屋。

　　"我经常去那边散步。"威尔森霍姆太太接着说道。莎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威尔森霍姆太太经常去他们秘密的树屋？

　　威尔森霍姆太太注意到莎拉的不安。"我一般在你们上课的时间去。那边有一块巨大、平坦的岩石，就在河边，是我特别喜欢的。那是个坐一坐，清静清静的好地方。坐在那里，感觉河水缓缓地流过，没什么比这更让人愉快的了。莎拉，要是我觉得可能碰上你和你的伙伴们，我是绝对不会去的。我知道有个隐秘的地方待一待是多么的重要。"

　　莎拉深深吸了口气，接着，又吮吸起吸管来。

　　"冰淇淋根汁汽水好吗？"

　　"嗯，不错，"莎拉答道，"太谢谢您了，请我的客。"

　　"莎拉，七周，我在树屋里看见一只非常大的猫头鹰。"威尔森霍姆太太说道，一边仔细观察着莎拉的反应，"你见过吗？"

　　莎拉喝着饮料，一下子呛住了。她用餐巾捂住脸，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她真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

　　"那只猫头鹰漂亮极了。它从河对岸飞过来，然后直接飞上了你们的树屋，接着又猛地向河面俯冲，正好从我坐的地方飞过。它好像在认真打量我。然后，它又飞回去进了你们的树屋。你见过它吗，莎拉？"

　　"哦，见过，"莎拉说，努力说得平静、淡淡的，"我看见它在附近。"

　　"姆……"

　　莎拉屏住了呼吸。

　　"所以我爱这片乡村啊，莎拉。这里有这么多美丽的鸟儿和动物，它们就生活在我们的身边。它们对我们人类很警觉，也应该如此。但能这么和谐相处就更好了。我愿意相信，这个世界大得很，能容得下我们大家。莎拉，我乐意和你，与你的伙伴们，还有那只猫头鹰，分享这些树木。"

　　莎拉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感觉真亲近呵，她想，接着又想，我真喜欢这位太太。

　　莎拉吸光了玻璃杯里可l了的冰淇淋根汁汽水，一滴也没剩下，然后，很响地顺了顺嘴。威尔森霍姆太太也在同一个时候响亮地顺了顺嘴。两个人都笑起来。

　　"今天晚上，我就去问问威尔森霍姆先生绳子的事，莎拉。找到绳子后，我们想个办法看怎么把它挂到树上去。"

　　莎拉想找到合适的言辞，告诉威尔森霍姆太太，其实她不想让任何人去树屋那边挂绳子。可是，莎拉如何能跟威尔森霍姆太太说她在自己的领地仁不受欢迎呢？

　　"可是，再一想，"威尔森霍姆太太又说道，"最好不要有人去你们那里。没必要让全镇的人都知道你们的秘密地点。"

　　莎拉松了口气，然后，是惊讶之情。威尔森霍姆太太似乎看得透她的心思。

　　"呢，我们会找到办法的，莎拉。我们一找到绳子就告诉你。"

　　"好的，谢谢，"莎拉说，"谢谢你请我喝了天一下一绝的冰淇淋根汁汽水。"

　　"别客气，宝贝。再见。"

　　第二十五章

　　"所罗门，你知道威尔森霍姆太太知道你吗?"

　　这有什么让你如此惊讶的，莎拉?

　　"因为，所罗门，我们觉得你是个秘密。我以为除了我，知道你的人只有塞斯，现在还有安妮特。"

　　莎拉，我和威尔森霍姆太太初次相遇时，她和你现在差不多大小。

　　"什么!?她是小女孩时，你就认识她?"

　　她的名字叫玛德琳，你知道。那时候，大家都管她叫玛迪。她那时可是个假小子，莎拉。那时候，这些树也没现在这么高大，不过，她还是一有空就爬到这些老树高处的树枝上玩耍。这家锯木厂和板院都是她父亲的财产，他死前，把它留给了威尔森霍姆太太和她丈夫。

　　"所罗门，威尔森霍姆太太，我是说，玛迪是怎么遇见你的?"

　　我想，这件事你倒真的可以去问问玛迪。

　　莎拉觉得失望。所罗门是怎么认识还是小姑娘的威尔森霍姆太太的，她真想知道个究竟。莎拉不大乐意向威尔森霍姆太太承认她和所罗门的关系。所罗门是他们小心守护了那么久的秘密，不管和谁公开谈论他似乎都让人觉得不应该。

　　以后再聊，可爱的小、丫头。所罗门说，一边展开翅膀，准备起飞。

　　"所罗门，等等。"莎拉急急地说道。

　　所罗门收拢了双翅，慈爱地看着莎拉。

　　"所罗门，镇上还有多少人知道你?"

　　哦，我想，这么些年下来，很有几个熟人吧，莎拉。但他们大多不记得我们的交情了。有些压根就认不出我了；有些记得我，但最终还是淡忘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所罗门!"莎拉叫起来，"怎么会忘记……"

　　和我保持永恒联系的人屈指可数，莎拉，和你一样，玛迪也是其中之一。她和你也有永恒的联系。晚上愉快，莎拉。

　　所罗门飞上天空，不见了踪影。

　　莎拉坐在树屋的地板上。这些新消息让她回不过神来。她不知下面该做什么，甚至不知

　　拿什么样的心情对待。她想找到塞斯，把这些消息全告诉他；她觉得这算是天大的事了，大得让她一人担当不起。

　　我和威尔森霍姆太太有永恒的联系?莎拉心里琢磨着。太奇怪了。不知所罗门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威尔森霍姆太太总能及时出现来帮我们的忙?

　　"莎拉!太好了!你还在这里。我以为赶不上见你了呢!"

　　"塞斯!塞斯!见到你太开心了!你到底在干什么呀?我以为你来不了呢!会有麻烦吗?哦，塞斯，我太想你了!我有好多、好多的事要告诉你!"

　　莎拉望着塞斯，见到他真开心。

　　"塞斯，你气色比以前还好呢。我都看不出哪里有伤痕。塞斯，你一点疤都没留下!"

　　"没有，"塞斯答道，轻描淡写地，"我从来不留伤疤。"

　　莎拉微笑起来。要说的太多了。

　　"今天，我放学回到家里，"塞斯接着说道，"妈妈告诉我说爸爸打电话回来，要我到马厩去找他和威尔森霍姆先生，帮他们干点杂活。所以，我就去了马厩，爸爸拿来根老粗的绳子，让我把绳子送给威尔森霍姆太太。爸爸说，他本来提出给她用牧场的小卡车送去，可威尔森霍姆先生特别强调威尔森霍姆太太一定要我给她送去。所以，我爸爸说，'她是老板。我不好问她。'所以，他就叫我把绳子给她送去，按她的吩咐去做好了。还说起她要交给我一项什么任务，在放学后，大概得几周的时间，如果我愿意的话。这时，我爸爸就盯着我的眼睛，说'你愿意的，是吧，儿子'?"

　　莎拉笑起来，笑得止不住了。

　　塞斯也咧嘴笑了，他喜欢看莎拉笑得止不住的样子。"莎拉，莎拉，有什么好笑的呀?告诉我．莎拉，你笑什么?"

　　"哦，天哪，要告诉你的事太多啦，"莎拉说，仍然笑着，不过，竭力忍住了。"她是我们一伙的，塞斯。"

　　"谁?你说什么?"

　　"玛迪·威尔森霍姆太太。她是我们一伙的。她知道所罗门，塞斯。她像我们这么大时就认识所罗门了。"

　　"莎拉，到底这么回事?"塞斯摸不着头脑了。

　　"塞斯，你想一想。想想威尔森霍姆太太怎么总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突然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你还记得她怎么救了树屋和那些大树吗?"

　　"记得。"塞斯说，半信半疑的。

　　"让你爸爸做牧场的工头也是她的主意，记得么?"

　　塞斯点点头。"对，是的。"

　　"好了，你看，她不仅成功地使你回到了树屋，而且，还让你爸爸命令你来。噢，塞斯，她真是了不起呵。她是我们一伙的，塞斯!她知道所罗门。"

　　"莎拉，这些你怎么知道的?"

　　"我总是撞上她，真的。好像无论我去哪儿，她总会出现。上次，她邀请我和她一起喝了冰淇淋根汁汽水，她告诉我她也去树屋，经常去，不过只是当我们不在时才去，因为她知道我们喜欢有自己隐秘的空间。她一直光顾林子里的这个地方，有很多年了。她说看到一只大猫头鹰在我们的树屋里，还问我看见过没有。"

　　"所罗门?!她看见所罗门了?"塞斯问。

　　"是呵，后来，我告诉所罗门她看见他了，他一点都不惊讶，只是平静地说，'哦，是吗，玛迪和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他说小镇上很多人小时候都知道他，就像我们一样，但后来大多忘记了他。可威尔森霍姆太太记得。"

　　"莎拉!塞斯!真高兴你们在这里!"安妮特叫道，一边气喘吁吁地沿树梯爬上树屋。

　　"安妮特，你回来了!太好了!你玩得高兴吗?哦，安妮特，你不会相信这些事情的。"

　　"快告诉我。出什么事啦?塞斯，你怎么会在这里?不会惹出麻烦吧?我来看看，你比以前还好呢。塞斯，你看上去好极了。"

　　塞斯笑起来。两个女孩子说话的速度都那么快。三人重聚的感觉真好。"我不仅惹不了麻烦，"塞斯一字一句、从容不迫地说道，"而且，我是遵循命令来的。"

　　莎拉点点头。"哦，天啊，安妮特，我们有好多事要告诉你呢!"

　　"莎拉，你找到绳子啦!"安妮特激动地叫起来。

　　"你怎么知道?"莎拉问。

　　"因为我看见手推车里有绳子，就在下面!"安妮特说，倚着栏杆朝下面指着。

　　莎拉和安妮特站在那里，倚着栏杆，望着下面她们期待已久的绳子--两人对视着，绽放出笑颜。"有绳子了!"两人异口同声地说道。

　　"哎，可是，绳子是怎么回事呀?"塞斯问。

　　"从哪里说起呢?"莎拉说，一边摇了摇头。

　　"是所罗门的主意。"安妮特插话道。

　　"噢，差不多吧，"莎拉说。"那天，你被禁止来树屋，我们待在这里，非常想念你。你不在，我们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后来，我们问所罗门怎么办，他说--你知道他会怎么说--要寻找令人高兴的念头。可是，没有你在树屋，我们找不到什么让人心情好的念头。我们甚至尝试着想些关于你的开心事，可反倒是提醒了我们你不在的事实。所以，所罗门劝我们想点别的。所以，我们就轮流在绳子上荡秋千。后来，安妮特想到一个主意，她要教我倒悬着身子飞翔。后来，她说我们得找根粗大的绳子，好让我先练习倒挂在绳子上的技巧，然后才可以从树上起跳在空中飞。后来，我们不再老想着你来不了树屋了，也慢慢地忘了为这事伤心。后来，寻找大绳子就成了我们的使命……"

　　莎拉打住了话头。她又笑了起来。

　　安妮特也笑了。

　　"笑什么呢?"塞斯问。

　　"所罗门真是一只聪明的鸟儿。"莎拉说。

　　所罗门从树的高处俯冲下来。噢，看来，小团伙聚齐了。

　　"所罗门，真灵啊!"

　　"什么真灵啊?"塞斯弄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当然灵啰，莎拉，一直很灵验的。

　　"什么一直灵验啊?"塞斯还是摸不着头脑。

　　万事万物都很灵验，所罗门微笑着，你渴望的任何东西、你渴望的一切最终都会成为现实--只要你顺应它。

　　莎拉和安妮特坐着，微笑着，聆听着。

　　"今天，你说这些我们自然能听得进去，比起上个月塞斯被赶走的时候容易多啦。"安妮特说。

　　所罗门微笑着。

　　"所罗门，你是不是一直知道会是这样的结局?"

　　你们永远不会达到"结局"这个状态的，因为一切都处于永恒发展的过程中。

　　"可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你知道威尔森霍姆太太会做出安排，让塞斯回到树屋吗?"

　　呃，莎拉，我从不费时间弄清愿望如何实现。但我的确知道它会实现的，因为我知道你索求的一切都会得到回应。你看，无论什么时候你想要什么，你总会得到。你的任务只是让它进来。

　　"顺应的艺术。"莎拉笑着补充说。

　　说得对，莎拉。得到你渴求的东西有三个步骤。一、请求。二、答复。三、让它进来。

　　"听起来很简单，"塞斯说。"那么，机关是什么?"

　　机关?所罗门问。

　　"是呀。不可能这么简单的，所罗门。我想要的很多东西都没得到。世上有很多人想要这要那，他们也去要了，可是并没有得到。所以，机关在哪里?"

　　所罗门露出笑容。噢，塞斯，其中的"机关"在这里：某些东西你没有，你渴望得到它，通常，你过于耿耿于怀没有这个事实了，因而，你浑身振动、散发的是没有它的不快情绪。而当你发射出没有某物的信号时，你就无法让它进来了。

　　你发射的信号必须与你自己的愿望相称，这样，你才能让你的愿望进来。

　　莎拉和安妮特眼睛闪烁着光彩，因为她们悟得更深了。"是啊，塞斯，就像我们一度想用最糟糕的方式让你回树屋。"安妮特说。

　　莎拉笑起来。"最糟糕的方式"，说得好啊，生动地解释了所罗门刚说过的话--发送与自己愿望相反的信号。

　　"我们想啊，想啊，拼命找关于你回到树屋的愉快念头，可每尝试一回，我们就更想念你。所以，所罗门建议我们想点别的。"安妮特向塞斯解释着。

　　"嗯，所以，安妮特就想到这个主意，教我倒挂在绳子上荡秋千。我觉得这着实有趣。别误解了我的意思，塞斯，不过，我们就一心一意地想着找大绳子的事去了，想着怎么把它挂起来，挂在哪里，以致我们就忘了有多么想你了。"

　　"是啊，后来，找绳子的行动并没那么顺利，我们不得不老琢磨着这事，后来，其他要想的事又接二连三地发生。不是说你不重要，塞斯。我们只是分了一会儿神。"

　　所罗门插嘴了。需要理解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一旦你请求了，各种事物都围绕你的请求运转，以便实现你的心愿。你不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请求。你最好能认识到，一旦你做了第一步(请求)，你的任务只是直接跳到第三步(顺应)。

　　"可是，第二步怎么办呢?"塞斯问。

　　第二步不是你的事。

　　"噢，那是谁的呢?"塞斯问道。

　　是"吸引定律"的事，或者说，是生命的创造力们的工作。幸福的无形力量全部汇聚起来，支持你实现所有的愿望。

　　莎拉、塞斯和安妮特安静地坐着。所罗门的话语奇妙极了，安慰人心，而且那么肯定。

　　第三步，所罗门接着说道，是你们不断要做的。将你们自己置于接收状态，让请求的东西进来。

　　"我们怎么做到呢?"塞斯想要所罗门进一步解释。

　　不要做使你拒绝让它进来的事。

　　莎拉和安妮特都笑起来。塞斯也笑了。

　　"做什么?什么样的事?所罗门，你说什么呀?"

　　噢，实际上，是几件事情。不过，一旦做了你自己会知道的，因为你做的同时就感受到负面的情绪。你们看，孩子们，每当你们感受到负面的情绪，比如恐惧、气愤或者怨恨啦，那一刻，你的注意力是放在你的愿望的对立面上的。所以，如果你散发的信号是你不想要的东西，那么，你就无法进入接收状态，接收你想要的东西。

　　"那么，"莎拉激动地说，"当我们因为塞斯来不了树屋而伤心时，我们是在阻碍它进入。但当我们关注让我们心情愉快的事物时，我们就不再拒绝它进来了，所以……"

　　"我们就能让我们想要的进来了。"安妮特替塞斯把话说完了。

　　噢，孩子们，我想你们明白了，所罗门说，想想看，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有多少奇妙的事情促成了你们的愿望，又有多少的愿望在你们的心中酝酿成形，光是集中精力想想这些，你们就得花上好几个钟头。

　　有些人觉得这像魔术，有些人觉得像奇迹，另外一些人觉得像运气，或者福气，但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有意还是无意--事实始终是，你必须让它进来!

　　"想想吧，莎拉，"安妮特激动地说道，"我们刚一开始找绳子，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开始出现了。"

　　呃，孩子们，实际上，你们的愿望一旦发射出去，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开始发生了。甚至在你们仍处于困境，或者遭遇难题、灾难的时候，奇迹就已经开始发生。但你们看不见这些纷至沓来的援助力量，直到你不再做阻碍它的事情，而是让它进入。

　　莎拉沉思着，背靠着树。他们坐在那里，心里都充满了奇妙的感觉。

　　"我们都是些幸运的家伙①，"安妮特说。"噢，我不是说幸运，我是说……"

　　幸运，安妮特，是一种很好的感受。感觉幸运显然与你渴望的东西相称。你感到幸运也好，觉得幸福、感恩也好，或者是单纯的快乐--你都是在让你认为美好的东西进来。

　　然而，你要是觉得不幸、悲伤、不知所措、气愤、怨恨、内疚，或者有其他令人不快的情绪，这个时候，你就不处于接收状态中。

　　是的，"幸运"是种美好的感觉。不过，鸭子的事我就不知道了。所罗门微笑起来，好啦，孩子们，我走了。接着数你们的幸事、喜事吧。（原文为ducks，指鸭子。此处作"家伙，可爱的人"解．下文所罗门故意取字面意思来逗趣。）

　　"再见，所罗门，明天见。"

　　我真是只幸运的猫头鹰。所罗门说，从平台上飞了起来。

　　三人都爆发出笑声。

　　你是对的，安妮特，所罗门对他们喊道，"幸运"听上去不太悦耳。来看看，猫头鹰和什么押韵。嗥叫的猫头鹰。不太好。顺应。顺应的猫头鹰!①我是只顺应的猫头鹰，我是只顺应的猫头鹰，我是只顺应的猫头鹰。对啦!我喜欢这个字眼。（原文为"Allowingowl"，两个举词是同韵词。）

　　第二十六章

　　莎拉坐在树屋里等着塞斯和安妮特。她懒懒地倚着树，望着河的对面，心中充满单纯的快乐。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将手臂高高地举过头顶，觉得浑身荡漾着喜悦的微波。"我的感觉太好了!"她坐在那里，不禁叫了起来。"希望世上每个人都有这么美好的感觉，哪怕只是一小会儿呢。他们会希望永远如此快乐的。"

　　莎拉觉得她似乎处于一种恍惚状态。今天早些时候发生的事仿佛变得很久远，而且仿佛是别人的经历一般。接下来会怎样，她抱着气定神闲的姿态观望着。安妮特和塞斯今天路上似乎耽搁得久了些，还没有来到树屋。可莎拉心里感觉不到丝毫的焦急，或者不耐烦。在时间的长河里，这个片刻是圆满的。凡是她应该做的她都做了，凡是她想做的她也都做了。没有任何的缺憾、没有任何的不满--一切完美无缺。

　　"这才是人生本来的状态。"莎拉脱口说了出来。

　　说得对，莎拉。所罗门说，栖落在莎拉的身旁。你现在的感受，是人生每时每刻应有的状态，圆满，充盈。丰足，但仍发展着。心满意足，同时心存企盼。完美无缺--但永无止境。

　　莎拉望着这位了不起的、长羽毛的好朋友，心中激荡着爱的狂喜。"哦，所罗门，感觉好本身就是美好的。我到底是怎么了?"莎拉说着就笑了起来。

　　你的本性苏醒了，莎拉。或者，不如这么说，你允许自己做你真正的自我了。这是你正常的生命状态。每个人都应当如此--如果他们听随本性的话。

　　"我知道你是正确的，所罗门和我的确想听随本性。我想，每个人都愿意这样做的，如果他们知道这其中的感觉多么美好，而且如果他们知道如何去做的话。但为什么我们不能一直有这么好的感觉呢，所罗门?为什么听随本性显得这么难?"

　　假设你是一块美丽的宝石，海蓝宝石，像美丽的蓝色海洋。天长日久暴露在周围的各种物质中，你逐渐覆盖上一层薄薄的尘埃、污渍，遮掩了你原有的美丽。因为这层强加的覆盖物，你不再像以前那样清晰地洞察这个世界，而他人也无法看清楚你。但只需稍加打磨，你就可以轻易除去后天沉积的污垢，重新焕发出原有的光芒--重新找回原有的美好感觉。

　　既然你现在无忧无虑、心情舒畅，领会这一点应当很容易。但假若身处困境，理解起来可就没这么容易了。不过，让我们来想一想：我们知道，你是个小姑娘，坐在树屋里，等待着好朋友，现在你心情愉快、心境澄明，但我们来假设一下，你坐在这里，心事重重，忧心忡忡，就像宝石蒙上一层污垢。打个比方，你喜欢的老师要离开这个学校了，所以你感到忧伤。或者，看见男孩子在公园里打架，你担心他们越打越厉害．弄得无法收拾，就像在电视里看见的场景。或者，昨天晚上，吃过晚饭，你听见父亲埋怨他的老板，你意识到他最近工作不太顺心。或者，你听说朋友的妈妈病得厉害，你替她难过，甚至你自己都有点受不了了。想想这些不愉快的场景，你能稍稍感觉到欢乐是如何被抑制的吗?

　　现在，权衡一下，"我可以过一会再去想老师要走的事，现在，我要回忆回忆关于他的美好往事。对于那些在公园里打架的男孩子，我可以希望他们没打架，但这会儿，我想还是不管闲事的好，姑且认为他们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愿他们安然无恙。我希望父亲工作顺心，但其实一切取决于他本人，我相信他不需要我帮忙解决他的问题。他从来不会被难倒的。我希望朋友的妈妈能够康复，但我的忧虑于事无补。我想让这事留给她的家人、医生、天使，或者她的所罗门去料理好了。"

　　如果心里有什么忧虑，对自己说："现在，其实不是非得想它不可。要么过一会再想，但现在不去想它。"试着打消每一个令人焦虑的想法，一个接一个地打消掉。然后，一个，男一个，再一个。每打消一个不快的念头，你会觉得轻松一点，开朗一点，快乐一点，最终，毫无例外地--你会允许本性复苏，成为原来那个开朗、明澈、快乐的自我。

　　如果有什么使你的生命失去欢乐，无论你是否意识得到，那只是因为你胶着于某样东西，而它抑制了欢乐。生气时，如果你付之一笑，你会立即感觉到快乐。悲伤时，如果你付之一笑，你会立即感受到幸福。如果你头痛，付之一笑，你会立即神清气爽。无论何时，你若有稍稍的不快，那是因为你产生了忧虑的想法，而且固执着不肯放手。立即放开手，打消这样的想法。

　　莎拉微笑起来。所罗门的这番话让她觉得意味深长。在这个心境明澈、感觉美好的片刻，她想不通人们为什么会抱着感觉不好的想法不肯松手。

　　好啦，可爱的姑娘，以后再聊。下午愉快!

　　所罗门似乎和他翅膀扇起的空气一样轻盈。他悄无声息地从平台上起飞，越飞越远。莎拉微笑着，看着所罗门优雅、自如地飞过天空。"跟我内心的感觉一样，"她大声说道。"我爱你，所罗门。"

　　第二十七章

　　"莎拉，你在上面吗?"莎拉听见塞斯的声音从底下传来。

　　"在，我在。在上面!"莎拉喊道。倚着树屋的栏杆，她瞧见塞斯正顺着小径往树屋走来。

　　嗯，出什么事了。莎拉想。从塞斯的声音里，她听出有情况。她有点紧张，不敢肯定自己想知道呢，还是不想知道。

　　她努力稳住神。就在刚才，她还在和所罗门分享自己的美好感觉呢，可一眨眼的功夫，她发现美妙的情绪正慢慢地消失。

　　"莎拉，我想事情不太妙，希望你别难过。"

　　"什么事?"

　　"呃。干道大桥那边来了辆大吊车。"

　　莎拉不明白塞斯在说什么。她想不出塞斯为什么觉得她要为这难过。

　　"莎拉，我想他们要把你的吊巢给拉直了。看来他们要在桥上新竖一道铁链栏杆。"

　　"哦。"莎拉道。

　　莎拉的心情立即变了，她简直要晕倒了。莎拉将外套和书本扔在那里不管，匆匆爬下树梯。

　　"莎拉，你不觉得这样也好吗?他们把路全封起来了。"

　　"我得去，"莎拉扭头又喊，"你来吗?"

　　塞斯曾经见过莎拉这样一副坚决的神情，他知道劝不了她。"好，我也去。"他说，急忙从树屋上下来。莎拉跑得飞快，塞斯真得使足了劲跑才跟得上她。

　　桥上站着很多工人，路面上设了鲜艳的橘红色锥形柱路标阻止车辆经过。巨大的吊车停在桥的正中央。镇上的治安官汤普森先生，正在指挥交通。

　　"嘿，孩子们，今天不能过来。你们得绕过这个街区。我可不希望你们让车子撞了，或者惹出什么麻烦。"

　　莎拉猛地停住脚。她想对着他喊："你才是惹麻烦的人呢，不是我。"

　　"哦．哎唷，"莎拉抱怨道，"他们怎么就不可以随它去呢?"

　　莎拉心情糟透了。说真的，她觉得从没这么难受过。尤其是几分钟前，她还感觉那么美妙来着，这就更让人沮丧了。可是，当对你非常重要的东西被毁掉时，你真难有好心情。

　　"好啦，莎拉，我们去树屋吧。我们去找所罗门聊聊。也许他可以帮忙。"莎拉跟着塞斯回树屋去了。回来的路上，她觉得身子特别沉重，几乎都迈不动脚步了。她心乱如麻，一会儿想亲手把治安官推下河去，一会儿又觉得自己真的无可奈何。而且，她觉得尴尬，对自己格外恼火，因为仅仅几分钟的时间，她就从平生的快乐巅峰跌到了今生的心情低谷。

　　喂，你们好，我不长羽毛的好朋友们，所罗门兴高采烈地说，一边落在了平台上。一点污垢蒙蔽了你清亮的眼睛，莎拉?

　　塞斯显出迷惑不解的样子。他不懂所罗门在说什么。

　　你给塞斯解释解释我的意思吧，莎拉?

　　莎拉垂着眼睛。莎拉最不乐意的就是给塞斯解释有关这清澈、明净的海蓝宝石的事了。

　　所罗门安静地蹲伏着，等莎拉开口说。塞斯也安静地等着。

　　莎拉皱起眉头。她不知从哪里讲起。

　　唔，莎拉，不妨先跟塞斯说说我们怎么会谈起宝石的。告诉他你当时的心情，然后再告诉他我们关于宝石的谈话。

　　"好的，"莎拉缓缓地开始说了。"今天我早早来到了树屋，一个人独自坐了一会。我越坐感觉越好。就仿佛，我没有任何的忧虑，一切都非常的完美。我感觉美妙极了，我真想站起来，大声地向世界宣告。我差一点就做了。后来，我希望每个人都有这么美好的感觉。而且，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保持这样的感觉。"

　　"后来，所罗门告诉我，如果我们不自寻烦恼、不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事的话，我们都会有这样美好的感觉。他说我们就像透明美丽的宝石，明澈、闪亮、美丽。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看到了不开心的事情，我们有了烦恼、忧虑，这就好像我们被逐渐蒙上了一层污垢。可是，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愿意，我们仍然可以打磨掉污垢，回到那种清明、透彻的美好状态。"

　　莎拉看着所罗门。"就是这样，对吗，所罗门?事情发生了，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它发生。这使我们心情不好，于是，污垢沉积下来，改变了我们。是不是正因为如此，人年纪越大，越不容易开心，是吗?他们完全被污垢覆盖住了。"

　　就是这么回事，莎拉。天长日久，人们渐渐有了烦恼的事情，烦恼越多，他们就越难感到开心。

　　你知道，莎拉，并非没有选择。你并不是非得让污垢堆积起来，掩住你的光亮和欢乐。如果你每天打磨一下宝石，你会始终保持光亮、透明。任何时候，只要愿意，大家都可以做到这点，只要努力找到令人愉快的想法。你不一定非要去想让你不快的事，莎拉。有很多可以选择的念头。

　　"我知道，所罗门，可是他们毁了我的吊巢，太让人伤心了。"

　　噢，莎拉，你可以这么想，你当然有理由这么想，因为你说得不错：确实是你的吊巢。你喜欢拥有它。现在，他们毁掉了它。你说的这些都是事实。但我希望你问问自己，我想这些事时，心情如何?如果答案是心情不好，那么，换个想法，别让灰尘沉淀下来。

　　"举个例子吧?"

　　你可以想想，你还有这个奇妙的树屋，比你的吊巢强多了吧。你还可以想想，你可以随时来树屋玩。想想荡秋千的大绳子，或者你的伙伴们--塞斯、安妮特。要么，莎拉，想一想我，你亲爱的、可亲的、死去的(还不算太没气)、顺应的猫头鹰朋友。

　　莎拉笑出声来。塞斯也笑起来。

　　想一想吧，河水仍然在流淌，太阳依旧照耀．雨依旧落下，谷物依然生长，月亮依然升起，树屋依然长存。如果有时间，想想其他无数的美好事物吧，感觉会好起来的，因为它们合乎你的意愿。这样一来，不快的情绪会立即消失，你会重新感到开朗、明澈，感觉到美好的自然本性。那才是真正的你，莎拉。其他的都不是。

　　然后，最终，你会明白，没有什么比感觉好更重要的了。找出令人愉快的想法才是真正要紧的，现实或者真理都是次要的了。

　　莎拉没出声。她感觉好些了，这是肯定的，但似乎还有什么事困扰着她。很多次，在所罗门的帮助下，莎拉和塞斯的心情都变好了，而且，每一回，一旦感觉好转了，事情似乎也有了转机，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她记得，威尔森霍姆先生曾打算把树屋所在地的大树砍掉，莎拉和塞斯竭尽全力调整情绪，使心情愉快起来，结果，柳暗花明，大树没有被砍掉。他们甚至被允许在树林里玩耍了。她还记得，塞斯的父亲打算把家从小镇上搬走，莎拉和塞斯把握好心态，将注意力放在令人愉快的想法上，于是，奇迹出现了，塞斯他们不必搬家，可以

　　继续留在莎拉所在的山区小镇了。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莎拉终于想清楚要问什么了。

　　"可是，所罗门，你总是先帮我们改变心情，然后，事情会朝有利于我们的方向改变。你帮我们解决了那么多问题。但这回我们怎么解决呢?"

　　所罗门露出笑容。莎拉，我不是在教你解决问题。我教你的是如何使自己处于良好的状态，或者说，一种感应状态．可以使你天赐的幸福向你涌来。

　　"可是，所罗门，他们要毁了我的吊巢，我特别喜欢的地方。他们要毁了它。"

　　莎拉，如果镇上有几个孩子发现了你的吊巢，想每天都来玩，你是什么感觉呢?

　　莎拉皱起眉头。"我不愿意。"

　　但如果他们愿意怎么办呢?如果你的吊巢也成了他们爱去的地方，怎么办呢?

　　"哦，我明白了，所罗门，你认为我应该和别人分享。我知道，我应该同意，可是……"

　　你可以试着安排一下吗，让大家轮流来?你会不会订个规则，比方说，要想躺进吊巢里，必须是个什么年纪，或者是什么身高?

　　莎拉仍锁着眉头。"所罗门。我不懂你的意思，听起来好麻烦呀。也许我另找个地方去得了，可是……"

　　莎拉，你太正确了。若想把事情安排得合乎每个人的心意，的确是太麻烦了。我认为即使费一百年的功夫，你也做不到让每个人都高兴。但有些事你可以做到，而且也不难--你可以把注意力从困扰你的事情上转移开，转而去关注让你感觉好的事物。这的确需要一些努力，尤其是开始的时候。但，到一定的时候，你会很成功地做到这点，将注意力转移到感觉好的事物上。也许不等你意识到，你已经心情很好了。

　　"可是，所罗门，我还是挽救不了我的吊巢呀。"

　　可是，莎拉，你想拥有它是不是这个原因，拥有它，所以你感觉快乐?

　　"是的。"

　　如果你的确感觉快乐--嗯，那不也一样好吗?

　　莎拉没话说了，她明白所罗门说的有道理。

　　"可是，所罗门，我以为你在教我们如何使事情按我们的心愿发展呢。"

　　我是在教你们这个，莎拉。但要使事情按你们的心愿发展，并不是要你们和怀不同愿望的人去斗争。若想使事情的发展符合你们的心意，你们必须找到令自己心情愉快的想法，这样，你们才能顺应，或者，让你们想要的进来。事情总会圆满地解决，自然之道本是如此。但，你若和不想要的事物抗争。你就是拒绝让事物本身圆满地解决自己。

　　"那么，你是说，如果我找到让自己感觉好的想法，他们就不会毁掉我的吊巢了?"

　　我是说，如果你找到感觉好的想法--你会有好的感觉--你的吊巢不成为问题。

　　"可是，所罗门，我的吊巢怎么不成为问题呢?"莎拉激动起来。

　　所罗门微笑起来。让幸福成为你的关键问题，这样如何?你惟一的问题："没什么比我感觉好更重要的了。"

　　"我的吊巢会怎么样?"

　　无论怎样，这对你并不重要。

　　"为什么?"

　　因为，无论如何，你会快乐的。

　　莎拉开始笑起来。她明白了，在这个问题上她和所罗门是说不到一块去了。

　　莎拉，所罗门接着说，人们总认为，事情必须如何，他们才可以高兴。如果他们发现自己缺乏能力、得不到赞同，或者没有气力使事情如愿，则会郁郁寡欢、无可奈何地打发生活。

　　我希望你懂得，你的力量在于如何看待问题，使自己保持心情愉快。如果你能做到这点，你就有力量实现所有的愿望。

　　你向往的一切都在努力朝你走来，但你必须能让它进来。没有良好的感觉，你就无法让向往的东西进来。只有感觉好，才能让你想要的一切进来。

　　莎拉再次陷入沉默。她开始有点明白所罗门的意思了。

　　你生活的世界很大，莎拉，很多人对事物有着与你不同的愿望。你不能使别人都同意你的看法，你也不能强迫他们同意，更不能消灭那些与你意见不同的人。达到欢乐、力量的惟一途径是坚信，无论如何，你将保持美好的情绪。当你学会将注意力放在令人心情美好的事物上时--你就掌握了人生的秘密。

　　"谢谢，所罗门。我想我明白了，至少这会儿懂了。"

　　别客气，小丫头，别客气。

　　第二十八章

　　莎拉猛地睁开眼睛。好像有什么惊醒了她。她躺在黑暗里，听了听动静，但屋子里静悄悄的。她看了看床头的闹钟，看见钟面显示1：11AM。现在起床可太早了。莎拉想，她往上拽了拽毯子，盖住自己的肩膀，又睡着了。

　　莎拉猛地睁开眼睛。这次，好像又有什么惊醒了她。她看了看钟，暗绿色的光芒显出2：22AM。"哦，哎哟，"她叹了口气，翻个身，接着又睡熟了。

　　莎拉猛地睁开眼睛。她立即翻身看了看时间，闹钟显示3：33AM。莎拉微笑了。"3：33，太古怪了！"

　　并不是太古怪，莎拉。不是太古怪，也不是一点点古怪--只是古怪得恰到好处。莎拉听见黑暗里传来所罗门平静的话语声。

　　"你在哪儿？"莎拉悄声说道。

　　来树屋见我们。莎拉再次听到所罗门平静的声音。

　　莎拉从床上做起来。她完全醒了过来，但不敢肯定自己是在做梦呢，还是真的听见了所罗门的声音。她看了看钟。还是3：33。她跳下床，直接在睡衣外套了件宽松运动衫和运动裤。她穿上鞋子，披上外套，轻轻打开卧室的窗户。月光非常明亮。她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所以毫不费力地踏上了去树屋的路。"古怪得恰到好处。"莎拉暗自笑出了声。"不知道别人同不同意这个说法。"

　　快到树屋时，莎拉听到了话语声。是赛斯的声音，还有安妮特的。到底怎么回事？莎拉心想。

　　"赛斯，安妮特，你们在干什么？"莎拉喊道，一边爬上树屋。

　　"莎拉，真是古怪极了。我1：11醒来一次，2：22又醒来......"

　　"然后，3：33又醒了，"莎拉接过安妮特的话说。

　　"我也一样，"赛斯插嘴道，"我也一样。"真是古怪极了，大家似乎都听见所罗门说在树屋见。

　　"太......古怪了！"安妮特说道，话音都打颤了。

　　"古怪得恰到好处。"莎拉笑道。

　　古怪得恰到好处，所罗门说，扑通一声降落到平台上，加入了大家伙。

　　"所罗门！"他们一起叫了起来，大家都兴奋起来，心中满怀期待之情。"为什么我们全来了？"

　　噢，还没来全呢，我们还得等玛迪。好些年了，每逢满月，我们俩就一起飞翔。这是她的主意，邀请你们大家来和我们一起飞。

　　"和玛迪一起飞行？"莎拉脱口而出，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她是大人！"

　　"玛迪是谁？"安妮特和是谁异口同声地问道。

　　"玛迪，你们知道威尔森霍姆太太吧。她的名字叫玛德琳，但以前，她像我们这么大时，人们都喊她玛迪。"莎拉解释道。

　　飞翔和年龄没有关系，莎拉。飞翔代表的是你的轻盈程度。你要是被问题、烦恼弄得心事重重，自然就飞不起来了。是你纯净的精神在飞翔，莎拉。

　　我知道，你们觉得在这里和我团聚的是你们美丽的、有形的身体，但实际上，你们的身体仍在床上熟睡。今夜，我将和你们最真实的部分一起飞翔，我们将共度美妙的时光。

　　"你是说，我们实际上不是和你一起待在这里？"

　　噢，是的，你们是和我待在一起，但你们的身体仍在床上熟睡。

　　"可是，所罗门，以前我和你一起飞过，是我的身体在和你飞翔。"

　　是你和我一起飞翔，莎拉，你漂亮的身体仍暖暖和和、舒舒服服地睡在被子里。

　　"可是，所罗门，我记得，是我和你一起飞行的。"

　　你的确和我一起飞行了，莎拉。明天，你会记起今天夜里的飞行。你会记得的，如果你无忧无虑、心情愉快、轻盈如羽毛，而且，唤回了你的本性的话。

　　"我们真的要飞起来吗，所罗门？"安妮特急切地说，她再也等不及了。"我可不管身体来了没有，莎拉，我就是想飞。怎么飞起来呢？好啦，让我们开始吧。"

　　"那是什么？"赛斯说，向河对岸指去。

　　一个大的白色身影径直向他们飘过来。

　　"是威尔森霍姆太太！"莎拉脱口说道，"玛迪，玛迪，是你啊。你在飞呀！"

　　"噢，我想是的，莎拉。多美丽的夜晚啊，正适合飞行，想和我一块飞吗？"玛迪说着，一边伸过手来拉莎拉。莎拉想也没想，立即抬脚下了平台，径直飘过去，握住了威尔森霍姆太太伸出的手。莎拉转身去安妮特，安妮特又回头拉赛斯--他们一起漂浮在河的上空。

　　"呀--呜！"赛斯的声音顺着小河回荡开来。

　　"你们相信眼前这一切吗？"安妮特喊道。"你们相信吗？"她又问了一遍。"太不可思议了。"

　　莎拉笑起来。她记得自己也曾有这种惊异的感觉，几乎让你无法抑制。即使是现在，她仍有这样的感觉。

　　"莎拉，给赛斯和安妮特谈谈你以前飞行的经验吧。"威尔森霍姆太太说。

　　莎拉说："恩，我记得的不大多。你只要决定往哪飞就行了，然后，你就飞过去了。如果你想往高处飞，眼睛就往上看。如果想下来，将脚趾头往下伸，就是指着你想去的方向，这样，你就飞下来了。"

　　"试试吧。"威尔森霍姆太太说，微笑着。

　　"上去！"赛斯叫道，嗖地就飞上去了。"上去，上去一点点，"他放柔了声音说道。于是，就飘上去了一点。

　　"我想去那边。"安妮特说，激情洋溢地向河对岸一指，然后，她就飞到河对岸去了。

　　"我想飞上去，飞下来，上去，下来！"赛斯叫喊着，兴致勃勃地飞上去、飞下来、上去、下来，再上去，再下来！他笑得止不住了。"哎哊，飞了一个半来回。"他对女孩子们喊道。

　　"你想飞到学校去吗？"安妮特问道。

　　"想。"赛斯赞同。

　　"我也去。"莎拉附和道。

　　三人一起飞走了。威尔森霍姆太太跟在后面。

　　他们漂浮在足球场的上空，等威尔森霍姆太太赶上来。

　　"孩子们，你们注意到没有，"威尔森霍姆太太说，"无论你们决定做什么，立即就有回应？"

　　"真的，太好了！"安妮特答道。

　　"你们是否还注意到，语言是多余的，需要的只是明确的意愿。"

　　"是的，"赛斯答道，"仿佛我们想什么，什么就实现了。"

　　"拉起手来，我给你看一件有趣的事。"

　　莎拉伸出手来，牵住赛斯和安妮特的手。他们又抓住威尔森霍姆太太的手，四人围成一个圆圈。

　　"现在，莎拉，你决定上去，安妮特，你决定下来，赛斯，你决定去旁边。数三声，一、二、三！"

　　"什么也没发生！为什么没有动静？"

　　"好了，我们都松开手。现在，莎拉，你决定上去，安妮特，你决定下来，赛斯，你决定到旁边去。"

　　"喔--"大家都叫起来。莎拉呼地上去了，安妮特呼地下去了，赛斯呼地飞到旁边去了。大家都笑了。最后，他们又聚在一起，飘在空中围成一个圈。

　　"你们看，孩子们，单独一个人，你们都清楚要去哪里，心愿立即得到实现，因为你具有内在的和谐。但聚在一起，每人怀着不同的心愿，就什么也没发生。"

　　"现在，我们再牵起手来，这回，我们都决定上去。"

　　赛斯、莎拉和安妮特集体发出这样的愿望--大家全飘了上去。

　　"哇！"莎拉说，"太酷了。"

　　"我们意愿不同时，为什么我们不是往相反的方向去呢，玛迪？"莎拉问，"我是说，为什么我们不是各飞各的，然后彼此拖住对方？"

　　"噢，这有可能。在有些人那里，会出现这种情况。但你们是那么要好的朋友。我想你们希望友好相处的愿望非常强烈，所以，你们在等待集体达成一致，而不是相互拖住对方。"

　　"嘿，所罗门哪儿去了？"

　　我在这里呢。所罗门说，声音从他们的上空远远传来。我很欣赏你们的技巧。看来，你们使飞行达到了新的高度。

　　每个人都笑了。"太有趣了。真希望永远漂浮在这里。"安妮特说。

　　飞翔是奇妙的，孩子们。我这辈子都在飞翔。但，话说回来，我是只鸟儿，是吗？对你们来说，不是地飞一飞也是很美好的。不过，你们飞的方式有些不同。如果飞行干扰了你们极为可贵的人类经验，那它也未必是件好事。不过，我觉得，你们在空中再待一会也没什么。有人愿意和你们一起飞一会儿。

　　"有人？"莎拉觉得惊讶，"这里还有谁知道你，所罗门？"

　　她倒不是这里的人，莎拉。但她确实熟悉我们每个人。

　　所罗门转过身，注视着足球场的对面。一个美丽的、模糊的、白色的身影向他们漂浮过来。

　　"妈妈，妈妈！哦，妈妈，是你啊！"安妮特尖叫起来，向飘近的身影飞过去。

　　莎拉、赛斯和玛迪都没上前，大家注视着安妮特飞快地穿过足球场，扑进母亲的怀抱。

　　"哦，妈咪，妈咪，你来了，你来了。你真实极了。"

　　安妮特的妈妈柔声笑起来。"噢，我想我是真实的，安妮特。我们都是真实的，我们永远是真实的。真高兴你能以这种方式来和我相见。"

　　"妈咪，你愿意回来吗，就像所罗门那样，再和我们一起生活？"

　　"噢，亲爱的安妮特。那样的话，我们怎么跟邻居们解释啊?其实，我永远不会离开你，我就在你的身边。不管什么时候，你需要我了，我就会到来。在某些特别的日子里，比如今夜，你还可以看见我。任何时候，只要你感觉美好--你就可以听见我的声音，感觉到我的存在。"

　　安妮特对妈妈微笑着。她不知道为什么，但不知怎的，她完全理解了妈妈的每一句话。听上去一切都合情合理、温暖人心。

　　"妈咪，死是什么感觉？"

　　"噢，安妮特，我其实也不知道，好像没有这回事，我和以前一样活着。实际上，活得更真实，而且，快乐。哦，安妮特，我不知道竟会存在这样的幸福感觉。"

　　"我很高兴，妈咪，我也感到幸福。"

　　"我知道，宝贝女儿。我每天都看到了。"

　　"好啦，孩子们，我们最好动一动吧。大家不想变成南瓜什么的吧。"玛迪说。

　　"妈咪，我还能见到你吗？"

　　"当然，安妮特，我们会经常见面的。和你的朋友们好好玩去吧。替我吻一吻家里每个人。"

　　安妮特的妈妈轻盈地远去了，渐渐消失在夜空中。莎拉、安妮特、赛斯，还有玛迪沉默无语地漂浮在足球场的上空。莎拉一只胳膊搂着安妮特的脖子，另一只搂着赛斯。赛斯伸手去挽玛迪，玛迪向安妮特伸出手来。四个人悄然无语地飘过足球场。

　　莎拉在床上翻了个身，睁开眼睛。闹钟指示3：34。她微笑起来。"哦，天哪，太古怪了。"

　　古怪得恰到好处。她在脑子里听到所罗门说。

　　第二十九章

　　莎拉急不可耐地等着放学，好去见赛斯和安妮特，谈谈昨夜他们不可思议的经历。或者说，莎拉觉得那好像是他们共同的经历，因为时间越久，莎拉就愈发地怀疑那只是她的一场梦而已。

　　所罗门解释说她的身体仍谁在床上，是她的意识在奇迹般地飞翔，这些莎拉都懂。可这飞翔的体验似乎大大超出了莎拉平生的见识。它妙不可言，令人难以置信。赛斯和安妮特是不是像她一样还没忘记呢？

　　莎拉看见安妮特和一群孩子一起向她这边走来。她真想把安妮特拽到一边，就在走廊这儿，问问她昨夜经历过什么没有。但莎拉知道在这里，这事她半点都不能提起，因为旁人可能听到，而又什么都不明白。

　　安妮特走近了，莎拉望着她漂亮的脸庞。她记得吗？莎拉心想。安妮特直直地盯着莎拉，仿佛看穿了她的心思一般，给了她一个会心的甜美笑容。今天早晨，安妮特看上去比平时更漂亮。她显得平静、放松，一副很快乐的模样。

　　"回头见。"安妮特扭过头来喊道，同时热切地望着莎拉，让她知道，毫无疑问，自己放学侯会去树屋的。

　　莎拉匆匆向教室走去。真希望我们现在就可以去树屋。莎拉轻声抱怨道。

　　赛斯从后面跑上来，从她身后奔过时，将一张小纸条塞进了她的手里。他转过身，眨了眨眼睛，顺走廊匆匆跑掉了。

　　纸条上写着，"树屋--今晚--一定！"

　　他记得。莎拉一个人微笑起来。

　　放学的铃声响了，莎拉径直往树屋去了。她迫不及待地要见赛斯和安妮特，好一起谈谈昨天夜里的事。

　　她到树屋时，安妮特已经在那里了。没等莎拉爬上树屋，赛斯紧跟着跑到了大树前的空地上。

　　她咯咯笑着，加快脚步顺树梯往上爬。好像她不赶快让出路来，赛斯就会直接踩着她从她身上过去了。

　　三人气喘吁吁地坐在平台上，彼此注视着。

　　最后，安妮特开口说道："我记得的昨晚发生的事是真的吗？"

　　"我认为，你记得的事，的确是真的。但我不知道你到底记得什么。"莎拉边说边笑个不停。

　　"有一件事可以肯定，"赛斯说，"我认为我们不能把你们、把你们觉得发生过的事告诉别人。"

　　所罗门从河对岸飞过来，扑通一声落在他们身边。噢，大家好，我没有羽毛的好朋友们。或者，我得说，我这群令人愉快的鬼魂们?有什么新鲜事？或者，我得说，出什么事啦？

　　大家都笑了。

　　"所罗门，"莎拉说，"见到你我们都特别高兴。昨晚的事太难以置信了，不是吗？"

　　我不知道称不称得上难以置信，所罗门说，在我看来寻常得很。

　　"是的，可是所罗门，你觉得寻常的事，对我们可是大大的不同寻常呢。"赛斯说。

　　实际上，赛斯，你们三人只是在重新认识真正的寻常是什么。

　　"寻常？"莎拉和安妮特异口同声地说道，"这个寻常？"

　　是的，孩子们，记住你们无限的本性。这是寻常。

　　快乐充裕丰足，让快乐伴随自己。

　　请记住，死亡并不存在，所以相爱的人不会分离。死亡是寻常。

　　感觉生命存在，意识到生之活力。

　　自然本性充盈圆满，爱我之心常在。

　　懂得幸福。幸福是寻常。

　　无论如何，记住，无需烦恼。这也是寻常。

　　三人静静地坐着，聆听所罗门美好的话语。

　　爱你们的生命......

　　以激动感恩之心对待生活里的一切......

　　懂得快乐之旅永无尽头......

　　相信难题会自然解决......

　　爱你身边相伴的人......

　　理解我们的差异，理解差异背后的完美......这是寻常。

　　认识到没有最终的结局......

　　让本性充盈，爱自己的本性，让快乐不受干扰......

　　好啦，这些是寻常。

　　但，其他的也不特别。

　　三人又笑了起来。

　　"哦，所罗门，"安妮特说道，"我太爱你了，我太快乐了，真是太快乐了。"

　　是的，的确如此。所罗门微笑着。

　　"噢，所罗门，以后呢？"莎拉激动地问道，明白所罗门能看到未来，包括即将到来的和遥远的未来。

　　更多。所罗门简单地答道。

　　"更多的什么？"莎拉问。

　　你所关注的一切。

　　莎拉笑起来了。"哦，是的。不会改变的，是吗？"

　　的确如此，亲爱的朋友们。曾经如此，必将永远如此。

　　所罗门从平台上飞起，消失在天际。三个伙伴一直坐在那，望着所罗门，知道他完全从视线里消失。他们彼此对视着，为彼此的友谊欢喜着。

　　"好啦，"安妮特说，跳了起来。"莎拉，你准备好练习头朝下飞了吗？"

　　赛斯咧嘴笑了，他知道莎拉多么渴望学这个。

　　莎拉微笑着，注视着伙伴们。

　　"更想了，"她说，"我真的喜欢。"

　　附录

　　杰里&埃丝特的问候

　　亲爱的朋友们：

　　一连几个月，汽车外面的温度都是接近华氏73度，让人稍稍有点过意不去。多年来，我们一直驾车在这个国度游历，开着我们的"怪物大巴"旅行也是第三个年头了。然而，今年实在美妙之极。天又一天，我们邂逅的是明媚的天气、无可挑剔的路况和赏心悦目的美景。仿佛整个宇宙得到了指示，要令我们惊奇，让我们开心。

　　今天是2001年10月24日，我们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Asheville)，在坐落于湖边的美丽的比尔特摩(Bihmore)庄园内。这些年来，我们总来这里写作我们的萨拉丛书。此时此刻，微风轻轻地吹拂着，摇下缤纷的叶子，在我们的身旁不断飘落。我希望我们能长久地待在这儿，直到落叶完全覆盖住我们的车子。是下午5点左右的光景，湖面上拥挤着加拿大鹅，和我们一样，它们也顺便在这里落脚，歇上一歇，想一想生活真的元需烦恼。我敢肯定，每一只鹅游过时，都在朝我们张望、微笑。

　　我在想，这样的时刻里，我们所感受到的就只有绝对的幸福，而不会有任何其他体验。我又想，也许我们应该待在这儿，让树叶完全覆盖我们，让自己永远留在这个地方，也永远留住这种感觉。后来，亚伯拉罕对我说："埃丝特，这种幸福降临的美好感觉将始终伴随你的旅途。"

　　然后，我记起来，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洋溢的幸福的瞬间不断闪现，如绵延不绝的溪流一路上追随着我们。

　　开阔、通畅的康庄大道通向所有我们想去的地方。

　　旅人们朝我们点头、微笑、挥手，嘟嘟地按响喇叭，从我们的车旁经过……

　　一路上，收费站的管理员们开着玩笑、嬉闹着、微笑着，祝愿我们好运气。

　　开游艺车的人、野营者、在帐篷里宿营的人、背着背包徒步旅行的人，快乐地相逢在暮晚时分。

　　杂货店星星点点，遍布全国，转念之间，就可以寻着。

　　饭店里备足了美味佳肴，侍应生麻利周到地照应着我们。

　　想停车时，总有精心布点、妥善经营的加油站等着我们。

　　旅游服务员来回奔走，送上我们明天可能用得着的东西。

　　舒适的旅馆随处可见，人手充足，提供满意的服务，似乎它们存在的惟一目的就是取悦我们。

　　所到之处，都有商店、店铺，形形色色的货品都买得着。

　　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城镇，以及城乡之间的所有地方，我们都遇得上真挚诚恳、乐于助人的好人，一天又一天，他们丰富着我们的人生体验。

　　我乐意于得知，无论我们身处何处，幸福是充裕的，能量的源泉永不枯竭地流动，为我们谋得幸福。

　　瞧，鹅相互间开始聊天了。他们似乎在说："该动身去另一个美好的地方了。"

　　风停息了，叶子不再飘落，我知道即使我们耽搁得更久，我们的车子也不会被落叶盖住。现在我已经记起来，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幸福都是充裕的，那么，我也准备启程了。

　　让我们在小径上见。

　　还有，我们真心爱着大家。

　　杰里＆埃丝特